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第四期

民國廿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

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

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

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

限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

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

限。

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

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天津國聞週報社

天津大公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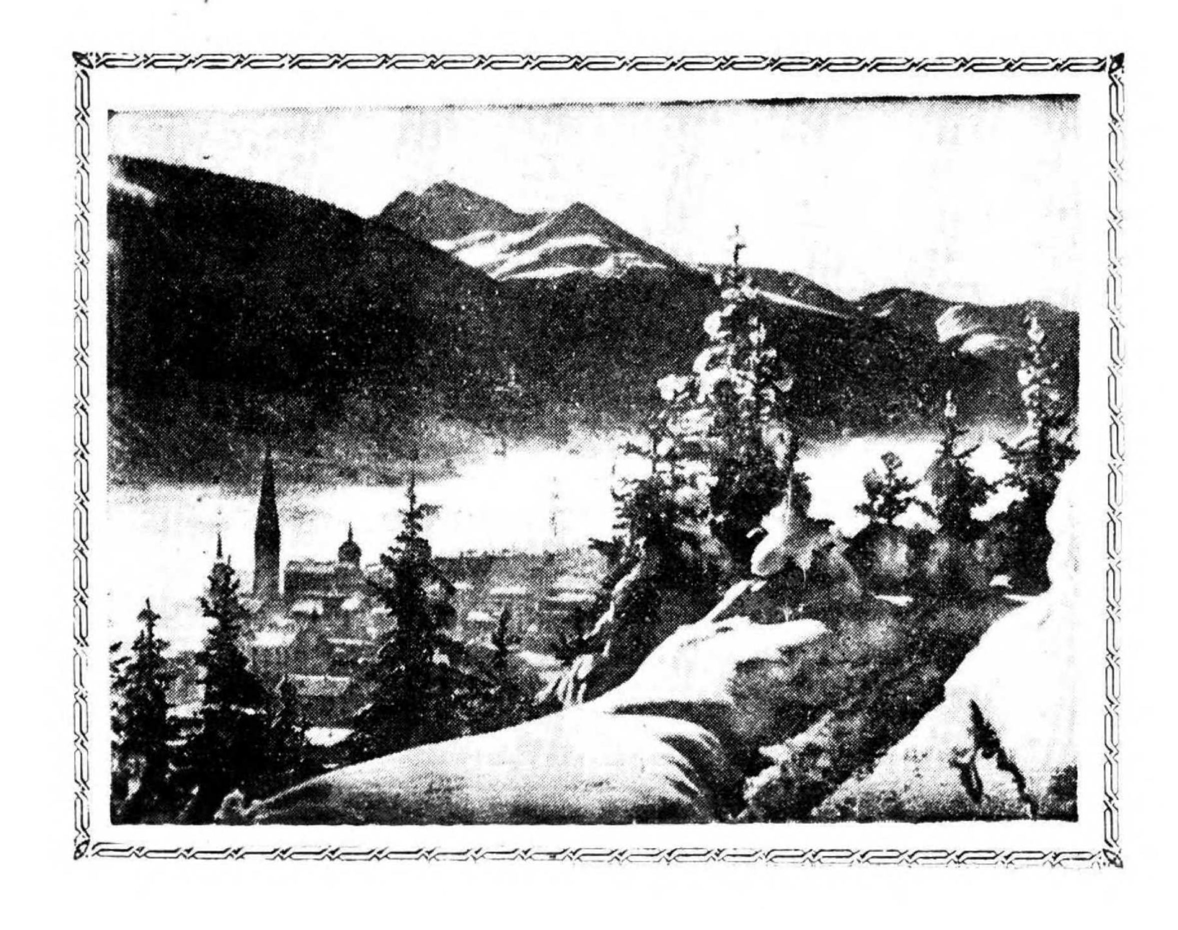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發行所

上海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大公報分館
太原大公報分館
成都大公報分館

冬之美麗







瑞士冬景，馳名世界，(上圖)冬季運動地之雪山，(下圖)冰河之洞穴。

文化傳播



中國國際圖書館歐洲之部，於去年成立於日內瓦，（上）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報紙雜誌陳列室，（下）圖書館之外觀。

（戈公振寄贈）

時人彙誌



殷同

殷同，字桐聲，現年四十四歲，江蘇江陰縣人，日本陸軍高等經理學校畢業，民國二年任陸軍第一師參謀長，六年參戰軍督辦署經理處第一課長，九年陸軍部清河製呢廠會辦，十年陸軍部科長，十二年山東魯大煤礦公司礦業所長，十七年淮鹽鄂岸公所主席委員，二十二年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顧問，華北戰區接收委員，現任北寧鐵路管理局局長。

編輯後記

◇……新會陳鐔士先生，道德文章，俱重於時。先生精研農事經濟，尤擅天學，生平以天學治經史，決疑發覆，隨在有所發明。如前在大公報登載之「送舊曆文」及在本報發表之「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個公案」，均爲世所景佩；又前在大公報發表之「人生觀救國論」及「夢幻與眞實」等文，尤足見先生道德之崇高。本卷周報開始之先，編者特懇先生撰文，以餉國人，先生允之。文題原定爲「秦漢人之過新年」，乃執筆之後，又獲重大發明，已非純粹應景文字，因定今題——「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如本期周報所載之一節，發明秦穆公時中國已用夏正建寅爲歲首，千古疑案，一旦勘破，於二千二百餘年後竟杜預解經之全功，洵學術界之一件大事。而因編者之討文，使先生獲此重大發明，本報亦與有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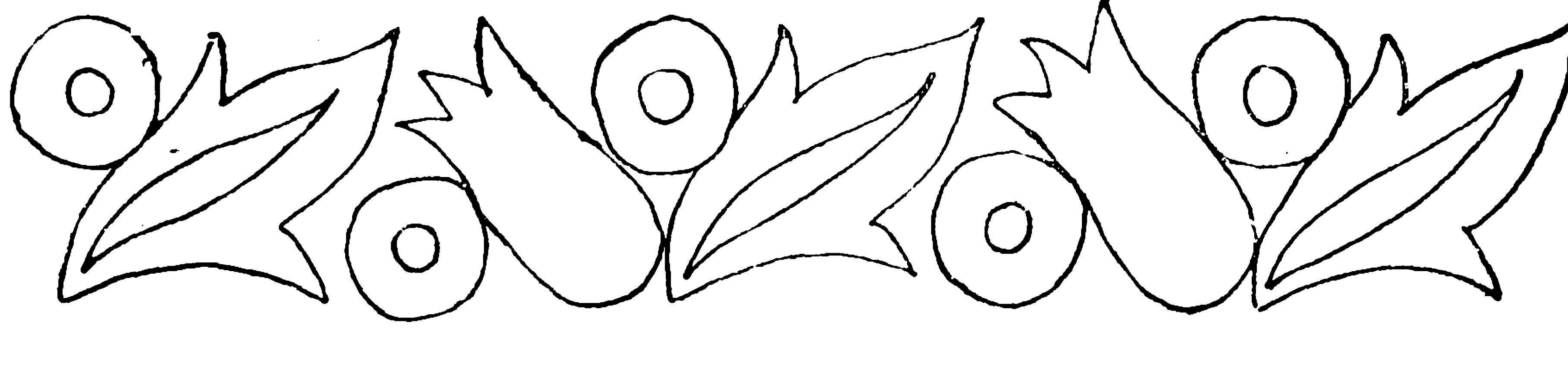
◇……靳仲雲先生的「贈王魯生詩」，是一段藝林公案，很値得注意。

◇……最近逝世的日本共產黨領袖片山潛氏，是一個國際著名人物，本期選譯山川均的「懷片潛氏」一文，是一篇很好的評傳，亦可作日本共產運動史讀。

◇……「牛」及「M反省記」本期同時登畢，下期另有新題目上場。

◇……本期原應登載「藏園羣書題記」，因傅先生另有「沫易游記」發表，故暫停。如此，既可使周報篇幅支配勻亭，尤可節省作者精力，希讀者諒之。

◇……又讀者致函本報編輯部問事者，務請附足復信郵票，否則恕不作復。（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四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論評選輯

涞易游記（二）……藏園老人

文藝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

陳振先

駒光如駛，又過新年。是日也，天朗氣清，黃埃不起，各官署學校均從是日起放假三天。余於元旦日之晨，驅車出門，則見大街上商店門首均國旗飄揚，遠望之頗似新年氣象；然細觀店內，則貿易照常，一切均與平時無異。比至友人家中，更看不出新年模樣。回至己家一看，亦復如是。問其故，則曰，此時過年，無甚興味，不如留以有待，屆時舊曆元旦，始像過年神氣，今尚非其時云。則甚矣舊習之難驟革也。我國自辛亥改革以來，從世界之大同，改以陽曆一月一日爲歲首；然民間對於新曆元旦，以非所素習，率淡然視之，而重視彼有歷史觀念之舊曆元旦。於是新年佳節，二元並行。民國二十二年之歷史，一二元論盛行之歷史也。友人告余云，日本採用陽曆，遠在中國之先，然民間歲時伏臘，舊曆至今不廢，是二元論之風行，並不自我國民元始。余曰，何必遠徵異國，數典而自忘其祖。其實我國在距今二千餘年以前，類似今時之二元制，已盛行全國一百一十七年，此徵之史乘而可見者。謂余弗信，請聽我將下列五端，略一考證之。

(一)秦穆公時已用夏正建寅爲歲首之新發明

秦之先世，及戰國時諸侯，究用何曆，因諸侯史記均遭秦火之阨，而秦之史記又多不載日月，以故難於稽考。司馬遷於史記六國表序語中，述當時載籍情形云：

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多)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下略)

今查史記秦本紀載有月日者共僅五條而得六日，材料之缺乏難得，可謂甚矣。日本新城新藏博士以精研我國國學著稱於世，對於周秦漢初曆法，尤多所貢獻。然氏於始皇以前曆法亦渺無把握，僅憑推想所及，謂列國之以周正改爲夏正者，似在列國稱王之時，因假定其爲西元前三三五年云。(見氏

之近著「東洋天文學史研究」頁六〇七論己所著之「戰國秦漢之長曆圖表」說明段內）惟余已得有確據數事，足證列國一部分之用夏正，確比新城君所假定之年代，至少亦早三百一十年乃至四百四十九年。茲舉余所根據之主要證據如左：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論及新得竹書紀年事云：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下略）

杜預作後序時，竹書出土不久，其全文藏於秘府，杜後得見之。以杜預曾編春秋長曆，其於年月日之推校，必甚為精細，則其所謂『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之語，必是曾經以多年春秋長曆月日與竹書月日對勘後乃為此言。今查隱公元年經文未舉日，二年八月庚辰與十二月乙卯，月日必有一誤，（杜預謂八月無庚辰，月日必有一誤，並以是年為閏十二月。新城從杜說。余意若謂十二月乙卯乃十一月之誤，則謂是年不閏十二月，亦無不可）姑置不論。但觀隱公三年春秋經文「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是年食在寅月己巳朔，當魯國時曆二月朔或二月二日，決非二月己巳晦，因經文下有三月庚戌四月辛卯八月庚辰十二月癸未而知之。隱二年二月己巳朔既是寅月朔，可見是年魯正月實是建丑。倘隱公三年正月仍當曲沃莊伯十三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與杜徵異）十一月，則是年晉曆且建卯。惟當時時曆每有因多閏一月致節令推遲者，故當時晉曆似實如杜預所言以夏正建寅為歲首。再查魯隱公元年當西紀元前七二〇年，其時晉國已用夏正，姑捨卻晉殤叔元年（紀元前七八四年）至曲沃莊伯十一年一段不計，晉國之用夏正確有見證者，亦比新城新藏君所估者早近四百年矣。

晉之行用夏正甚早，既已證明。然則秦之行用夏正，果始自何時乎？曰，此層因文獻不足，不能確言始自何時，以意度之，至早亦當在秦襄公封為諸侯（紀元前七七一年）之後若干年。時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襄公將兵救周，更以兵送平王東遷，王遂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見史記秦本紀）秦與晉正

式通使，當自此始，其得聞晉之曆法，或亦始於此時。然其時秦之文化甚幼稚，或尚談不到曆法，且是時「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於戎翟，」（見史記六國表）可見是時秦晉交往尚未甚密。秦之仿用晉曆，其殆約在後此一百年秦宣公之世（紀元前六七五——六六四）乎？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段言：「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是其證也。以情理度之，秦之襲用文明先進之晉國夏正曆，至遲亦必在秦穆公之世。（紀元前六五九——六二一）查穆公四年娶於晉，其夫人即晉獻公女，太子申生姊也。穆公九年晉獻公卒，公子重耳夷吾方出亡在外，夷吾因與穆公有郎舅之親，使人請穆公助之入晉，許割晉之河西八城歸秦以為酬，穆公乃使百里奚送之歸晉，晉人立之，是為晉惠公。已而惠公背約不肯割城。穆公十二年，晉歲旱大飢，乞糴於秦，秦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即此一端，已可想見兩國人民當時接觸之多。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夷吾不念前德，反乘秦饑興兵伐秦。穆公十五年九月壬戌（紀元前六四五年朱利亞曆十一月八日，朱利亞積日數為一四八六一四九）與晉惠公夷吾戰於韓地，生得晉君，虜之以歸。（見史記秦本紀）僖公十五年春秋經文紀其事云：「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此事春秋謂在十一月壬戌，秦紀謂是九月壬戌，春秋如用周正，是秦繆公時實用夏正，證據確鑿，炳若日星。且左傳載此事，亦謂九月壬戌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與春秋所紀恰差兩月，與秦紀同。惟記事則互有詳略出入。蓋史記秦紀出自秦記，左氏傳此篇或出自戰國時所見晉乘，或後來得自晉語。兩方面觀點不同，所見當時情景亦詳略互異。最有趣者，秦紀謂「晉君謀之羣臣，虢石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是兵釁實晉開之，詳察夷吾之為人，此層似近事實。惟左傳所錄晉乘或晉語則謂「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是雖承認自己實有不是，仍不肯認釁自己開，蓋因此事晉國實在於理說不過去，故雖事後追書，以國家顏面所關，仍不得不曲筆諱之也。更觀左傳前段述晉大夫三拜稽首之言，及晉姑奶奶穆姬挈子女登臺履薪之言，及末段陰飴甥答秦伯之言，均替晉國方面人物寫得忠勇仁智，有聲有色，都似出自晉人手筆。吾觀於春秋記「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採自晉乘或晉語之左傳記「九月壬戌，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編自秦記之史記秦紀記「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虜晉君以歸。」同是記壬戌之役，The battle of Han-yüen 而魯史與秦晉史所用之曆相差二月，乃頓悟秦

穆公十五年時（西曆紀元前六四五年）秦晉兩國均用夏正之寅月爲歲首，與魯曆之用周正者相差兩月，其證據爲顛撲不磨也。

春秋僖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壬戌，當紀元前六四五年朱利亞曆十一月八日，朱利亞積日數爲一四八六一四九。是月己酉朔實是周曆十二月，故嚴格言之，是年魯曆實建丑，晉曆秦曆實建卯。然此乃由時曆置閏不匀，前此誤多一閏月之故，並非年年如此。故大體上認魯曆爲建子，秦晉曆爲建寅，當去實際不遠。又僖十五年五月無日食，經實誤書。魯國時曆二月（寅月）甲申朔，合朔時魯尚在夜間未旦，且食近北極，魯不得見。至時曆三月（卯月）癸丑朔合朔在夕，時太陽已過南下交十五日有奇，食近南極，中國決不得見。唐大衍曆與元授時曆謂四月癸丑朔入食限，均非是。又是年魯曆二月甲申朔，三月癸丑朔，地面均有日偏食，此亦比月而食（即一連兩月日食）之一例；但一則食近北極，一則食近南極，同一地不能兩者皆見耳。

最奇者，晉杜預於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既言竹書紀年記晉國事，自晉殤叔起，次文侯昭侯曲沃莊伯，直至晉國滅，編年相次，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宜若於其注至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韓原之役一段時，可以發見秦穆公時秦晉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矣；乃杜預注此時，於傳文「九月……壬戌，戰於韓原」之下注云：「九月十三日，」而於「秦伯獲晉侯以歸」句下注云：「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竟不悟經書十一月壬戌傳書九月壬戌乃由於魯曆與秦晉曆相差兩月之故，却强援隱三年傳文「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謂照訃告書庚戌）」之例，大意謂「晉侯被執雖在九月十三日壬戌，然使者報告到魯時卻已是十一月十四日壬戌，故書十一月壬戌。」如此解法，於情於理，豈復能通。夫晉侯夷吾被執，乃當時天下極新鮮極罕聞之大新聞，不出一月，便已轟傳四海，魯國何待晉人報告然後知之。且此等不體面之事，晉人隱諱之不及，更何肯派人赴告各國，四處宣揚？且杜氏於隱三年春秋經文「三月庚戌天王崩」句下，依傳文注之云：「平王實以壬戌崩，周人欲諸侯之速至，故將赴告改早十二日，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改早之日者，乃故傳其僞，以彰其過，而即以懲之也。」（以上略改杜注原文，使更明白易曉）此層是否且勿論，試問晉人以何理由，而故遲報晉君被虜日子兩月，難道是「欲諸侯之遲至」乎？若謂春秋遲書兩月，乃按赴告者到魯之日爲準，此層亦不近理，如此大事，魯人豈有不詳問出事日子而後書

之之理？且自春秋以至有清中葉，中國都未有電報傳信方法，一切大事之傳報，未有不需相當時日者，若必按接到報告之日算，豈尚有信史之可言？則甚矣杜說之難通也。總之杜氏先有「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為春秋作傳之成見橫梗於胸中，以為左傳全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而作者又身為國史，凡諸所記，悉用魯曆，與春秋同，而不悟左傳內容多有經後人將各國史乘竄入，而非盡出於作傳之人（不管是左丘明不是）者。故雖以秦火後第一個因校對竹書紀年與春秋年月而發明晉用夏正之杜元凱，注春秋左傳至秦獲晉侯一段，竟輕輕將此機會錯過，而不克發明秦穆公時秦晉均用夏正，經傳已有明徵。遂使此重要史實，沉埋二千二百一十六年，（由晉太康三年至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日午）惜哉。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治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近二十年，所著「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一書，最稱精博，對於此層重要史實，亦復未加覺察，但言「以周正改為夏正者，似在列國稱王之時，惟其年代不明，茲假定之為西元前三三五年」云。（見沈譯新城新藏著「東洋天文學史研究」頁六〇七）然此種假定，亦未得有証據。氏於次頁所開秦獻公四年至二世三年之月日干支十一則，謂其九則與其所著之長曆「適合」，亦未可認為秦用夏正之證據；因夏正與周正相差兩月，其間相隔五十九日或六十日，約符六十甲子一周之數。故某月干支與夏正「適合」者，與周正亦「適合」，不能僅憑此而判其為夏正抑周正也。吾今欲敬告新城新藏君，吾國秦晉兩國之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其確有文獻可徵者，至少亦比新城君所假定之時代早三百一十年，若單論晉國，則晉殤叔元年（紀元前七八四年）時已用夏正，比新城君所假定者早四百四十九年矣。余學殖淺薄，憑藉諸先正所遺留之文獻——尤其是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之啓示，頗信紀元前七八世紀時晉國已用夏正，更因秦末漢初之史實，與民國以來改曆之經驗，頗信秦始皇之先世已行用夏正甚久，且疑其必曾受文明先進之鄰邦晉國曆法之影響，然而未有徵也。故至去歲底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夕在北平中國政治學會用英語演講The Anomalous Calendars of the 秦and漢 Danasties and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一題時，對於始皇以前秦用夏正之年代，亦未能舉出確証，而但泛泛言之。至本年一月二日為國聞周報草此文時，欲從秦穆公娶晉獻公女晉文公娶秦宗女（懷嬴也，服虔杜預均謂是秦繆公女，若然，是晉文公妻甥女而兼姪婦矣）晉惠公懷公文公君臣皆曾居秦秦受晉惠公所割讓之河西八城及其人民等事實，說明晉曆西傳至秦，至遲亦當在繆公之世。方余檢閱史記秦紀左傳時，

忽一眼瞥見秦紀繆公十五年下有「九月壬戌」四字，前者雖數次搜檢，未嘗見是也。至是余心中喜甚，急檢僖十五年春秋經文校之，經文果作「十一月壬戌」。余大喜過望，心中如獲異寶，自謂所見爲不謬矣。迨再細閱傳文及杜注，一時稍陷於迷惘；蓋亦如杜氏注書之當時，以爲經傳月日不應歧出也。更因傳文叙此事較經文爲詳，稍疑傳文月日或較經文爲可靠；更疑馬遷秦紀此段，或亦得自左傳或左傳所自出之材料；若然，則余初所認爲新得之證據，不免烟消霧散矣。迨再細校秦紀與左傳內容，則見所叙事實互有詳略，且有相反處，確知二者並非同出一源；然胸中茅塞，仍未能豁然貫通也。有頃，忽拍案大叫曰：「晉用夏正，非余此數日間所口誦心維者耶？奈何一飯之頃便爾忘之！且偏於最緊要關頭而反忘之！晉既用夏正，則魯史書十一月壬戌者，晉史書九月壬戌，非當然之事耶？細審傳文前後共兩段，處處從晉人觀點立言，明明出自晉人記載，不知何時被人原封附入左傳內，以與秦紀之採自秦記者針鋒相對，俾吾人在二千五百七十八年零兩個月之後，猶可藉以探索兩國當時曆法之秘密，而發其覆。如此便宜貨，乃竟不知歡欣接受，而反望而卻步耶！」此一月二日午余當時發明此事之經過也。余發見此點之原因，蓋得力於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之啓示。初時迷惘心境，亦係受杜元凱注語之所感通。後來之頓然澈悟，得以竟杜元凱未竟之功者，亦係偶然神會，余自己亦不知其所從來。茲謹至誠至敬，以此項發見奉獻於澹泊明志功成不居終身以著述自娛繼千古遺愛羊叔子後爲鎮南大將軍之杜元凱先生。

二三・一・四日脫稿

結後追加語

春秋左氏傳中，不少無經之傳。春秋經本止於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句，有公穀二傳經文可證；而左傳乃叙獲麟後小邾射獻地叛國子路不屑與聞事，及陳成子執齊簡公弒齊簡公事；此猶得謂爲孔門弟子續春秋至孔子卒一段續經作傳也。乃哀十六年孔子卒後，至二十七年哀公出奔越，其中十二年間，並續經而無之，而左氏仍有傳，甚至悼公四年仍有晉趙襄子與韓康子魏桓子合謀殺智伯一段故事，眞不知所傳何經？其爲後人竄入無疑。至左傳全書中，哀十四年以前，無經之傳，其例亦多。例如隱三年春秋未題衞國隻字，而傳却詳叙州吁事。若謂欲爲明年州吁弒其君張本，亦應於明年「衞州吁弒其君完」之下叙之，而不應先經作註。又同年周鄭交惡一段，及宋穆公傳位殤公一段，皆題外文章，不是爲經作注，不過將史事編入本年之下耳。又隱九年鄭敗戎師一段，不見經文，謂是後人竄入，於理爲近。惟僖十五年秦晉韓原之役秦獲晉

侯事，明見經文；謂傳文爲後人竄入，於義似有未安；且此傳若是後人所增，則未增入前，豈非有經而無傳？於義亦覺未當。余曾再三思之，更有如左之愚見：

左傳記此事者共有三段：前兩段序次相連，中無他種記載隔斷；惟二段與三段間則中隔他種記事三條，此三條均帶二「也」字，確是傳注語氣。首段以「晉侯之入也」句作起，似上文尙有秦穆公送夷吾歸國事，而爲連續記事中之一段，爲後人節錄於此者。此三段傳文中，或僅前兩段乃後人所增，或三段俱後人竄入。若依後說，則此事便變了有經無傳，前已言之。然春秋左氏傳中，有經無傳之例亦正不少。例如隱公在位十一年間，有經無傳之記載已有十一條之多，桓公在位十八年間，有經無傳者有三十一條之多；是有經無傳一節亦不足爲余說之梗。且所貴乎爲經作傳者，爲使人明白經文之意義也。例如隱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又僖元年經書「元年春，王正月」，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又隱元年經書「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傳云：『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敎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皆意在解釋春秋經文義例，其體裁與公穀二傳略似。又隱三年經云：「三月庚戌，天王崩，」傳釋之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謂訃告言崩於何時）故書之，」亦皆詮釋經文，使人知平王崩於何時，及春秋何以書庚戌之故。今僖十五年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而傳則云：「九月……壬戌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與經文差至二月，而又不言所以相差之故。若謂此即左氏傳文，此即左氏解釋經文語，恐人將埋怨左氏曰：「你不加解釋，我還能明白經文，你加以解釋，我反不能明白了！」以僖十五年此段傳文歸功於左氏（姑假定左傳係左丘明所作）恐怕左氏在九原之下不肯領情罷！若謂他未曾留意到經文是「冬……十有一月壬戌，」與自己之傳文歧出，那就眞眞如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所云：「左丘失明」「左丘明無目」者矣。

上述春秋時代秦晉兩國已用「夏正」一節，甫經發覺，尙須經過一番磨勘的功夫；余對此將繼續搜求傍證（或反證），以期將此事更加確定（或否定）。倘此端卒成定論，則吾人對於周代正朔的觀念，須加以變更。蓋徵諸秦末漢初的曆法，及民國以來改曆的經驗，民間的曆法習慣，決不是短時期所能變更的，更不是一紙詔書所能轉移的。倘曾殤叔

時果用「夏正」，我便要思疑周室東遷之前晉國已行用「夏正」頗久，因爲我不能想像那西方的犬戎殺死幽王，會令到晉人改周正爲「夏正」。我更會思疑當時行用「夏正」的怕不止晉秦兩國，說不定是大多數如此。要不是因爲春秋三十多個日食的紀載，我眞會思疑中國從來不曾行過周正，更不用說那靠不住的「三正論」。我之所以會如此思疑，是因爲自秦漢有靠得住的紀載以來，二千餘年間，中國民間祗有今之所謂「夏曆」之故，連那曇花一現的王莽建號十四五年，魏景初改曆的兩年，也非例外；因爲我不信他們這些新花樣能夠深入民間。這些想像，不過是我近來大膽的假設，暫時不妨姑以夢話視之，留待將來的印證或反證，——要是究竟能得到足以印證或反證之憑據的話。

二三年一月七日　（未完）

補白

伍梯雲軼事

（芸）

伍梯雲氏（朝樞）於一月二日逝世於香港，方當有爲之年，忽爾溘逝，長才而壽不永，亦可痛矣。

氏爲中國老外交家伍秩庸先生(廷芳)之哲嗣，紹承家學，負笈歐美，爲入民國來之有數外交家。其生平事歷，已昭昭在人耳目，報章近又徧載其傳略，茲述其不甚爲人知而又有關國故者數事，以補闕失。

氏民元歸國，正式國會成立，被選爲衆議院議員，討袁之役以後，一般皆主恢復國會，氏獨反對，且持之甚堅。此其特識。時氏爲國務院參議頗爲段芝泉所賞識也。又黎段交惡時，伍老先生任外交總長，黎下令免段職，以伍老先生代閣，因有督軍團之變，其時暗中鼓動乃翁最力者，即爲梯雲。蓋因求外交次長不得，深有憾於段也。歐戰後巴黎和會，氏任南方政府代表，因山東條款激起國內巨潮，簽字與否，代表團不能決，氏當時則主張簽字。有入會親見代表團之會議錄，當可信。氏殆亦囿於不便開罪英法之見也。總之，政治家每當國家大問題發生，其決計定策，固需要特殊見識，而成敗之機亦甚微也。

贈王魯生詩幷序

靳志

> 此稿為靳仲雲先生所撰，於去年九月間既已寄到本社，遲未發表。此文所叙之主人，為王魯生氏，善章草，書法冠絕一世，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曾延之入都，授館置禮，研討書法。靳先生此文，中有一段藝林公案，涉及卓君庸余越園羅復堪林宰平諸氏，作者聲明，負完全言責。王魯生氏近已作古，此段公案，豈可令其久淹，爰刊錄之。
>
> （編者）

魯生名世鏜，行九，晚號積鐵，天津人。幼隨宦汴梁，習舉業，善制藝，北闈既屢不第，光緒己亥庚子間，隨祥符張太史季理入關，太史守鳳翔，榷稅漢中興安，更隨之上下漢江，遍歷南山。魯生少倜儻有奇氣，學北碑二爨，得其峭拔，俊在神韻，秀入骨髓，非如世俗之劍拔弩張流入惡態者。中年後溯源小學，九勢十二意無不通透，尤專精章草。當時業此者少，羣指目之，稱為杜撰字妖，因慨然發憤作增改草訣歌，屢易其稿，皆用章草手自書之。第一稿民國癸丑刻於定遠廳，即鎮巴縣。魯生時權縣篆，以赴北京應第四屆縣長考試，託邑紳張澄亭董其事，石質粗，刻工劣，正文脫去百五十字，註語更顛倒錯亂，有文不對題者，殊不愜意，只搨得二十餘本，原石遂棄置。中經兵燹，士人砌墻用之，破碎無存矣。第二稿另起凡例，剪取古人碑帖之字，集為百衲本，章草與今草兼收並采，每字各為標明，使人易曉。此戊辰年漢中阮道尹貞豫所刻者也，石現存南鄭寶峯山。第一第二兩稿，體例既殊，時代又有先後，故筆削刪定，頗有出入不同之點；然從無誤衛字為榭，誤楷字為眞，誤宋祝為鍾王，粗淺乖舛如卓氏自青榭玻璃板本跋語所指摘者。現第一稿石刻雖亡，而墨搨猶在，一一可覆按也。何謂卓氏自青榭玻璃板本乎？此係福建人卓定謀君庸所影印，而為余紹宋越園，羅惇㬊復堪，林

志鈎宰平所跋者也，是爲第三本。卓氏即用魯生第一稿鎮巴石刻搨本，而逐行剪開，在每行中間一句之下復腰斷之，另爲排比，並將小註及首尾標題款識分別裁損鎔滅之，謬稱不知姓氏之明朝人所書，故神奇其說，便於高價出售，且不惜詆毁魯生，謂爲竊取古人所著。蓋卓氏誤信魯生早世，其後人式微，因敢於淆亂黑白，竊冀言者無罪也。卓氏本余跋，標出三可疑，三不可解及三可信，雖不免有疏誤處，然亦細膩明，多所發明，實足參透個中機緘；若有機緣，使余氏用王刻搨本覆校一過，不難渙然冰釋矣。羅跋謂魯生改易數字，遂竊爲己有，大概根據林余兩跋，即指衛爲樹，楷爲眞、宋視爲鍾王四字而言，不知此正林余疏誤處。蓋卓王兩本初無異文，儘可取王刻搨本覆校，無勞譊譊。余跋致疑第六行所缺效字移置標題之下，魯生答謂第六行俾字下有石花在不便鐫刻耳。余跋致疑正文與小註筆意有別，此可據魯生自叙及自跋答之。自叙云：意在規模後學，故務平正，不尚超脫，此指正文大字言之也。自跋云：據邑人親與刻石事者云，當時拙匠艱於上石，所有正文大字，轉倩人鈎摹，非僅一手，遂使通體不一律，且嫌板重凝滯，只小字不便鈎摹者，乃將原紙粘貼石上，而筆意反較飛動。余跋致疑行間羼入小註，有乖昔人體例，此條志當爲魯生答之。魯生僻處南山三十年，目不見當代通人，耳不聞方家通論，而性復頹唐疏散，不修邊幅，故其見於著作者，略帶村氣，亦如其人。今魯生至晉鄉黎與羅余林諸君子相値，直是鄉下找爨兩親家會面，舉止差澀，相形見絀，其演一齣探親京戲也，不亦宜乎？卓氏只是傀儡，背景中有羅林余三君，而三人中羅氏獨發蹤指使，余氏則始終懷疑，且對於王氏書法傾倒已極。今試取余氏所著書畫書錄解題增訂草訣歌條及卓氏影印本余跋，細意推尋，其品題王氏書法，謂爲眞合章草法度，筆意亦佳。一則曰：善書若此，何以毫不知名？再則曰，在近人中不可多得，深惜其泯滅不彰。贊歎愛慕，甚於饑渴。而丁卯春余氏寓廬召集畫會時，廖允端忽出示王氏增改草訣歌原搨，滿座駭詫。卓氏見事機不妙，不得已最後始將前所截去秘不示人之舊搨跋語取出相示，而又故意截去跋語下半段及欵識，此即王氏原刻自序也。凡此經過曲折，余氏均詳記之跋尾中；然則余氏前後所持態度固不昭昭哉？林跋最重要部分，在於引證草訣二字源流，頗稱淵雅。惟應知王氏原刻標題舊爲增改草訣歌，其意在於訂正坊行假託右軍之草訣

歌；今卓氏刪去增改二字，王氏命名本意遂晦，故有待於林氏重爲疏証。然若使王氏舊標題猶在。則林氏跋幾成支指矣。至於王卓兩本初無差異，並石紋磨泐處亦復相同，余氏跋早經標出，且大書特書不一書於卓氏本矣，尙何待下走贅述也哉？歲癸酉于院長右任電召魯生於漢中，旣來金陵，授館置醴。志復爲魯生介紹羅復堪相見駭然，詫爲白晝見鬼，急馳書於林宰平余越園，驚相告三百年前作者尙在人間。而魯生殊坦然，輙舉孫過庭假以緋絹數語以相解，且笑曰：莊生稱逃空谷見似人者而喜，今諸君子與我同嗜好，非皆似我者乎？甚願與共商榷，竊附於老馬識途之列，諸君子其不我棄也云云。其器量風度，可於此概見矣。志十餘歲時識魯生於汴，庚子年同客鳳翔，有王靳制義合稿之刻。再越歲，別於興安，甲寅再見於燕京，其後曾一度以書抵我，言居易齋詩集中不可無老友王九之姓氏。言猶在耳，宿諾未踐，今作小詩六十首，敍契闊，兼爲卓氏竊草訣歌板權公案張目，蓋所以爲報也。卓定謀之長兄寶謀，爲我癸卯補殿同年，又同時用進士館官費留學於英倫，蹤迹一時頗親，今寶謀墓有宿草矣，阿兄有靈，作何感想？欲起九原而問之。魯生現另起草作改定章草草訣歌，區分爲六章：第一，源流與變遷；第二，部首合形聯；第三，糾謬之金繩；第四，草勢兼法意；第五，彙辨以記取；第六，餘論並結束。魯生將用章草自書之，而以行書釋文屬之下走，即附於後，付玻璃板影印，預計年內可以殺青也。癸酉處暑前十日，薛符靳志仲雲。

君是李北海，作碑自刻之；段名何爲者，仙鶴伏靈芝。
作宰山水縣，不種安仁花；書譜起凡例，碑板照天涯。
損益歌草訣，縱橫圖筆陣；卅年漢江墨，閉門無人問。
尙論三家法，裁成百衲本；用意下筆先，會心舉隅反。

右四首　魯生增改草訣歌石刻

章草適章奏，漢代揚清光；或云省文耳，急就本分章。
凡將軼不存，急就今獨完；羅列名與姓，備諸物五官。
急就始變隸，粱法特恢奇；幷功惜日力，朝野隨時宜。
損隸作章草，隸筆仍然在；掣波與觚盾，蓄勢雲垂海。
章草自簡易，咄嗟可立辦；魏晉遞相嬗，紛然有異賡。
草法源於章，行體出自眞；旣聞姜白石，復見王應麟。
箋啓皆用草，驛馬徵尺讀；阿誰擅風流，北海有王睦。
四體論書勢，章是漢家風；杜操最爲能，崔寶亦稱工。
皇象如怪石，索靖如翠葉；子雲晴空雲，天機非人力。
比崔杜不足，方羅趙有餘；張芝信爲聖，今體轉紆徐。
急就爲楷字，月儀乃行草；變化無端倪，此義少人道。
鍾繇十二意，輕決補損巧；標出字外奇，兗州四部稿。
隨時趁姿媚，俗書澌毅之；亦有豹奴帖，游戲偶一爲。

右十三首　章草源流

孔壁聲出金，汲冢書紀竹；流沙與殷墟，殘簡斷難讀。
客來除寒具，誰家削棐板？還須問束析，漢陵有落簡。

右二首　西陲新出竹木隧簡可補章草之缺

君有屠龍技，瓠落何所容？古木無人境，撼舞隨天風。
流峙覽坤極，盈昃麗天文；庖丁奏牛刀，郢人運風斤。
本以半簞瓢，寫作欹側字；淵翻醉後墨，詩語雋中味。
興到每疾書，欲止那可得？隨意出奇險，熟視自不識。
胸中有成竹，筆下無全馬；解衣頭濡墨，盤礴晴窗下。
覆蕉詎有鹿，得蹏或忘兎？江聲吼前灘，九勢言下悟。
內擫或外拓，右蹙忽左盤；駿快似奔驥，軒昂如翔鸞。
標題倩遂良，貞觀鈐小印；祇此六七紙，風規猶存晉。
練兒殊勁媚，含意初未騁；神筆不可學，聞之陶弘景。

右九首　魯生品格與書法

今草不入章，章草可範今；持謝東鄰女，愁時莫捧心。
銀礫雜金沙，鑒別要精審；安得庾肩吾？九流序書品。
十日碑下臥，點畫暗捫摸；世無李陽冰，何人識碧落？
武皇慕高才，誰能賦子虛？本爲並世人，曾未識相如。
堂堂正始音，明明元祐脚；依附乃剽賊，挦撦近虐謔。
子敬書表奏，乃在中書時；靈運易其眞，相與了不疑。
婢子學夫人，羞澀還自笑；豈知氣深穩，一體兼衆妙。
尺寸錦可懷，五色筆偷吮；久段今當還，陡使江才盡。
豫章傳百世，陽冰名一家；書奴昧變化，塗紙如老鴉。
沈埋豐城獄，一朝識干將；金華石纍纍，驚問出平羊。
作僞勞心拙，蘊眞老眼明；化鶴今歸來，君是劉更生。

右十一首　卓氏作僞稱板權事

結髮塵文場，屢北懷幽憤；金榜可無名，江東識羅隱。
收拾滯中斷，刻畫犧象文；何如櫟不才，向榮常欣欣。
遠別漢中春，聞說江南好；宋玉江上宅，可憐生秋草。
已拚阮籍窮，還掩楊朱涕；差喜竟陵賢，前席爲置醴。
龍門百尺桐，爨下身餘幾？一遇蔡中郎，金徽裝焦尾。
皎皎雞中鶴，諤諤一抵百；捋鬚不相臣，將軍有揖客。
過淮橘爲枳，遠志成小草；披褐懷珠玉，京洛風塵道。
倦彈馮鍰鋏，未了向平願；棄置不復論，短尺羞長寸。

右八首　魯生早年遭遇及歲晚過江

與君初相見，大梁城東門；侯嬴抱關處，風義今猶存。
扶風股肱郡，詞臣昔出守；重過西州門，懷我山陽舊。
東坡初觀政，鳳翔簽判年；西湖比西子，此老如此泉。
碧雞得陳寶，白帝尊鄜畤；入秦聞夏聲，聞詩粲可紀。
秦川平如掌，南山高刺天；看君銘劍閣，笑我勒燕然。
一醉燕市酒，再攀灞上柳；彌天四海大，靳二與王九。
見說秦關險，從知蜀道難；流年漢江水，東去無時還。
蜀山青未了，漢水流若茲；相思不相見，坐使鬢成絲。
娟娟東湖月，依依漢上柳；契闊三十年，江南重攜手。
平生一片心，妄期三不朽；當年雙玉人，重見驚老醜。
君名入我詩，我詩君手書；三絕遑多讓，二妙竟何如。
我衰作詩窮，君老稱書工；祇待榜員石，顛素兩禿翁。
乍見驚面瘦，久坐覺心親；贈詩當情話，白首交如新。

右十三首　王靳二人蹤迹與交情

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

胡適

近幾年來，中國報紙的趨勢有兩點最可注意：第一是點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話部分的逐漸增加。這兩件事其實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報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報紙的文字容易懂得。

古書的難懂，不全在文字的難認；識了幾千字的人，往往還不能讀沒有句讀的書。所以古時凡要人容易懂得的文字，必須加上句讀。所以童蒙讀本有句讀，告示有硃筆句讀，佛經刻本有句讀，訴狀公牘必須點句，科舉考卷也要作者自己點句。平民社會最流行的唱本和戲文也須每句每頓空一格，這也是一種點句法。從前北京銷行下層社會最廣的羣強報，他的新聞差不多全是剪鈔普通報紙的新聞，不過每句每讀留一個空格，居然也就好懂多了。最早的報紙，如南方的申報新聞報，如北方的大公報，都不點句，也不空格。最早的雜誌如清議報時務報，也都不點句。這種日報雜誌本來都是給讀書人看的，所以沒有斷句的必要。斷句就是瞧不起列位看官了！只有一班志士為老百姓辦的官話報或俗話報，才有空格斷句的方法。

圈點的採用起於新民叢報時代的雜誌；而最先影響到日報的社論一欄。時報，南方報，神州日報的論說都是採用圈點最早的。但當時的圈點都還是文章家濃圈密點的欣賞符號，至多也不過是引人注意的符號，還不全是為了謀一般讀者便利的斷句符號。新式句讀符號的採用，起於留美學生辦的科學雜誌。民國七年以後，新青年雜誌開始用新式句讀符號。後來北大教授們提出的「標點符號案」經教育部頒布之後，「標點符號」的名稱就正式成立了，標點的採用也更廣了。日報的「副刊」盛行之後，各報都找少年作家來辦副刊，而少年作家得風氣較先，所以標點符號最早侵入了各報的副刊裏。可是日報的訪員與編輯都還是舊人居多，所以新聞欄的採用點句法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近年的新式廣告也漸漸有採用標點的了。報紙有了點句，稍識字的人就能看報，報紙的銷路也自然增加了。所以新聞點句的風氣現在差不多普及全國的報界了。

用白話做文章，這也是近十六年的新風氣。 十六年前，白話報是為「他們」老百姓辦的，不是給「我們」讀書人看的。民國七年復活的新青年雜誌才有一班文人決心用白話為「我們」自己做文章。民國十年以後才有國語的小學教科書。八年的「五四」運動以後，國內發生了無數的白話小雜誌，造成了許多少年的白話文作家。十幾年來，國內的雜誌，除了極少數的幾種之外，差不多完全白話化了。日報「副刊」的編者與作者大都是新少年，所以白話化的也特別早。所以日報的白話化，同日報的標點分段一樣，是從「報屁股」上白起的。現在有許多日報已經白到頭上了，白話化到社論欄裏了。可是中間的大部分——電報與新聞——都還是文言。試取天津兩家

最大的日報來作統計：

	大公報（一月四日十四版）	益世報（一月三日十四版）
文言合計	四版	三版半
白話合計	二版半	三版半
廣告合計	七版	八版
圖畫	半版	零

在十四版之中，白話所佔篇幅還不到百分之十八。在大公報的六版半的讀物之中，白話只佔百分之三十八。然而從日報的歷史上看來，這樣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們樂觀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報的文字變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話化，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進步了。

報紙的文字越易懂，銷路自然越好，影響也自然越大。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今日國內日報何以還不肯完全用白話作社論寫新聞呢？

我想，這時候全用白話辦日報，的確還有不少的困難：第一是用白話打電報，字數比文言多，電報費太重。第二是用白話記載新聞，字數也比文言多，佔篇幅太多。但仔細一想，這些困難都不是無法解决的。西洋人發電報也有刪削虛字等等省費方法，報館訪員發電刪略更多，幾乎成一種特別文字，非受過報館訓練的人就完全看不懂。但通信社與報館都有一種「改寫」(rewrite)的制度，有專員多人管理電報的改寫。每到一個電報，即付改寫部，把一篇刪節縮寫的簡電改成通暢明白的文字。改寫之後，再交編輯部去編排整理。往往幾十個字的電文可以改寫成幾百字的長篇新聞。其實中國的報館現在早已有了「改寫」的需要，如電文中「魚」下加注「六日」，「嘯」下加注「十八日」，「汪」下加注「精衛」，都是「改寫」的起點。不過中國報館的編輯先生至今還不肯刪去「魚」「嘯」等字，老實改作「六日」「十八日」，因爲報館要表示他們的確有錢打專電，若刪去了「魚」「嘯」等字就不像「本館專電」了！若能推廣這種「改寫」的方法，電文不妨仍舊用簡短的文字，只須這一頭收電時有個淵博能文的改寫專家，就可以把簡短刪略的電文改作漂亮明暢的白話了。

至於新聞的記載，更不成問題。新聞本是今天的事，應該用今天的活言語記載：對新聞記者談話當然更應該用白話記錄，才可以傳神傳信。有經驗的訪員，若能抓住事實的綱領或談話的中心，用白描的文字去描寫記錄，自然能扼要而不煩瑣。現在各報的記事記言，往往都是把活人的言行翻作死人的文字，記錄的人又往往沒有文學的訓練，所以只能用許多陳言爛調來做文章。所以往往在一段比球的記事裏也可以發見許多陳腐的套語，文字的冗長往往都是這樣來的。試看今日各報的文言記載，「天寒」必用「朔風刺骨」，「住」必用「下榻」，「問」必用「詢」，「使」必用「俾」，這種人做記載，文字那得不冗長呢？今日要救正這種陳腐拖沓的文字病，用乾淨的白話是最有效的方法。

今天（五日）晚報的福州專電說，福州的人民政府已把一切公文都改用白話加標點符號了。這是自然的趨勢，遲早總會全國實行的。我們睜眼看看世界，今天還有一個文明國家的公文報紙用死文字的嗎？報紙應該領導全國，所以我借大公報的新年第一次星期論文的機會，很誠懇的提議：中國的報紙應該完全用白話。

二三，一，五。

（錄一月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憶片山潛氏

山川均著
王賡堯譯

一

我初知片山潛的名字，記得是在明治三十一二年。彼時不過目擊講演會的招牌偶然間的認識。某日由神田基督教青年會門前經過，裏邊正在舉行着某學校的開學紀念講演會，講演者中，與松本君平，三宅雪嶺，竹越與三郎，石川半山並列的，就有文學碩士片山潛的名字。

我先聽着雪嶺翁的咄辯，頗覺欽佩。其次便是這位文學碩士登壇。而色黃褐，如同用美洲水煮過的煤所染了的顏色一般。身軀雖不甚高，也很算得魁偉的文學碩士了。

當時片山氏講演的，是十四世紀中葉歐洲各國流行鼠疫，因了勞動者人數的激減，致工資暴漲，各國爲抑制起見採取了種種暴壓手段，從而發生了勞動問題。片山氏用着破鑼似的聲音叱咤怒號的講，當時雖不甚明瞭話的意思所在，但以五百年前的事情，辯士竟如彼的感動，不用說定是一件大事；在我孩童的心裏，也不覺大爲感動了。

文學碩士片山潛的講演，以後又聽過二次。（彼時自然還不是蘇聯國賓，也不是第三國際指導者，片山潛的名字總與文學碩士，不然就是美國文學博士的頭銜離不開的。）那時候聽的也是鼠疫的事情 。普通的演說者，多數是適應着機會和處所，去擇題講演，獨此人對於這同一的問題，不惜舌敝唇焦的反覆講述，我私衷佩服極了。

其次在明治三十四年的紀元節，由二六新報發起舉行的日本勞動者懇親會，片山氏的名字，於我記憶中，乃新鮮的刻入了。五萬勞動者聚在一處已經是很够叫人十分驚異的事情了。 彼時立在勞動者代表大會講臺上的，即爲片山潛氏。片山氏朗誦的五條「勞動者的希望」，於萬掌雷鳴之中，成爲此集會的決議。想到以後在萬國社會黨「阿姆斯特達」大會的講壇上，與普列哈諾夫握手，那種饒有戲劇趣味的情景，是無須提的了。即以這天而論，恐怕不能不算片山潛有生以來最幸福的日子罷。這天充勞動者代表的片山氏，充滿着得意與自信，不比鞠躬如也的登上第三國際大會雛壇的階段的老片山氏還較勝一籌麽？

二

像這樣時常引起我注意的片山潛，究竟作了些甚麽事，稍得起我國勞動運動開拓者的一人；我所知道的，全在以後。我在明治三十九年四十年之間， 始與社會運動多少有些接觸。 我知道片山潛在社會運動過去的功績，也在這個時候。

片山與我，年齡相差得同父子一樣，至於勞動運動的先導者與田舍一青年間，更有很大的懸隔，所以我雖記得，曾於某某集會上兩三度與片山氏同席，可是從未享受過交談的光榮。並且在我與社會運動保持幾許關聯

的全時期間，殆自最初之一瞬間，即與片山氏立於反對的立場，實爲不幸之至。及片山氏離日渡美，不但我們不是一個在這裏一個在太平洋的那邊還想打架的人，這時候情勢變化也使向來的爭點消滅了。但沒有積極對立關係的時候，不過於兩側步道上各行其是而已。

明治四十年以後的數年間，在我國社會運動上，乃發生一大分化的時期。總體極小的我國社會運動，開始分爲左右兩翼，互相爭衡。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人。當時立於反對方面的青年們，以黃色嘴臉罵未來的××××指導者的片山爲改良主義者，協調主義者，使他浴種種冒瀆的攻擊。我等對片山氏的非難攻擊，至少有若干不當的成分，我是無所疑慮的。所以我對赴美的片山氏，宛如有負債未償的樣子，總覺得對不住。

幸而社會主義指導者的片山潛，常藉機會嚴厲的攻擊我，說我是布爾喬亞帝國主義的「指尖」。借着這個光兒，好像將以往的借債消帳了。也許出入相抵還能找回幾個錢來，但未經精算，實際如何不得而知，自然我也不希望請求我等的。莫斯科與東京間，能打回軟球去的長柄球拍，日本運動具店內沒有賣的，那也是重要理由之一。

三

片山氏明治二十八年由美歸國，三十六年末再渡美，四十年歸國，大正三年三次渡美，那便與日本最後告別。片山氏初現身於日本勞動運動的舞臺，在明治三十年。片山氏在日本的勞動運動生活，除明治三十六年至四十年中斷四年外，爲前後各六年的兩個期間。此兩時期，由我國社會情勢上看，是非常不同的。因而片山氏在此兩時期的活動與事業，自然也隨之而大不相同。

二

明治三十年，乃我國近代勞動團體運動始發先聲的年頭。在美洲得到勞動體驗與勞動團體運動的知識的青年數名，歸國後組織勞動義友會，勞動義友會發展爲勞動組合期成會，就在這年。期成會以六個月的活動，獲得二千會員，不久就於此影響之下，組織成一個會員千名的鐵工團體。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一日，在三好退藏，志村農商務省工務局長，織田農商務文書課長，遞信省技師及砲兵工廠技師數名來賓與千百八十人的鐵工參加之下，舉行了鐵工組合的開會式。

「這是我國最初的勞動組合。規約是仿照美國勞動組合規約作成的。同時發行了『勞動世界』的第一號，那是勞動運動的唯一機關報。我爲鐵工組合的幹事，並任『勞動世界』的編輯者。」（由片山氏之英文譯出）

翌年（三十一年），日本鐵道機關手（司機）組成的組合矯正會，東京印刷工組合的前身的印刷工同志懇談會，三十二年，東京的廚工組合，船木工組合，橫濱的家具工組合，東京馬車鐵道的馭者車掌（車守）同盟期成會等，相繼組織成立，此等團體，均直接間接幫助着勞動組合期成會的活動。組合運動，遂如順風揚帆一般，向前進行。

「我等的事情，此時最爲愉快，………每週會員增加，每逢集會，則與會者較前加多。」（同上）

但是組合運動的黃金的時代，不是永久繼續的。

「……這是在對勞動團體的法律上障礙物未出來時的事情，是我等自由作勞動運動時的事情。我等無論到何時，都自由生長，自由築成我等的運動，那是不能隨我們的便的。………

一九〇〇年春（明治三十三年），帝國議會通過一個法案，隨即施行。此法律稱爲治安警察法。那是阻止勞動階級組織組合的，所以也就是所有勞動運動的葬鐘。……」（同上）

忽然如燎原野火一般狂燃的三十年那樣的組合運動，因何又忽成火滅的狀態，此即遺留至今有興味的研究題目，資本家與政府態度的變化，也爲其理由之一，是不會錯的。其後大正八年開始的第二勃興期中，……勞動組合崛起的那件事情，可以說是說明爾後二十年間我國勞動階級的成長的。

不轉瞬間，三十二年，鐵工組合已與不堪支持的頹勢相鬬了。三十四年，此僅餘殘生的組合，不過只剩下形骸而已。最初光臨的勞動組合運動的勃興期，寂然閉幕，等待將來第二勃興期間的二十年，我國組合運動史上，殆爲空白之一頁，僅有大正元年以來友愛會的組織運動，徐徐成長於其間。

四

支配明治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勃興期的組合運動的思想，乃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間，在組合運動故鄉的英國，表現隆盛期的舊勞動組合主義，爲當年組合的直接模範的，乃美國的職業組合。於英國至少費三十年始克達到的組合運動發展的一時期，——恰如生物種族費幾千萬年發展的種種時期，於個體發生的過程裏，以縮小的形態，瞬間的再現！——在我國爲明治三十年代的組合勃興期，而重新翻演。那雖是不出數年的短時期，在我組合動運史上，意義到是很長的。代表組合運動此時期而且最雄活動的指導者，即片山潛氏。

爲當年組合運動原動力的勞動組合期成會，借重佐久間貞一。島田三郎，伯爵丹野資秀，鈴木純一郎，村井知至，安部磯雄，松村介石等進步的資本家，學者，知名之士的同情與援助的地方頗多。在其他組合，也有同樣的情形，當時名士們對組合運動的評價如何，可由片山氏以下的話述知之。

「會員漸增，資本家不如昔日的妨害，不惟不妨害反開始補助。推島田三郎爲會長得其承諾。島田爲名士。因此人爲會長，會員愈增，資本家對本會的同情愈厚。……」

可是當年組合運動成功的裏面有高野三郎，片山潛那樣誠實熱心的組織運動者不倦的努力與活動，是不可忘記的。於此動輒易於遺忘的時期的耐苦與活動，要屬片山潛氏於我國勞動階級與勞動運動貢獻的最多了。此時期，用當時的言語去講，調和主義與社會主義爲組合運動的指導理論，早成雙方敵對的意味。

三十二年，由印刷工團體懇談會發起，所開的演說會，調和主義與社會主義，藉此機會，公然在舞臺上，起了正面衝突。桑田熊藏，金井延兩學者，主張改良主義。

「這個……想做成……制度的辦法，是社會主義所歸着的，……果爾，則這種主義，不至打破今日的國家組織，到底不能實行。」

片山氏對他這樣的攻擊，用「調和主義與社會主義」爲演題，擁護社會主義了。明治三十四年出版，片山潛，西川光治郎共著的「日本的勞動運動」，將當時片山演說的論點，揭示如次：

「監理此資本的人，左右此資本的人，像今日的狀態，我想是不行的。無論由誰持掌着，將此資本給與爲牠勞苦的勞動者以不便，那是不行的。所以佐久間君的意見大好。佐久間君於秀英社取得的方針，乃務必叫勞動者也掌管資本的方針。……在一公司內，如勞動者掌管某幾部分的資本，自然專心於那個事業，由此處去看，佐久間君的意見，是讓勞動者插手於資本，掌管資本的。……我更進一步說，如果勞動者能掌管資本，就讓他們掌管不好麼？就其能掌管的方面言之，歐美的勞動者，有種種的經驗。並得到很好的結果。如彼英國的共動店組合，年年作數億元的營業。此共動組合的外國貿易，也有許多的很大輪船，作非洲與南美的貿易。」

聽了調和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主張之後，印刷工左袒桑田金非兩氏的調和主義。於是在此指導理論之下，印刷工組合便組織成立。但印刷工組合除桑田金井兩學者，石黑忠悳，加藤弘之，日野資秀等諸名士外，仍毫不躊躇的推高野片山兩氏爲名譽會員。

五

明治三十四年的勞動者懇親會，片山氏扮演過華耀的主角，既如前述。由片山氏的發動，在此大集會決議的「勞動者的希望」，即下列之五條。

一，勞動者須要求政府保護。

二，勞動者爲伸張權力起見須得選舉權。

三，勞動者須代幼年男女勞動者請求政府保護。

四，勞動者須受敎育。

五，每年四月三日應開勞動者懇親大會。

勞動期成會，三十二年末會員一千二百人，三十一年末會員三千人，三十二年達到五千七百人的最高紀錄，三十三年會員激減，表現出不可掩飾的頹勢。片山氏猶自淬勵，寫着說，「入本年（三十四年）活復之色頗爲生動，豈非可慶可賀，噫！來了！時候來了！」，實際上，組合的頹勢無可挽回，組合運動的此一時期已經告終，次一時期即將開始了。五條希望，始終存於獲得選舉權與政府保護勞動的要求中，由此等事實觀察，也可曉得此種形勢的。

三十年代的勞動運動的燈火，在消滅以前曾經閃過光亮的勞動者懇親會，因此帶了政治運動的彩色。這新傾向，宛如將英國一八八〇年開始的新工會運動，微微的顯露出來。三十二年春，片山氏在印刷工懇談會的演說，其中有一段，足以証明片山夙以社會主義者而唱政治運動的必要，並表示其政治運動的性質。

「對於這個托拉斯，對於這個經濟社會的進步，應持如何的方針？照我的意見，應訴諸政治。決不用同盟罷工方法，與資本家作無味的紛爭。時間的限制，工場的建法，工資的決定，應由法律決定。前此用抵制，罷工等方法，由組合的純粹團體，提高權利，向社會發表意見，已得到利益了。但將來的勞動問題，不是那樣的。勞動者在此立憲政體之下，要選代表參加國會，提高勞動者的權利，提高勞動者的地位，那纔是將來的問題呢。」

六

與三十年組合運動勃興同時期，另方面，自我國社會主義先覺者安部

磯雄氏起，於進步的知識分子之間，發生了研究社會主義的學術團體。組合運動凋落的時候，恰値此一團社會主義者漸次成長即將踏到政治運動的時候。三十一年創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三十三年改組爲社會主義協會，以社會主義的教育宣傳爲目的，三十四年由同人等樹立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當時政府命令即日解散。社會主義協會，以安部磯雄氏爲會長，重整陣容，再返到教育宣傳的活動。片山氏即爲此等運動有力的一員，是不待言而喻的。

三十六年，幸德，堺利彥，石川，西川等社會主義者的一團，創刊週刊「平民新聞」。在此前後，片山氏再赴美。

送片山氏赴美之後，社會主義運動，以「平民新聞」爲中心，潑剌的活動，——雖然尚不能脫出思想運動的區域——開始展開成爲全國性的運動，已成了一個漸有有機的成長發達的歷史的運動。

三十九年，在比較自由的西園寺內閣之下，日本社會黨成立。翌年初，創辦日刊「平民新聞」。

組合運動凋落後，社會主義運動的勃興期出現，此時期中的事情，於此無詳述的餘地，並且也無必要。但讀一讀片山氏後來對此時期所下的批判，是有益而且有趣的。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幸德，堺利彥兩同志加入活潑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後，容納率直的社會主義理論，運動漸成智識階級的，急進的。所以有多數學生參加運動。此主因爲以次之事實。即此二同志與後來加入的同志，精通日本文學，並有相當的英語知識。說明社會主義，能引起學生階級的注意與興味。社會主義機關報的支持者，尤其是購讀者，大部分爲學生，不然就是田舍青年。與我所出的「勞動世界」一樣，由眞正的勞動者，沒得着甚麼强力的支持。」（英文「在日本的勞動運動」紐約，一九一八年）

當年的社會主義運動，不是勞動階級自身的運動，也不是立脚在勞動者大衆支持上的運動。彼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運動。片山氏指摘當年社會主義運動的弱點，可以說是很適當的。同時一九〇三以前的社會主義運動，爲不成比較的少數的，爲不成比較的高等知識階級的，即所謂名士的思想運動。

當年的運動，引動許多地方靑年，因爲事實，但學生頗少。社會運動引動學生的，乃十數年後大正八九年的事情，更引動多數學生的，乃日本×××的時代。

七

明治四十年二月，開日本社會黨第二次大會。這次大會，是在爲兩個對立的運動方針熱烈的爭論之中閉幕。片山氏在橫濱埠頭登陸時，已爲大會的二日以後。

三日後日本社會黨被禁止結社，「日刊平民新聞」的孤城也沒落了。此後二年間，是我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爲左右兩派激烈對立抗爭的時期。

「經此番困難之後，社會主義的兩個新聞出現了。一爲西川同志與我及其他二同志在東京所出的『社會新聞』，其他爲同志森近在大阪所出的『大阪平民新聞』。前者代表議會政策，後者代表……。不久東京也有了社會主義者的兩個團體。一稱同志會，一稱金曜會。前者由西川同志與我代表，後者由幸德與堺利彥兩同志代表，各由一團的同志

支持之。『社會新聞，西川同志主任編輯，我則獨立擔負新聞的財政責任，有時論述理論的事情，我也不是此等知識階級的敵人。我向着勞動階級去說話，所以能說明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我的意思和同情在勞動者，不在知識階級。』（英文在日本的勞動運動）

以上所說的話，並非謂集於金曜會的爲知識分子支持片山氏同志會的爲勞動者的意思。由與勞動大衆斷絕接觸的一點去看，當年的兩個陣營，並無何等差異。

「我過去十年間，教說馬克斯的諸原理。……急進的社會主義者，以現在大阪發行的大阪平民新聞及與我們馬克斯主義的同志會對立的金曜會爲中心，便集聚起來了。……」（同上）

說起與此馬克斯團體對立的金曜會，其中包含着無政府主義，馬克斯主義等的種種傾向。這種諸要素集聚一處，傾向改良主義，形成了當年的左派。

四十年末，片山氏與同志會的諸同志，揭出以下的三項綱領。

一、本會於憲法治下努力社會主義的實行。

一、本會爲達到前項目的起見先期望普通選舉的實行。

一、本會使勞動者組織勞動組合，以謀其經濟的獨立，而鞏固國家產業的基礎。

但以這樣綱領請求許可平民協會結社時，仍不免即時禁止的運命。

翌年（四十一年）同志會起內訌。片山氏最信賴的協力者西川光次郎及其他二十四名同志會員，謂在片山氏底性格，精神，行動中，『含有不少爲社會主義者所不應有的缺點，並認爲予將來本黨運動上以很大的妨害。』以這種理由，議決將片山氏開除。

片山氏的性格與精神，果應受這種非難與否；以我這與片山無深交的人，實在不易判斷。同爲一個片山氏，我竟聽到種種的批評，我恐怕其中多數是錯誤的。同時在他的性格中，也似乎有易使常人誤下判斷的地方。

將多數人的話對照起來看，毫無可疑的事情，即在私生活上的片山氏，被某人評論爲「離開日本人」，可謂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由神田三崎町「清斯麗館」時起，至「路克斯」飯店時止，片山氏遺留許多到處收穫的話柄，都是談此類事情的。

在日本時，也是自甘他人仿效不來的極度的低生活。彼時片山氏迎娶續弦的夫人。這位候補的新娘，以爲新歸國的美國文學博士，必是位相當摩登的紳士，及至訪晤片山時，則見一大漢站在代替食桌的箱子前面，低頭大嚼用水泡的涼飯，她雖未氣絕，也受驚不小了。此話雖是一種傳聞，大可描寫他的爲人的。

明治四十年至大正二年，片山氏二次居住日本的後半期，一個不測之災降到他的身上。由四十四年大晦日至翌年元旦，勃發了東京市電車的罷工。在罷工以前，屢次舉行演說會，被認爲罷工的煽動，片山氏爲違反治安警察受九個月的監禁的處罰。當時承××事件之後，凡目爲社會主義者，悉投之監獄。最後殘餘的片山氏，也就如此的置之於法了。

大正三年九月六日，於築地青柳亭，開片山氏的渡美送別會。 片山氏爲列席那年要在維也納舉行的第二國際大會，先計劃赴歐，旋因大戰勃發，大會延期了。

「更大的他一原因，即我在日本毫無容處。今日我所能爲的活動，在

日本一切均不得爲。加之，在日本常爲生活所苦，赴美則彼處爲我渡過青年時代的地方，可托我一身的事情，很容易找到。明年歐洲戰亂停止，萬國社會黨開大會時，即將插足歐洲的。不可謂我已壯大，……復會果期諸何日？切祝諸君的自愛與健鬭。」（片山氏別辭的一段）此最後的一語，竟成爲讖言了。片山氏不再踏故國的土地了。

八

我國的勞動組合運動與社會運動，便如此的和片山氏完全分離。僅於大正四年至七年的「新社會」雜誌，讀過片山的美國通訊。

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後，不久我即知道片山氏已經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布爾雪維克了。彼時由拉狄克編輯的在美布爾雪維克主義運動的機關雜誌「階級鬬爭」，載有片山氏的論文。一九一八年在紐約出版的片山氏的「在日本的勞動運動」，已經有了美國布爾雪維克黨「福雷那」的長篇緒言，前此的風傳，更證明出來了。片氏於亡命中認識杜洛斯基及拉狄克，不久，便追逐着他們的蹤跡，入了蘇俄。

大正九年及十年，我國社會運動，由俄國革命的進展及第三國際的運動，受到强烈的影響。但第三國際的影響，要爲道義的影響，並未成立正式的組織的指導關係。

此時莫斯科方面，希望由彼處直接指示運動。大正十年所開的遠東各民族代表大會，列席的一位勞動者回到日本，負着某人的使命，說是須要排除日本舊日的智識階級指導者，──具體言之，那樣的有力指導者是指堺利彥而言──而作成新結合。此雖謂爲帶來的指令，但是否爲傳命人的創作，我只得付之闕疑罷。

在陸上一按押鈕，便能從心所欲的放大砲發水雷操縱無線電，這樣軍艦，確係便利的武器。不論那裏，假若要是有希望此種便利運動的人，我必不絲毫以爲不當的。但此勞動者特意帶來的計劃，當時並無任何的發展。

數年後×××××成立，形勢一變了。此於事實上，與以往計畫的實現，有同一的效果。二十年與故國的運動完全斷絕的片山潛，如何的指導了×××××運動，是不用我贅述的。

第三國際指導者片山潛氏的活動，是很著名的。杜洛斯基沒落時，片山氏助金諾維葉夫派排擊杜洛斯基，金諾維葉夫沒落時，助布哈林派排擊金諾維葉夫，布哈林派沒落時，助斯塔林派排擊布哈林派。所以多數指導者陷於誤謬及偏向時，片山氏理論的發展，常沿着蘇聯國內嚴正確的一線，絲毫不踏到外邊的。同時，片山氏雖年達七十餘歲的高齡，思想的流動性與發展性，毫未失却，這也是一個明證。

若用旁觀者的觀察與味來說，倘蘇聯的政情不能由斯塔林去安定，我們相信片山氏頭腦的無限發展，還要表示出新的證據來呢。

由莫斯科用望遠鏡看見的日本，實在（原文被削三十六字）蒸蒸日上。……日日增大力量，……到處擴張。未看見事態如此發展的究竟即瞑目而逝的老指導者，他這一死，說是不幸也可，說是幸福也未嘗不可。

（譯自「改造」十一月號）

補白

墨索里尼的太太

（樵）

義大利黑衣宰相墨索里尼是掛在全世界人士口頭的時代英雄，但是他的太太却無聲無嗅，從來沒人提起，在中外要人的太太們隊中，他可以算是一位極不幸者了吧。但是從這一點上，更發現了墨索里尼的獨具隻眼，饒有偉大政治家的風範！

墨太太名叫萊琪爾Donna Rachele 現居卡佩娜別墅Villa Capena， 這就是墨相的私邸。 這裏距離羅馬城市很遠，是人們罕到的地方，墨太太去羅馬的日子很少，每次入城， 須要得到首相的同意。並且入城的時候， 行踪秘密，勾留的時間也極短。因此社會上便有人造謠，以爲首相這種行爲，是因爲出身寒微，所以不情願他的太太置身社交界，去丟他的醜。其實這話完全是一派的無稽讕語， 因爲墨索里尼並不是這樣的人， 況且他們的伉儷感情很厚。當墨氏沒有發跡的時候，漫游法，奧，瑞士各地，青衫落拓，窮極無聊，很仰仗那位年青美麗的太太，給予他不少安慰。

很少人知道萊琪爾是墨索里尼後母安娜女士Anna Lombardi Guidi的前夫所生的，他們有兄妹的關係。 墨氏的後母手裏有些錢，墨氏的父親用這筆錢開設了一爿小酒館。萊琪爾便隨着她母親在酒館中照料一切。墨索里尼常喜歡流連在酒館裏，戀愛時期，就在這時開始。萊琪爾是一位很機警，溫柔的女子，而且志向頗高，平常很欽佩墨氏的才具。墨氏在福利Forli的時候，經濟很爲拮据。後來赴米蘭主持「前進報」Avanti的筆政， 便帶了萊琪爾同去。工作之餘，墨氏常携着他的太太和女兒愛達去湖濱游覽。

墨氏做了首相之後，他的太太俯從他的意思，就居住在冷清清的別墅裏。有人講墨氏這舉動的用意，是根據拉丁人的心理，不願意太太出風頭。有人講墨索里尼不願意在義王以外，在羅馬再有第二個宮廷。但是據知道內幕的人講，羅馬是充滿社會陰謀和政治野心的都會。要鑽首相門徑的一班趨炎附勢的人們太多，而且心計又非常之工，可謂無孔不入。因爲這個原故，所以首相不願意他的太太住在羅馬。

羅斯福黃金政策之一個觀察

陳君慧

羅氏任下之美國黃金政策變更數次。第一期（去年三月六日至八月二十八日）為完成禁金出口及窖藏時期。第二期（去年八月二十九號至十月二十五號）為准許國內新產黃金出口時期。第三期（自十月二十五號起）為政府購金時期。此期政策之綱要可於下述羅氏十月二十二號演說辭中見之。

『現在許多人要求先把美金貶值，先後倒置如以車置馬前。政府態度則先以恢復從前物價水平線為要圖。其實，現在誰也不知道美元之永遠價值將為如何。此時貶值，不過一種猜謎工夫，將來不免修改的。

『物價水平線恢復之後，吾人將設法穩定美元使其為購買力與償債力能經世紀而不變：

『因國內情形與吾人勢力所不及之國外狀況之演變，美國在國內之金價值有操縱之必要。同時欲達到此目的之方法亦有增加之需要。

『現時美國太受外國影響，如國際貿易上之波瀾，外國國內政策之變動，國際政治之漩渦是。因此之故，美國必須緊握美圓金價值之權。唯其如是，吾人始可以不致因美國之擾亂而不能達到吾人最後之目的——提高物價。

『為實行步驟之一，吾將授權於復興金融公司在國內設立政府市場，購買國內新產黃金，其價格隨時而定。遇必要時，吾人將在世界市場買賣黃金以達吾人所抱之目的。

『此政策非僅以抵償物價之暫降為目的。吾人實繼續趨向於管理幣制之途徑。』（註）

繼此宣言之後，羅氏於十月二十五號授權復興金融公司履行購金計劃。該月二十五號又商定在國外購買黃金，但其中詳情非局外人所得而知。據報章所載，吾人得悉下列諸端。（一）復興金融公司在國內所出之金價屢屢高於國際市場之價格。（二）據該公司之報告截至十二月十四止，購買黃金值額約為千四百萬美圓強。在國外購買及承購由外輸入之黃金間有所聞，但未有確實報告。據可靠消息，此項購買數額大約甚小。（三）羅氏計劃宣布後，美國外匯價值暴跌，出乎當局意料之外。十月二十三日，一佛郎電換美圓五．五八仙強；一英鎊電換美圓四．六六圓。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佛郎可電換美圓六．五三仙；一英鎊可電換美圓五．四四圓強。其後美圓對外匯兌率稍降，起跌於一英鎊電換五．二圓之間。此次美圓慘跌之猛烈為數十年來所僅覯。其中原因，大部份為一般人對美當局貨幣政策發生恐慌逃資於海外，及投機者之操縱。此種心理影響實較以下所說購金對匯價之影響為大。（四）截止十一月十八日止，美國大宗貨

品及其他物價指數有與匯兌率俱漲之趨向，但其上漲不及匯兌率上漲之堅挺。（此處所謂匯兌率上漲係指一英鎊換算美元之數增漲而言）其他物價指數，亦有微升之調動，但此種調動發現不久，吾人未可據之斷論。

羅氏宣言引起許多猜疑。但根據上述羅氏幾段話，羅氏的貨幣政策顯有下列之綱要。（一）短期政策：藉購買黃金之運用防止美圓對外匯兌率對物價不利之影響及提高國內物價——尤其是農產品物價。（二）長期政策：尋求一購買力長期不變之美圓。但現在尚非其時。從此可見羅氏購買黃金之舉並非欲增加美國黃金量以為恢復金本位之準備；其用意却在國內物價之調動。但提高物價為羅氏穩定幣制的第一步，故現時購買黃金亦為羅氏幣制政策之一。茲專就購買黃金與物價之關係討論之。

在未討論購買黃金之作用及其影響之先吾人更可按美國晚近情形闡明提高物價之重要。如是則吾人上說一段話或更為顯明。吾人俱知美國近來有所謂復興運動，其中有所謂工業復興案，內容之重要部份為提高工資率及減少工人工作時間。截至現在各重要工業之法規已次第成立。因工資率增加及工作時間減少，故各業成本有增加之趨向。在此情形下，苟物價繼續不振，則工商業有不穩之趨勢，而羅氏復興計畫亦有因此而崩壞之虞。據美國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之調查，由六月至九月，在二十五家工廠中，每小時工資平均率提高百分之十七強。又據聯邦準備局之報告，在此時間內美國躉售物價只增加百分之九強。今試籠統計算，以此工資之增高代表成本之增高，以此躉售物價之增高代表一般貨物價格之增高，則商業位置有崩潰之趨向。而且今夏七月以至十月間美國重要批發品價格有驚人之下跌。（據Moody的每日指數，七月十八日為一四八·九，十月二十一日為一二二·一）。前者關係工商業較大，後者關係農業較大，而兩者均為羅氏復興計劃之重要關頭。欲渡此難關，提高物價當為此時最重要之步驟。其次，近來美國農民暴動曾經一度嚴重化。此舉表示農民對於農產品物價未能充分提高深懷不滿。全時主張採取積極膨脹政策之國會議員近來愈加活動。凡此種種政治暗潮，有使羅氏不得不於最短期間提高物價之勢。

美國近來經濟調動之要點既如上說然則羅氏購金政策與物價之關聯又何如。吾人於此可分途研究之。

1.黃金價格與物價之直接關係。表面上，黃金價值與物價水平線有一定之關係，故在全一貨幣單位之上，黃金價格上漲物價亦隨之上漲。但在不兌現幣制下，黃金與平常貨物無異，故其價格之變動無直接使物價水平線變動之功能。其實物價水平線之調動以通貨總量之供給與需求為轉移。在兌現制度下，金價之漲落與通貨總量之供給與需求之關係無直接之關聯。故其對物價水平線之影響，除心理影響外，實為微極。

2購買黃金由匯兌率而至物價之關係。黃金價格與物價之直接關係既如是，羅氏政策之間接關聯成為吾人核心問題。吾人俱知某一國國內物價與其匯兌率有密切關係。二者互相影響或以其他影響而互相呼應。在不兌現幣制下吾人可列舉以下之觀察：（一）倘若國幣對外幣之價格之增高較國內物價之減退為大（假定國外物價不變），則國內物價有下降之趨勢。其原因有二。（甲）外來貨品輸入價格因匯兌率之變動而下降，由此而致國產貨品之價格亦有下降之趨向。（乙）輸出品在國外市場之價格因上述匯兌率之變動而增高，倘若別國貨物之價格不同樣增高，則該國輸出品之美圓價

格有減低之趨向。(二)反之，倘若國幣對外幣之價格之減退較國內物價之減退爲銳，則國內物價有上升之趨勢，其原因與第一項所說者相反。(三)倘若國外物價下降，但國幣對外幣之價格不使之下降，則國內物價有由此而下降之趨勢，餘可類推。美國現處於不兌現幣制之下，故其物價與匯價之關係有如上述之大概。因之，倘若美國當局有操縱美國對外價格之力量，根據上述關係：美國物價退一步可以不致受國外變動之重大影響，進一步則可以藉匯價之損失而提高。

物價與匯價之關係既如上述，吾人欲闡明羅氏黃金政策之重要目的，尙須進一步研究買金與匯價之關係。爲簡明起見，吾人試引進下列之觀察：(1)黃金出口有使美圓對外價值提高之趨向。因黃金輸出在國際收支上等於其他貨物之輸出，勢將增加外幣之供給，致使美圓對外價値有增加之趨向。羅氏購買國內新產之黃金是避免此種影響。但此舉只省節一部份使美圓對外價値向上之動力，除發生心理上影響外，其操縱美圓對外匯率之能力並不巨大。因此處所說之黃金市場爲有限制市場。其價格不致直接影響國外黃金市場之價格。據供求原則而言，美國當局之購買，卽爲世界黃金市場(倫敦)供之方面減少。故美國在本國之購買亦有使世界黃金市場之價格向上之趨勢。但美國之金產在世界市場之供給非佔重要地位，故此項影響亦非重要，且縱使倫敦黃金市場之價格隨之而增高，其重要影響在使不兌現貨幣對金本位貨幣之價格下降。照次序說來，因爲倫敦黃金價格以英鎊爲本位，英鎊將直接感受上述之影響，美圓只受間接之影響。如此則倫敦黃金價格之上升與美國物價之提高之關係實爲輕微。總之羅氏在國內購買新產黃金之舉對於彼所抱之最重要目的，除心理影響外，發生甚微之効力。

(2)但羅氏在國內所用之金價使美圓對外匯兌得一理論的黃金平準：假如英鎊與佛郎之金價不變而金對美圓之比價提高，則理論上美圓對英鎊及佛郎之價格必將下降。現時英美兩國雖已脫離金本位，但假如美國當局照國內價格收買外國輸入之黃金則此理論的匯價平準對於美圓匯兌率之調動亦發生巨大影響。

(3)羅氏在海外購買黃金之計劃實較其在國內購買之計劃爲急進，而此計劃與其操縱匯價之目的之關聯亦較爲密切。(甲)在國際收支上，在國外購金等於在國外購貨，使美圓匯兌率有下降之趨向。(乙)在國外購金直接影響國外金價，因是而影響美圓對外之價格。現時美當局在國外購買之方法尙未發佈，吾人不能確定由此而發生之効力。但據理推測則有如下之重要趨向。美國之購買可以提高倫敦以英鎊爲本位之黃金價格，因之美圓對金本位貨幣之價格將隨英鎊下趨，但因(甲)項所說之調動，美圓對英鎊之價格亦有下降之趨向。縱令倫敦金價不增高，但美圓對英鎊之價格下趨則以美圓計算之倫敦金價亦隨之而增高。由是美國對金本位貨幣之價格有下趨之勢。在未得到詳細消息之前，吾人可說此爲羅氏在國外購金計劃之最重要關鍵。

照前所述吾人得知物價與匯兌率之關係及購買黃金與匯率之關係！由此推進，得知購買黃金與物價之關係。但吾人須注意物價之升降非完全視匯兌率之變動爲轉移，而匯兌率之變遷尙有其他原因存在。故以上之敘述，僅就該三個對象之關係而言，其他一切關聯假定不變。在此假定之下吾人可以說：上述黃金政策，從此有帮助物價調動之可能。但實際上，。

謂其他關聯並非不變。先從匯價之變動而言，美國對外價格暴跌，即為關稅提高之變態，仝時國內物價未相等上升，亦即為向外傾銷之變態。至不得已時，關係各國將採取「報復」步驟，而形成國際貨幣戰或關稅戰。結果，國家經濟主義更展進一步，美國輸出量有減退之勢。如是則然，美國低壓美圓，對外匯之價格未必能極端成功，即能成功亦未必能盡收美圓暴跌之効果。其次，就物價之變動而言，縱使低壓美圓價格成功，各國亦無積極報復步驟。但在世界物價疲綏之下，美圓對外價格之慘跌使美國貨品在世界市場之價格下跌，因而世界物價亦有下跌之趨向。結果，美國出口貨品在國內之價格並不因美圓下跌而上漲。所謂『以較平之貨物換取外國較貴之黃金而致物價上漲』之計劃至是不得不成為幻想。又在各國爭奪市場最劇烈之現在，假使美國國產物品之價格不上漲，美圓對外價格慘跌，將使外國市場競爭貨物之價格下降非至極端不止。如是，美圓下跌亦不能阻止外來貨物之進口，並且不能增加外來貨品在國內之價格。同時，美國購金使國外黃金準備有減退之勢。在金本位國，此項調動，理論上，足以阻礙通貨總額及物價平準之伸張。若是，羅氏政策一方面欲阻止國外物價下降之影響，而別方面又使國外物價有下降之趨向，其矛盾可想而知。最後，美圓對外價格趨下，足使美國對外貿易因外國進口商之瞻望態度而有停滯之趨勢。如是，則美國出口貨品在本國之價格殆無上升之趨向。

綜上以觀，吾人可得如下之觀察：購買黃金對於物價之影響大部份由於匯價之調動間接而來。因為匯價之調動仝時影響國外經濟之調動，故羅氏購金政策須受以下之評判。

(1)倘若羅氏購金政策為有限制的，其目的僅在避免國外物價下降之影響，及美圓對物價所發生之不利影響，則羅氏此政策仿彿與現時英國匯兌政策相類似，對於其他國家之商業地位並無重大不利影響，亦不致使國外物價趨下及對外貿易因匯兌率劇變而停滯過甚。蓋匯價之下降乃根據國內外物價之調動也。誠如是，羅氏購金政策有採納之理由亦不致完全失敗。

(二)倘若羅氏購金政策猛烈推進，其目的在先壓低美圓以提高國內物價之水平線，則上述之數項阻力必然發現。僅就第一項阻力而言，在此世界經濟不穩定之秋，各國重要國對於世界市場誰不睥睨以視？而對於外貨之侵入誰不嚴陣以待？壓低美圓對外匯兌價格既有侵犯其他國商業之可能，則此政策之不可猛烈推進無可疑議。

上說之觀察，不僅為理論所許可之結論，即證諸晚近經驗亦為顯著之事實。例如英國與瑞典近年匯兌管理政策只能避免一部份國外物價對國內物價之影響，但不能使國內物價充分提高。根據經濟組織而言，在對外貿易佔重要地位之英國及瑞典，其効果如此，在對外貿易額僅佔總貿易額百分之十左右之美國，其將來最大効果，當亦不能逃出上說觀察之外。

吾人結論有如上述，回顧美國當局究以何種步驟為標準？

羅氏屢次宣稱彼之購金政策純為對內政策，但事實上以前美圓之慘跌已有侵犯外國經濟地位之影響。在此經濟萎靡期中，侵犯行動為誤人誤己之舉。故吾人對於美當局以前手段殊不敢表同情而對於以後之變動希望其謹守上說之有限制政策焉。

(註)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Volume 137, P. 3034

日文之康德哲學譯著

余又蓀

吾人每誦一書，必究其版本；每治一學，必搜羅關於斯學之著述，以資探究。是蓋治學之通例。

譯者予曾搜集各種哲學書目，分別門類，評其優劣。參閱之時，頗感便利。惜於日文著述，則付諸闕如。

近擬一考日人治西洋哲學之成績，乃先着手於考察其學者及其著述。各書局及圖書館中，均往採集。然僅此初步工作，亦非短期所能完竣。西周氏者，日本哲學界之先驅者也。彼之名著『致知啓蒙』及『百一新編』，雖已出版；而氏之其他哲學著作，尚多未刊行於世。近始由麻生義輝氏搜集其他遺稿，併「致知啓蒙」及「百一新編」二種，編爲『西周哲學著作集』，將由東京岩波書店出版。西周氏之著述尚未得窺其全豹，則欲言日人治哲學之成績，實難執筆矣。予亦以此非予所注視之問題，遂爾中輟。

唯以所聚集之材料，已屬不少。置諸案頭，不忍廢棄。其中以關於康德哲學之著述，殆已搜羅無遺；而大多書籍，亦已略事涉獵。乃取關於康德哲學之部，略事整理，成爲斯篇。或亦有助於國人之治哲學者云。

*（一）純粹理性批判　天野貞祐譯　岩波書店出版

譯者爲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以Immanua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之第二版爲藍本。參用 Max Muller及 J. M. D. Meiklejon 之譯本。譯者雖依原書第二版譯出，但第二版中刪去第一版中所有之處，譯者有卷末均一一補誌。第二版中增加之部則於文中隨處用括符註出。譯者更於卷中隨時附有註釋。

初譯版於大正十年出版，昭和五年譯者將首部改訂，稱爲純粹理性批判改訂版上卷，於岩波文庫中發行。昭和七年譯者又將改譯本付印，共上下二冊，稱爲改譯版，仍由岩波書店出版。

（二）純粹理性批判　安藤春雄譯

共二冊，爲春秋社出版之春秋文庫之一種。安藤氏譯本，不及天野貞祐之佳。

*（三）判斷力批判　大西克禮譯　岩波書店

大西克禮爲日本近代美學名家，現任東京帝大美學教授。氏之譯本，稱爲佳本。

（四）判斷力批判　坂田德男譯

係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及 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之譯本。並參用 J. H. Bernard 之譯本 Kant's Critique of Judgement. 及 J. Gibelin之譯本Critique du Judge-ment par Immanuel Kaut. 鐵塔書院出版。

坂田氏之譯本不及大西克禮之佳。

*（五）實踐理性批判　波多精一 宮本和吉 譯

係一八八八年康德著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之譯本。大正七年即已出版。由岩波書店發行。稱爲佳本。

（六）實踐理性批判　招永材 高井篤 譯

譯者於卷末附有康德之生涯及性格一文，大正十三年出版。因較波多精一等之譯本晚出，故譯者特於書名上標以『新譯』二字，實不及前者之佳。東京帝國教育會出版部發行。

＊(七)道德哲學　白井成允譯

係一七九七年康德發表之『Metaphysik der sitten』第二部『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Tugendlehre』之譯文。（vorländer 氏所編之哲學文庫版。）大正十五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白井成允爲京城帝國大學教授）

＊(八)道德哲學原論　安倍能成 藤原正 共譯

安倍能成係京城帝國大學教授，藤原正係北海道帝國大學助教授。此書係一七八五年康德所著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之譯文。以Philosophiscke Bibliothek 中康德全集版及 Karl Uorländer版爲藍本，並參閱 "T.K. Abott 之英譯本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Ethics." 譯者作有序說，考述康德作此書之由來，並附註釋。大正八年初版，大正十二年改版。岩波書店發行。

＊(九)哲學序說　桑木嚴翼 天野貞祐 共譯

桑木嚴翼係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之主任教授，爲日本哲學界之前輩。此書係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von Immanual Kant, 之譯文。大正十五年初版，由岩波書店發行。

＊(十)一般歷史考及其他　木村素衛等譯

此係將康德原著五篇，由三人分譯，每篇各作一序說而成此書。

(1)木村素衛譯一七八四年康德所著之『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一文。

(2)田中經太郎譯康德於一七八四年十二月在柏林月刊雜誌發表之『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nfklärung』一文。

(3)木村素衛譯一七八六年康德所著之『Mutmasslicher Anfander Menschengeschite』。

(4)田中經太郎譯一七九四年六月康德於柏林月刊雜誌發表之『Das Ende Aller Dinge』一文。

(5)高坂正顯譯一七九五年康德所著之『Zumewigen Frieden』一文。

此書大正十五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

(十一)可感界與可想界之形式及原理　（感覺界與叡智界之形式及原理）

武田信一譯，昭和四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係一七七〇年康德所著『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之譯文。譯者首冠序說，末附註譯及索引。

＊(十二)論理學　京城帝大助教授田邊重三譯

係 Immanual Kants Logik, (ein Handbuch zu Vorlesungen, hrg. von Gottlob Benjamin Jäsche 1800) 之譯文。參閱 Thomas Kingsmill Abbot 之英譯本『Kant's Introduction to Logic』。譯者作有解題，註釋及索引。昭和四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

＊(十三)宗教哲學　安倍能成譯

係康德原著『Die Religion innerhab der Grenzen der Vernunft』(一八九四之第二版)之譯文。譯者著有本書之由來，註釋，附錄，及索引等。昭和七年初版，岩波書店發行。

＊(十四)自然哲學原理　戶坂潤譯

係一七八六年康德所著『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ssenschaft』之譯文。譯者以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中 Höfer 之校訂版爲原本，並參閱A. Stadler: Kants Theorie der Materie而作解說及序論。

昭和三年初版，岩波書店發行。

＊（十五）法律哲學　恒藤恭，船田享二共譯

此書係康德原著『道德形而上學』（Metaphysik d.r Sitten）之第一部『法律學之形而上學的基本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之譯文。昭和八年秋季始出版，岩波書店發行。

（十六）自康德至黑格爾　佐藤道太郎　岡田隆平　共譯

此書非"A. Seth: From Kant to Hegel"之譯文。乃選康德，費希特，謝林及黑格爾之原文，各譯一篇而成。其譯康德者爲『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一文。（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Band 39b.）（判斷批判第一序說）譯費希特者爲『知識學，或所謂哲學之概念』譯謝林者爲『哲學一般形式之可能性』，譯黑格爾者爲『現象學序說』。

此書係昭和六年出版，鐵岩書院發行。

＊（十七）康德與現代之哲學　桑木嚴翼著

此書係桑木教授將舊著在東京帝大公開講演稿改訂增補而成。解說康德之哲學內容，並論其與現代哲學之關係。至爲精確。有似『E. Caird: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岩波書店發行。

＊（十八）康德雜考　桑木嚴翼著　岩波書店發行

此書係大正三年（一九二四年）日本哲學界紀念康德誕生二百周年，桑木先生之紀念文。並爲康德與現代之哲學一書之補遺。共計論文十一篇。（1）康德之自然觀，（2）康德之物自體論，（3）康德之政治哲學，（4）康德哲學之問題，（5）康德與現代，（6）『康德與現代哲學』之補遺，（7）康德之天材論，（8）康德與科學，（9）康德之道德教育論，（10）人生哲學之康德，（11）康德之性格與其學說之關係。

（十九）五大哲學者　桑木嚴翼著

此書係笛卡爾，斯賓洛莎，康德，費希特，尼采五家哲學之概說。大正三年出版。

＊（二十）康德之目的論　田邊元著

此書爲日本康德誕生二百周年紀念之重要文獻。岩波書店出版。

＊（二一）康德判斷力批判之研究　大西克禮著

大西氏爲日本美學名家，此書與其『現代美學之問題』一書，均係名著。此書不僅叙述，並對康德之美學有所批評。昭和六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

（二二）判斷力批判之研究　川村豐郎著

＊（二三）康德之實踐哲學　安倍能成著

此書爲康德誕生二百周年紀念文。岩波書店出版。

（二四）實踐理性批判　高井篤譯述（內容不佳）

（二五）康德之道德哲學　松永材著（同上）

（二六）康德與現代哲學　川合貞一著（同上）

＊（二七）康德哲學之概念　山口論助著

昭和六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

（二八）知識之問題（康德認識論之解釋）村岡省吾郎著，岩波書店發行。

（二九）哲學大系康德之哲學　松永材著

（三〇）康德之研究　大關增次郎著

（三一）康德之哲學　西山康平著

（三二）康德之宗教論　佐野勝也著

係集論文九篇而成。著者係九州大帝教授。昭和五年出版，理想社發

行。

（三三）康德之和平論　朝永三十郎著

係論文三篇：（1）康德之和平論，（2）康德與政治，（3）思想問題與哲學之精神。改造社發行。

＊（三四）康德之法律哲學　細川亨二著

係主要論文四篇集成：（1）道德形而上學，（2）法律論之緒論，（3）私法，（4）公法。著者係東京日本大學教授。清水書店及日本大學發行。

（三五）康德之數學論　兒玉達童著

係集『康德之數學論』，『康德之知識界限論』等六篇論文而成。大正十三年出版，甲子社書房發行。

（三六）康德與現代哲學之課程　古在由重譯

係Bruno: Bauch "Immanuel Kant und die philosophische Anlgabe de Gegenwart"之譯文。康德誕生二百周年紀念文獻之一。岩波書店發行。

（三七）現代文化的哲人之康德　大江清一譯

此書係 Heinrich Richert: Kant als Philosoph der Modernen Kultur, Ein geschi-cht philosophischer Versach. (1924)之譯文。理想社發行。

（三八）康德之無上命法　石塚鍊慧譯

此書係 Ariur Buchenan: Kants Lehre vom Kategorischen Imperativ 之第一部之譯文。(Wissen und Forschen 叢書第一卷)大正十一年出版，大村書店發行。

（三九）康德之物自體說　淡野安太郎譯

係 Wilhelm Windelband: über die verschiedeuen Phasen der Kantischen Lehre vom Ding-an-Sich (1877)之譯文。岩波書店發行。

＊（四〇）康德與馬爾堡格學派　伊藤吉之助譯

此書係 Paul Natorp: Kant und Marberger Schule 之譯文。岩波書店發行。譯者為東京帝大教授。

（四一）大思想家　大橋勉譯

此書係 Ernst von Aster 所編纂之 Grosse Danker, 2 Bde., 1912; 2. A. 1923之譯文。內共四大哲學家：1. Kant, (By Paul Menger.) 2. Fichte, (By Fritz Medicus) 3. Hegel, (By Hugo Falkenheim) 4. Schelling (By Otto Braun) 昭和四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

（四二）康德與歌德　谷川徹三譯

此書係 Georg Simmel: Kant und Goethe, 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Weltanschaung 3 anfl 之譯本。昭和三年出版，岩波書店發行。

（四三）康德與佛塞爾　齋藤晌譯

此書係 Walter Ehrlich: Kant und Husserl (Kritik Der Transzendentalen und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Methode) 之譯本。昭和三年出版，內田老鶴圃發行。

（四四）康德與近代之數字　下村寅太郎譯著

（四五）七大哲人　安倍能成著

（四六）『哲學者何』與『康德』　河東涓譯著

以上三種為岩波書店出版『岩波文庫』中之三種。

（四七）費希特之無神論論爭與康德　眞下信一譯著。此書為岩波書店出版：『哲學論叢』之一種。

上列各書，註有『＊』符號者，係較佳之書。大抵岩波書店發行之書，均有相當價值；因該書店之編輯，多為日本現代之學者。康德之主要著作，日文均已有譯本。至康德之其他著作：如（一）視靈者之夢，（二）王立學院懸賞論文批判，（三）教育學，（四）關於優美與壯美之感情的研究，（五）目的論的原理的使用，（六）神的存在之唯一可能的論證，等文亦已有人著手迻譯，現已登出廣告，大約不久即可出版云。

西康建省記（二）

傅嵩炑著

恩達塘 有人戶原設外委宣統三年裁撤二十里至

拉貢山 二十里至

牛糞溝 察木多屬過大雪山六十里至

泥合塘 有人戶二十里至

瓦合寨 類伍齊屬有人戶四十里至

麻利 有人戶過山四十里至

嘉裕橋 有人戶上下山三十里至

鼻奔山根 有林木四十里至

洛隆宗 洛隆宗屬過山六十里至

鐵凹塘 有人戶十五里至

曲齒 有喇嘛寺四十里至

碩搬多 有居民百餘戶原設千總外委宣統三年裁撤平行四十里至

忠義溝 四十里至

巴里郎 有人戶過大山五十里至

索馬郎 四十里至

拉子 又名拉孜又名納子有人戶四十里至

邊壩 即達隆宗有人戶五十里至

丹達 此處有察木多屬地有人戶十五里至

魯貢拉 即丹達山頂

按察木多至丹達山頂，計九百里，有作十一二站，有作八九站者，由此至前藏拉薩，尙有一千三百餘里。

西康折多山頂由道塢德格至察木多地名路程

折多山 由山頂起七十里至

長壩春 有居民十餘戶五十里至

中谷 又名仲惡一作縱鄂番人謂村爲仲謂頭爲惡猶言村頭也縱鄂亦此意有居民五十里至

八美 有居民距泰甯十五里產沙金五十里至

結色中 有居民五十里至

松林口 有官寨一座五十里至

札巴　又名夾壩四十里至

道塢　有居民二百餘戶新設道塢委員四十里至

按折多山頂至此三百六十里。

將軍橋　有居民六七戶此處分路至瞻對官寨計兩站由將軍橋六十里至

仁達溝　有人戶六十里至

雀絨　有人戶四十里至

章谷　即鑪霍屯改爲章谷委員五十里至

按道塢至章谷二百里。

當科　有人戶五十里至

倬倭　有居民三十餘戶六十里至

普玉龍　有人戶四十里至

甘孜　有居民百餘戶新設甘孜委員駐此四十里至

按章谷至此計二百里。

白利　有居民二十五里至

林葱　有居民二十五里至

絨壩擦　有居民四五十戶六十里至

浪多　有林木無人戶五十里至

玉龍　有人頭寨六十里至

墨卡　無人戶六十里至

山根子　又名乾海子無人戶過灑拉雪山八十里至

雜瞻統　有居民喇嘛寺五十里至

擴絡梁　又名窩羅洞此處分路赴登科府有居民十餘戶四十里至

大馬洞　有居民三十里至

德格　即更慶新設德化州駐此三十里至

按甘孜至此四百八十里。

雙埡　有官寨居民四十里至

岡拖　在金沙江河西岸有居民五十里至

艾壩　又名矮有居民五十里至

絨松　有居民四十里至

花坭　有居民四十里至

仰大　三十里至

打紫　有居民三十里至

卡工　有居民二戶官寨一座新設同普縣距此不遠五十里至

納奪　無居民七十里至

覺　雅　無居民五十里至

白　里　無居民察木多屬四十里至

拖　巴　有喇嘛寺三十里至

額拖卡　無人戶四十里至

熱　埡　有人戶過熱埡雪山四十里至

麻柳坪　有人戶四十里至

察木多

按德格至察木多六百七十里。

按折多山由廿孜德格至察木多，計一千九百一十里。

西康由南至北地名路程

碧油工　康滇交界之處一百二十里至

鹽井縣　新設鹽井縣有居民四十里至

覺　隴　有木林人戶過雪山一百里至

宗　巖　有人戶八十里至

甲乙頂　有人戶過大雪山六十里至

莽　嶺　又名巴木塘有人戶五十里至

空子頂　有人戶四十里至

公　拉　有人戶四十里至

竹巴隴　渡金沙江有人戶五十里至

牛古渡　有人戶四十里至

巴　塘　巴安府有人戶四十里至

按碧油工至巴塘，六百二十里。

黨　村　有人戶四十里至

札　拉　有喇嘛寺五十里至

邦　喜　又名茂場喜有人戶五十里至

龍將喜　六十里至

札　馬　有官寨係白玉委員張敏新建五十里至

德　萊　此處分路過三巖雖松只二站由此五十里至

蓋　玉　有人戶官寨一百里至

測溪喜　四十里至

絨　學　四十里至

白　玉　白玉州在此自此過雪山名海子山夏日大雪六十里至

按巴塘至白玉，五百二十里。

貢當喜　無人戶三十里至

嘴拖寺有寺院四十里至

河坡又名合坡有人戶六十里至

按此處分路七十里至惹加，有人戶六十里至瞻科，有人戶一百二十里至襪色科，無人戶八十里至絨壩擦有人戶九十里至甘孜。

冷學有人戶六十里至

杜學有人戶六十里至

岡沱有人戶四十里至

甕埡有人戶有大官寨三十里至

德格即更慶新設德化州駐此三十里至

按白玉至德格，三百八十里。

大馬洞有人戶四十里至

饋絡堞有人戶七十里至

色拉無人戶七十里至

靈葱有上司官寨人戶八十里至

郎吉嶺有喇嘛寺六十里至

登科新設登科府駐此有人戶過恩科山八十里至

按德格至登科，三百五十里。

新店子無人戶由隴絨壩翻山前進宣統三年邊務大臣修有官房八十里至

菊母有喇嘛寺有官房五十里至

石渠又名色計即雜渠卡有喇嘛寺新設石渠縣駐此

按登科至石渠，二百一十里。

按由石渠經俄落至甘肅界二十二站，計二千里，已查有程站，今忘之。又由石渠赴西寧辦事大臣處，亦二十七八站。

附成都至打箭鑪程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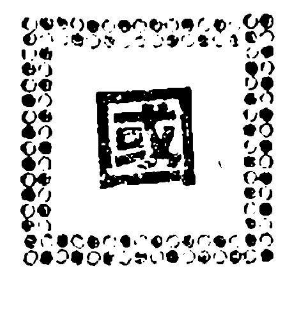
成都四十里雙流六十里新津四十里斜江河六十里邛州五十里大塘舖五十里百丈
驛五十里名山縣四十里雅州五十里觀音堡六十里滎經縣六十里黃泥舖四十五里大
相嶺十五里清溪縣由縣出南門走建昌出西門走西康二十五里富莊四十五里泥頭三十里林口二十里飛
越嶺十五里化林坪三十五里冷磧四十五里鑪定橋四十里大烹壩三十五里瓦斯溝四十里
柳楊三十五里打箭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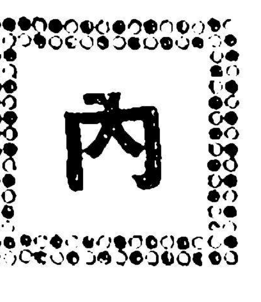
按成都至打箭鑪九百六十里，由打箭鑪巴塘至丹達山三千三百五十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三年一月五日起至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止

（硯農）





對閩戰事進展迅速

對閩戰事，於過去之一週間，中央以敏速之行動，迫近福州，蔡廷鍇有背城借一之勢，或將不免一場苦戰歟？

福州已陷包圍之中

五日古田延平間正式開火，戰極激烈。閩軍力薄將南屏以南之二旅撤退，守古田城內。延平自上午九時開始以步砲兵圍攻，空軍亦協同作戰，迄下午三時，城外各要點均為中央軍占領。閩方在福州城新南台築竣防禦工程。六日晨中央軍繼續猛烈進攻古田延平，至正午完全佔領延平城。一部份進至雪峯，直迫福州。古田水口已在包圍中。七日下午七時，中央軍第九師克復水口，閩軍全部解決，獲輜重甚多，福州震動。閩軍總部已遷移至某地。古田方面自水口失後，已斷絕回福州之歸路。七日晚經中央軍全線乘夜猛攻，已進至城下，城墻被砲燬，中央軍四面包圍，城內閩軍衝圍不得，空軍正協剿中。某軍事當局已由浦城移駐建寧，指揮一切。並限一週內收復全閩，在四中全會開幕前，全部結束。八日古田水口間激戰仍烈。古田縣城附近大化砒山一帶，悉為中央軍佔領。杭州十日電，官方消息，古田確已克復。中央軍距福州僅五十里，旦夕可下。陳銘樞將光鼐等已離福州赴漳州，閩省府即將由浦城遷回福州。委員孫希文前日過浙邁往。杜起雲由廈門電省云，到閩戡亂，業已督率部屬會同海軍廈門要港司令，於九日晚十時收復廈門。

天外有天

（上海新聞報）

十日拂曉收復廈門

廈門十日電，海部派魚雷游擊隊司令王壽廷率逸仙中山等艦及陸戰隊，十日拂曉進抵廈門。協同該處要港 司令林國賡及駐廈之艦隊陸戰隊，將在廈閩軍悉數解決，各機關及全市今晨懸掛青白旗，廈島秩序完全恢復。全市政府機關頃均回海軍手中。要港司令部並發出佈告云，「奉中央海軍部電令，限儘十日收復廈門，全市一律懸掛青天白日旗等因。現十

九路軍已完全離厦，所有地方治安，由本部負責維持。至於旅厦外僑，一律切實保護。「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日。」黃強九日夜離厦，赴鼓浪嶼，十日晨入漳。林鴻飛九日晚避鼓浪嶼。林國賡除委王宗世代公安局長，於九日夜接收公安局外，十日派劉光謙接收市府。楊廷樞接收思明縣府。公安局秘書某及林鴻飛之弟鴻義等十餘人被捕。又中央軍事特派員杜起雲十日自港抵厦，設處辦公。下午三時招待記者，報告奉令入閩討逆經過。思明縣黨務整理委會，及各區黨部區分部十日同時成立。駐厦門禾山之十九路軍黃營九日夜由謝鏡波收編。謝由軍事特派員杜起雲委爲福建第一獨立旅長，駐厦憲兵一部被海軍繳械，海軍警備司令部恢復。

福州不免發生大戰

香港十日電，蔣光鼐蔡廷鍇電陳濟棠，請派軍援防閩南，陳考慮後，已允所請，擬調獨立第一師及第五師開入閩南，東江由第三軍推進，又福州十日電，中央軍先頭部隊，現距福州僅八英里，蔡廷鍇當率部萬人駐守。並發表布告，嚴厲禁止文武官吏去職，違者重罰。古田仍在閩方手中，有十九路軍六千人駐守。又厦門十一日電，海軍十一日收復金門，各區黨分部臨時聯合辦事處，十一日午成立。致電慰勞前敵將士，並請中委戴愧生返厦指導。又議決檢舉叛逆份子，江甯昇安兩艦，十一日護送陸戰隊一營抵厦。現在厦計有六艦佈防。又厦對漳屬陸上防範甚嚴，凡往來漳厦者，均嚴加檢查，市府縣府定十二日由劉光謙派員接收。劉候中央復電任命後再就市長及縣長職。閩南逆軍四支隊八日赴雲霄，將指揮沈東海進攻漳浦，漳屬無駐軍，各縣土匪蜂起。十九路軍留漳州之一團及軍官學校學生八百餘人，集中漳城，備必要時撤往龍巖。另訊，漳州尙有砲兵張營一營，又新自莆田調來之砲兵營一營，共有步兵一團約八百人，砲兵兩營，尙擬固守，至不支時始退龍巖。十一日起新聞郵電報紙由軍事特派員署政治部派員檢查。

對日關係頗爲可慮

閩中戰事，對日關係頗爲可慮，據厦門十日電，中央海軍當日佔領厦門時，日人自感不安，有日籍台灣人約一萬名，散居市中。日魚雷艇一艘於當日進口，另有日巡洋艦一艘，則泊於港外。日方宣稱如日籍台人受有任何不利時，日海軍即將干涉。又南京十一日電，外交界息，日使有吉頃有正式照會致我外交當局，答復我方要求撤退在閩日僑事。聞照會內稱，根據條約上權利，日本僑民不能撤退，所有生命及財產，應請中政府切實保障其安全。

汪精衛講救國方針

京電，八日晨中央紀念週，汪兆銘主席，並作報告。略謂：自九一八以來，國難日亟，人人均以救國爲職志，中央亦設法解除一切糾紛，力求團結，共赴國難。除清勦共匪，不能不用兵力外，無處不切實避免內戰。因共匪危害國家，吾人惟有勦滅之。今陳逆竟與共匪一樣，作禍國叛黨之舉，中央亦惟有以勦共之精神消滅之。但有少數人主張不用武力，以和平方法解決閩事。本來避免戰禍，是中央之主旨。不過陳逆等毀國叛黨，並推翻總理四十年來之革命主張，若與之和平解決，無異與虎謀皮。結果必至禍根潛伏，名爲和平解決，實反足以助長叛逆。時至今日，吾人應樹立一共同主張與認識，應以團結救國，支配心靈。十九路軍於北伐勦匪抗日諸役，戰績頗著。今受陳逆等一二人之愚弄，聯共降共，此種以將帥主張爲轉移及以私人系統爲觀念之軍隊，自非消除不可。軍人此種觀念，亦非打破不可。歐洲各國當國家危殆時，無不以黨專政，以黨訓政，以救一時之窮。義俄德無不如此，吾人不可對以黨訓政，以黨專政稍加懷疑。國難以來，本人即謂「勵行黨治，培植民權」八字爲救亡之策。因以黨訓政，促進憲政，爲總理已定之方針，吾人殊無討論之餘地，惟有力行而已。以前非訓政無功，乃未消除訓政之障礙，未將以私人系統爲觀念之軍隊打破。陳逆等此次利用十九路軍，即其例也。吾人目前應先積極訓練軍隊，使軍人明責任，知紀律。此外治標方面，須扶助軍隊，使其迅速完成討逆工作。治本方面，仍應增加人民生計之扶助，經濟之建設。使人民力量增大，以私人系統爲觀念之軍隊也難橫行，然後軍政方能完成。吾國現在猶如病人受壓迫，欲求政治，必先仔細看顧，先使病人有力量，然後對病下藥。豈能隨便開方，隨便開醫師委員會，甚至連想謀害病人的人也參加在內討論，於此病人安得不死。一年之計在於春，吾人應將過去之悲痛切記在心，鼓勵我等勇氣，抖擻我等精神，勵行訓政，除一切障礙方不

能因微細的波動而頹喪，應向救國之大路前進云云。

孫科返京談胡主張

香港電，孫科五日在漁廬，與各委洽商結果，先攜胡八項主張，交中常會討論，由中常會提四全會。聞八項整個歸納為「軍聽政，政聽黨」六字。孫希望閩自動取消新組織，一切交四全會解決，推鄒魯與閩負責接洽。孫科五日夜車抵港，羅雪甫宴於南唐。席間與羅文幹談時局，即夜乘加蘭總統輪返滬。羅俟六日晤張學良後入省。上海電，孫科八日晨八時半到滬。梁寒操，劉維熾等滋迎。其夫人及傅秉常同來。孫在寓接見報界，略謂：在港晤胡漢民，胡之意見如報載，交換意見結果，本人擬將其八項主張提出中常會討論。八項中之重要者，為㈠軍人不干政，軍權歸政府。㈡解放民權，保障言論自由。㈢規定中央地方職權。㈣財政公開，實行預算制度，此四者如能接受，胡可來京，今尚無來意，對人問題已不談。本人在粵未暇與各政委詳談，僅與陳濟棠等見面，彼方意見與胡之主張相同，將來如何接受胡氏主張之方式則未談到。西南對閩，原主由閩自動打消其組織，然後政治解決。今彼組織既未打銷，中央征討，當然不成問題，云云。孫九日夜車赴京。十日晨偕梁寒操，劉維熾，傅秉常，馬超俊，傅汝霖等抵京，旋即赴中央黨部出席中政會議。孫談：本人此次以海上旅行之便，在港粵會晤胡展堂，蕭佛成，陳伯南。雖未負中央付託之任何使命，然在私人會晤時，對解決時局之主要方針，均有所談及。其足令吾人欣慰者，為西南中委對中央諒解之程度，已因張溥泉等南下，而益加增。蓋均以國家民族危亡之不可不亟事挽救也！胡展堂八項主張，擬即向中常會提出討論，至此項主張，完全係對事而非對人。況所列舉各點又皆中央所正努力施行或早經昭示者；至胡雖暫無來京之意，然粵省另組第三政府之說，則絕無其事。四中全會決不再展期。西南中委來京出席之多少，雖未決定，但相信各人感於國事之重要，除事實上不能離開者外，必皆一致來京出席云。

張學良倦游歸來

過香港時訪胡漢民

香港電，張學良・陳策・簡又文六日午十二時三刻乘干德華地輪抵港，簡係奉孫命，赴星加坡迎候。張談，此次出國，純係遊歷性質，考察空軍事業，覺得中國人與外國人腦汁與體質相同，但愛國之心則遠不如之。外國人都以國家為前提，中國人多不肯犧牲，祇自顧金錢地位。今後救國責任，固望民衆一致，更望青年努力。本人歸國，非奉中央召，無非思鄉念切，將卜居滬上。陳談：世界戰爭決無實現希望，將來世界大戰，空軍實居最要地位，航空母艦為不可少之建設。張登岸往訪胡漢民，下午四時偕馮庸及東北軍各將領乘原輪北上。



張學良夫婦及其女公子，攝於羅馬旅邸。

抵滬時之迎接盛況

上海電，張學良八日下午四時乘輪到滬。吳鐵城偕蔣代表蔣伯誠，宋子文代表黃純道及魏益三，朱光沐，杜月笙等乘專輪往迎。水陸保護嚴密。汪，閻，韓各方代表均在碼頭歡迎，李石曾，李杜及東北文武舊屬共到二百餘人。張偕馮庸下船，乘吳鐵城往迎專輪在法租界太古碼頭登岸，與歡迎人員寒暄道謝後，即乘汽車赴莫利愛路二號寓所。由義同來者僅秘書沈祖同等二人，及政府新聘義飛行技師四人。往歐迎迓之舊屬均同輪回滬。張較出國時豐腴，精神亦較愉快。一時寓中賓朋滿座，宋子文，陳調元先後來訪。張旋接見報界談：歸國係應蔣電召，外傳將任要職，非確。何事見召，尚不得知，短期內將見蔣，並赴平一行。至重返華北主持軍政，實不可能。倘中央有所任命，當盡個人之力以赴之。在歐研究航空，頗感興趣，旅外八個月之感想，一時未能罄述。至於法西斯之能否適於中國，尚須加以研究云。又據路透電訊，同來義飛行家中，有義大利最著名之飛行家波那狄司令在內。預料波氏將充任中國航空教練，並將售代義大利飛機。九日晨九時張接見汪精衛，閻錫山，韓復榘，于學忠，宋哲元，劉鎮華，孫殿英等之代表。米春霖代張接見報界，稱張已電蔣，報告到滬，未得復，張謁蔣行期未定。米並否認外傳張將召舊將領會議說。九日晚吳鐵城在本宅為張洗塵。十日午張在寓宴東北舊屬，與宴者十餘人。午後義使訪張，敘談一小時，旋接見法領事。十日晚赴宋子文宴。蔣有電來，內容未明。張擬四中全會開幕前入京出席。

在滬發表書面談話

上海十一日電，張學良十一日午發表書面談話，略謂出國遊蹤所及，達義瑞德法英丹瑞典，於各國物質文明，利用厚生之建設，感受印象最深，進一層追求，則有不少感覺，（一）各國民衆皆能熱烈擁護其領袖，俾得放手做事。義德於大戰殘破之後，皆能轉否為泰。而為領袖者亦忠誠無私，努力奮鬥，返顧國內爭做領袖者太多，猜忌爭鬥，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國病症。寧受外侮，而不許自己兄弟來統治。全國人若不願為亡國奴，必大澈大悟容許一個領袖，有試驗機會，發展效能。（二）西方學者治學專摯，有磨穿鐵硯精神。而我國則名不符實；大學過多，教師為金錢，學生為文憑，對於國家所供獻者，亦僅搖旗吶喊。（三）西方備戰空氣濃厚，厭惡戰爭到萬分。各國猜忌及備戰之烈亦到萬分。國人應速準備，泯除恩怨，否則惟有亡國。至於本人回國原因，一則倦鳥歸林，二則料理家庭個人私事；三則急於與政府商根本救濟東北難民及失業者之辦法。至於是否作事，則本人係軍人，惟有服從命令。國家如有用我地方，自度力能勝任，決不敢偷閒，不能勝任，則不敢一誤再誤。維持和平，促進和平，乃始終不變之志願。如志不得行，擬再出國調查研究云。

各省匪訊一束

川軍電告克復營山

漢口五日電，川軍克儀隴後，匪主力向東逃竄，王陵基部一日向開江移動。劉湘已調集部隊開前方，增防綏宣。又七日電，田頌堯部孫師長電告，該軍已迫近距巴中百十里之望蒼壩。又李其相電告，已會同十軍克復營山，嘉陵江沿岸漸次肅清。又中央社漢口七日電，范紹增五日電漢云，增部周旅於昨晚夜襲佛樓寺，拂曉即占領最重要之九成鐵頂雷震上寨。激戰約四小時，匪不支向臨江寺移家河土地堂方面潰退，斃匪甚多，奪獲輜重糧食無算。我傷亡二百餘人，現在搜剿中。又重慶九日電，楊森軍攻克佛樓寺後，進駐龍崗，將會合范師進攻巴中。楊本人已到渠縣。

賀龍陷利川旋收復

重慶六日電，賀龍率衆數千，三日攻陷利川。新三旅陣亡團長一員，夔萬軍團在川境嚴密佈防。又漢口六日電，劉湘電告，賀匪一日退出黔江，即竄利川邊境與鄂駐軍激戰，川軍佟團四日赶往雲陽邊境之柏陽堪一帶堵擊，殘匪向西退去。重慶十一日電，鄂軍收復利川，賀匪向汪家營潰逃。川境柏楊場已無匪蹤。楊森將赴營山前方，四五兩路軍正圍攻龍崗，三路軍昨佔領董家樑。

湘軍收復高村匪巢

長沙八日電，贛西萬載宜春銅鼓三縣交界之高村，地勢險峻，孔匪荷寵巢踞已歷數載。湘軍六十二師鍾光仁旅於五日晨向高村攻擊前進，

當將偽獨立團擊潰。即於午後一時占領高村，該處人民均逃避一空。我軍刻正趕築工事碉堡，嚴密警戒。又贛西萍鄉宜春一帶土匪，近均紛紛攜械投誠，西路總部當予照數發洋，以廣招徠。又十日電，贛屬蓮花以東之良芳、唆水及蓮北之洋橋。川東一帶，經彭位仁師劉杜兩旅及陳光中師之一部，自上月二十一日起，次第收復。將匪擊潰，斬獲甚多。又贛西一帶之蕭匪全部，因護送偽代表東渡赴瑞金開會，於四日晨一部竄抵路田。黃陂一帶，企圖由瀝口萬安間渡江。經我陶廣等師先後在黃陂路田等處迎頭痛擊。匪又竄洛湖等處積極強渡，經我軍嚴密阻截。匪部大挫，東渡不遂。仍向路田北潰退，匪傷亡二千餘。

豫匪一部竄入陝西

西安七日電，豫匪王有股二千餘人，軍械充實，竄至陝境商南縣。經四十二師王克敏團與豫軍龐公參協剿，現仍盤據趙川勛樹一帶。分派代表入川，聯合李長有股，又入鄂聯合紀大個股，企圖大舉入川。范石生師刻在白崋關設重防，鄂軍在南化一帶佈防。將及何成濬先後電楊虎城，速派大軍截堵。又劉湘田頌堯連電楊虎城，電飭孫蔚如軍迅速進剿徐向前股。楊已電孫，相機進擊。又九日電，由豫竄入陝鄂企圖入川之王有股匪，與紅槍會匪會合。陝鄂邊界騷擾益烈。陝軍跟蹤截擊，首奪獲漫川關。八日已進駐竹扼關。楊虎城刻電豫鄂各軍夾擊。陝當局頃接轉行營電，令協同川鄂甘三省，嚴厲封鎖匪區，以靖赤氛。

日對傀儡陰謀益亟

華北形勢益感威脅

北平通訊，偽國已定三月一日實行帝制。據消息靈通方面觀察，日人此種舉動，顯將影響華北。日人對察綏方面一帶，亦懷有野心。而企圖造成所謂「滿蒙國」，此項偽國實現，日人將置溥儀於熱河行宮，使之向四外發展。而日人更將根據新議定之所謂「日滿議定書」，而毫不假借的統制東北。又據某方情報：日本近來侵我益急，有所謂華北協會之組織。其目的因鑒於華北地方之經濟的特殊性，爰組華北協會，謀中日通商之圓滑。其中心人物為芳澤謙吉。小幡酉吉。富田勇太郎。阪西利八郎。津田靜枝。高山長幸。酒井隆。高木陸郎。海陸軍外務大藏實業各方面人物，（按東北事變以前日人亦認我東北對日有經濟的特殊性，現日人又認華北之經濟的特殊性，其中意味，大可玩味。再則會員中有強我訂二十一條之小幡，謀我最急之芳澤。阪西，情形更不可忽視。又停戰協定而後，日貨傾銷，華北佔第一位，當此之時，中日通商尚何有不圓滿之處，故目的別有所在，概可推知。）此外又有訂定日偽第二次議定書，時間定今年三月一日。議定書內容為擴大強化日人在東北之政治。軍事。經濟權力。（按日偽第一次議定書之締結，係在奪取偽國之國防權，及維持治安權。故武藤獲邀上賞。而日軍侵我熱河，亦謂基於日偽軍事協定，他日日本軍事準備充足後，無論對何方面，自亦可謂為基於日偽軍事協定，用途之廣大，殊甚驚人也！）至日偽第二次議定書，則於軍事之外，更囊括政治與經濟。即進一步，為吞併東北之張本，以完成其大陸政策。唯因偽國表面上為獨立國家，理論上自不能不分其國防權。外交權以及其他主權。本年三月偽國憲法公佈，事實上條文自不能不有與日本吞滿政策矛盾者。故趙欣伯之在日起草憲法，偽國務總理鄭孝胥之行將赴日，均係為如何構成賣身契約，並消除所謂獨立國與事實上之矛盾。而日偽第二次議定書其所以必與偽國憲法同時告成者，亦正因偽國憲法與議定書互有關聯也。

傀儡積極活動改制

長春八日電通社電，「滿洲政府」最高首腦部，近開重大會議討論之結果，已一致議決實施某項重大「國」策案，而將呈請溥儀裁可。同時並將由溥儀向中外發表此項宣言。又電，關於以本年三月一日「滿州建國」兩週年紀念為期而實施之重大「國」策，近經鄭孝胥任委員長及各部總長任委員之籌備委員會開會審議後，已予決定要綱。而循是進行一切準備。「滿洲國」建國理想與事實，當使之儼然永存，關於重大「國」策之實施，亦當體其所理想之「順天安民」之旨而行之。因而第一．宜始終尊重「滿洲國」建國宣言，而作為遂行政治經濟「國」策之基調。第二．宜不變更現時之「國」旗「國」都及年號。第三．關於隨實施重大「國」策而生之政府組織與其他關係省法令之修改，宜止於最小限度。滿洲各地人民，近競行擁戴溥儀為帝之請願。因之，奉吉黑與興安等省省長，為接

受此項請願文，備極忙碌。溥儀擬向日本聘請德識高超之人物爲師，並任為大臣。刻正向此項適任者敦請中。一俟獲得其同意後，即可於三月初旬行迎師禮。而充任溥儀之師之鄭孝胥，則令專掌國務。又東京九日電稱社電，充任溥儀師傅最有力之候補者，爲林權助男爵。林之健康刻下雖似欠佳，但其見識人格均無可訾，而屬其最適任者，故頗有實現之可能性，又該男爵若果赴「滿」，則式部長官之繼任者，以松平駐英大使之呼聲爲最高。



海新聞報（

蘇俄認爲時局惡化

莫斯科六日電，蘇俄紅軍駐莫斯科軍旅高級長官大會，當代理軍事委員長根馬尼克氏發表一長篇演講之後，通過一決議案，要求政府增厚蘇俄國防能力。委員長宣言之要意，係述明遠東時局之漸漸惡化，故蘇俄紅軍有增加之必要。通過之決議內稱，完全信任政府，並贊成政府所施行之計劃。最後表示，完成蘇俄戰鬥器之工作，必須永久進行。又倫敦八日塔斯社電，倫敦「每日導報」外交記者評論李維諾夫演說時，指出『當李氏發表演說之際，適日本軍隊開始對中部蒙古（指察哈爾言）向西舉行新進攻之時。日本正準備某項舉動，乃一無疑之事。日本軍事預算中主要部份，係用於其已征服之滿洲各省與其毗鄰區域之軍隊與軍事力量之擴充。日本總參謀部刻正注目於西向發展，其目的係在內蒙古及新疆建樹日本勢權。內蒙古已成爲日本囊中物，在實際上彼已全部統治察東半壁，而此即引日本入於新疆之道路也。』云。

盛電告新變結束

中央社南京九日電，此間頃接到新疆主席劉文龍邊防督辦盛世才六日電報告，伊犁屯墾使張培元被狙身死。原電云：（銜略）竊查伊犁屯墾使張培元迭經職等呈奉中央任命爲新疆邊防幫辦兼省府委員暨第八師師長，以資共同努力，用鞏邊局。乃張培元利令智昏，對於新政府命令，始終陽奉陰違，動輒要挾，牽掣劃匪計劃。去年十一月間，竟嗾使所部侵佔烏蘇，無故破壞迪化伊犁塔城之交通。並勾結馬匪，分兵進犯綏塔，企圖推翻政府。職等痛心民瘼，不欲以兵戎相見。遂派省會城防司令邢占清，督署秘書長望世昌，省府秘書魯初，星夜赴伊調解。事苟有濟，不惜委曲求全。乃代表到伊，竟被扣留，而犯塔城，繼啓軍事行動，變本加厲。尙幸人心厭亂，官兵深明大義。所有北至塔城。西至綏屬烏拉烏蘇地方之部隊，完全投誠歸順。伊犁因防務空虛，內部忽起糾紛，各界相率反正。張培元見衆叛親離，無力制止，遂率輕騎三四十人，倉皇逃走。行至距惠遠城四十里之地，即被仇衆擊斃。當由伊犁行政長王之佐維持秩序，軍民服從，安堵如常。茲已派西路警備司令劉斌暫代伊犁警備司令，赴伊任職，用資鎭攝。惟張培元一身兼四要職，深荷國恩，被仇狙殺，咎由自取，幸仗中央威福，軍民歡洽，地方安謐，實爲利賴。現正辦理善後事宜，俾鞏西防，藉紓廑念。除隨時報告外，謹此電呈，伏乞鑒核。新疆省政府主席劉文龍，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叩。

劉桂堂部竄爲流寇

劉桂堂部自竄通州後，復行南竄，直同流寇矣。北平五日訊，劉桂堂大部四日晚陸續過舊州鎭到永淸附近之北叉口及固安之柳泉一帶。沿途搶

掠，當夜宿於固安以南之牛陀鎮。五日曉又向霸縣方面逃竄。于學忠及王以哲皆派隊追剿中，沿北寧線附近已少劉部蹤跡。五日某軍事機關消息，劉部已過霸縣，向大名方面竄去。北平六日訊，劉桂堂部越平津鐵路南竄，因各地駐軍夾擊，已化成小股。據某軍事機關消息，劉部一部由滄州沿運河以西向德州方面竄去。又一部分竄到任邱附近。此外固安以南迄大名以北亦有劉部小股出沒云。八日訊劉桂堂叛部大部竄抵河間，省府除電駐在附近之騎兵師某師截擊外。並派隊在河間一帶夾擊。又平訊，劉桂堂部一部份日前曾竄抵德州附近，經魯軍擊退。現劉部仍分股向冀南大名一帶逃竄中。又豫主席劉峙電平，謂已電豫北駐軍嚴防劉桂堂部。

孫殿英擬分防沃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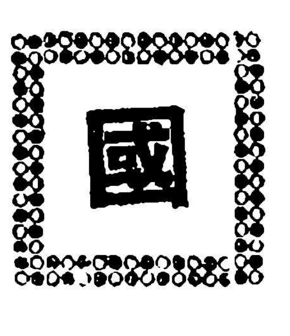
孫殿英軍自奉命暫緩西開後，因給養困難，仍謀轉防，擬分撥隊伍，開往沃野屯墾，惟甯夏方面仍行阻止，仍不免於糾紛也。

孫赴五河臨原檢軍

歸化四日電，孫殿英四日由包頭赴五原臨河，視察所部。臨行談，擬在沃野屯墾，過相當時期再行西進。又平訊，四十一軍駐平辦公處長王寶坪談，該軍奉命赴青西屯墾，迭被阻止，不得已暫在五原臨河及寧邊磴口南之三聖宮等處停止。近因該地嚴寒，官兵多無皮衣，且村落稀少，野居露營，難當奇寒。因是各部官長以兵士衣薄食缺，手裂趾腐，日有傷殘，泣懇孫氏從速分防，以便覓村宿營。孫因確係實情，若不允准，恐軍心難安，擾及地方，抑且有傷人道。故擬仍照前此與閻錫山商定分防沃野計劃（沃野在綏遠西南境北距五原臨河四百餘里，天氣較暖）。即於日內令綏西及甯邊部隊經石嘴子平羅迤東地區，開沃野一帶分駐。稍暖即繼續西進。至孫氏擁護中央，始終如一，志在屯墾，期于必成。此次分駐沃野，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倘再中途被阻，當此天寒地凍，風雪交加，給養柴草，不容採購，無衣無食之饑軍，被困絕境，如再遭意外壓迫，官兵爲個人生命計，萬一發生不幸，實非本軍所願。此種情形，已向何委員長報告云云。

中央電囑暫緩前進

南京九日電，孫殿英部離甯夏二百餘里，中央已去電囑緩前進。馬鴻逵派馬鴻賓約孫殿英在三聖宮見面談判。能否避免衝突，須視結果如何。孫部先頭部隊約有三萬人，馬部駐附近者亦有一萬餘人。又甯夏電，孫殿英率部已由三聖宮發動，擬取道靈武金積西進。又電，駐防陝甘交界天水區中之中央陸軍第一師胡宗南部，聞已奉命準備西開。拱衛蘭州，鞏固西北。北平十一日訊，據孫殿英駐平代表胡捷三談，孫殿英在臨河檢閱部隊。馬鴻賓因天氣嚴寒，交通不便，未到三聖宮。孫氏本人亦未前往。孫意四十一軍西開問題，如甯夏當局不允假道，即將已出發之部隊南撤，繞道前進，以免引起誤會云。





西門返國國聯如何

英外長西門爲斡旋國聯問題，奔走法義等國，現已自義返國，而國聯如何，固尚在未定之天也。

英義談商結果圓滿

羅馬四日路透電，西門與墨索里尼之談話已於今晚終止。雙方對於裁軍討論應儘速結束，凡不能獲衆贊助或迅速實現之一切提案，應悉拋棄一點，完全同意。今晚英大使署會開全會，與宴者有外交團人員，義國英僑各會社之領袖。宴畢發表公報，稱兩政治家經兩次和諧之長談後，以爲僅國際輿論所視爲正當之各點，應注精神於其上。至於國聯改造事，義相復聲明此意，否則當任令消滅。據相又稱，若非列强商得妥協，則太平洋之風雲將擴成不可避免之戰爭云。聞西門對於此行之結果，頗爲滿意云。又電，西門與墨索里尼之談話，當局迄今嚴守秘密，故外間鮮知其內

密○據傳曾討論關於裁軍之種種事件，法國致德之備忘錄亦在並列○西門已定明日返倫敦○法德兩國現皆密切注意羅馬之談判○

西門離義前之宣言

羅馬五日電，今日各報一致刊載英外相西門氏向新聞界發表之言論，外相僅言及大略，並未表露各種結果○各項決案是否已在羅馬會議時決定，刻尚不能確定○西門氏曾信任表示，關於提議之國聯會改組問題，彼不贊成採取過急行動○外相力稱，裁軍問題已經如此紊亂，倘困難迭出○當此時間，何能再談國聯改組問題，以增加此混雜局面○據西門氏之意見，改組國聯建議，必須俟一包括德國的軍備公約訂立之後，再行提出○外相公然承認，以往一切外交上之交換意見，未能產生有效結果○但氏並作有希望之表示，謂各國政客已漸漸明悉，繫劃一免除今日世界危局之方法，實爲當務之急○西門最後力言，無一國家能可堅强的保持其現在之地位，並且設不顧及德國要求，以及法方欲望，則無協定可能○



這日內瓦的牛，吃了十多年草，仍是沒有奶○（柏林報）

法國方面表示滿意

羅馬五日電，西門於啓程回英前，曾與法國駐義大使尚伯蘭會晤，將渠與墨索里尼晤談之經過，告知尚氏○法國人士對英義之談話，尚爲滿意○義相允許將改組國聯計劃，暫行擱置，俟裁軍問題得到結果後再行研究○其調和之精神，深爲可佩○至德國要求重整軍備所引起之問題，亦照法國備忘錄主張之意見，予以解決○即以普通裁軍爲目標，而不談重整軍備也云○

西門歸國報告首相

倫敦六日電，西門今日由羅馬抵倫敦○對客稱，渠與墨索里尼彭考之談話，當可助成歐洲協定云○查西門與義相之談話，大都爲解釋性質，就談話後所發表之文告觀之，義國未有堅持改組國聯爲目前國際政治中最重要問題之意○義國或可繼續積極參加日內瓦之會議○尤可無疑者，義相與西門皆以爲裁軍乃今日超過一切之最緊要問題云○又倫敦八日電，西門進見首相麥克唐納，報告巴黎·羅馬談話之結果○內閣討論裁軍問題之小組會議，將於星期三·四開會，先由西門報告其在法義兩國會晤之經過，然後決定應付與西門之訓令○在此以前，西門對於歐陸旅行之結果，不願作任何表示云○

英閣討論裁軍問題

倫敦十日電，內閣討論裁軍問題之小組委員會，下午開會，約二小時之久○由首相麥克唐納主席，樞密大臣包爾溫·自治領大臣湯姆士·及外相西門均在座○當將法國致德國之備忘錄提出討論，或認法國爲努力調和，頗爲稱贊○繼由西門陳述渠在巴黎羅馬遊歷之經過，將墨索里尼對渠口頭表示之建議，向閣僚說明○據外交界人士所見，此項建議，乃主要關係國所難於承認者○小組委員會最後宣讀英國駐德大使裴浦士最近之報告，德國對法國備忘錄予以答覆○其覆文內容，係就若干點提出問題，請法國精確答覆○傳聞德國此項覆文日內即將發出，此說可信○則西門將暫留倫敦，以便研究德國之覆文○至日內瓦國聯行政院事務，則由新任樞密大臣艾頓前往暫代云○

印日通商成立妥協

印日會議，已告結束○德里五日新聯電，確認日印會商成立之日印正式會議，本日正午在商部會議室開會○除刻在旅行中之弗先氏外，雙方代

表全體出席。入席後，首由波亞長官簡單陳述開會辭；次由澤田代表起立，報告迄今雙方協議之經過並其結果以及將經承認之事項。約二十分始完畢，波亞長官再起立，對之表示同意於是召開起草委員會，雙方遂交互握手，宣告會議終了。

新約草案八項大綱

德里五日新聯電，本日之日印正式會議，乃係正式確認辛姆拉會商以來之一切協議事項，並任命起草委員會。由六日起，即入於起草日印新通商條約草案之步趨。新條約草案之內容如下，「第一項，最惠國待遇條項。第二項，對於一般關稅率之改正應行協議條項。（將來印度政府因提高關稅，致通商上發生障礙時，日本政府得以提出抗議，本條項即規定關於此點之辦法。）第三項，匯兌變動之諸條項。第四項，關於棉布關稅率之條項。第五項，關於棉布額定之條項，（包含棉布輸出統制上之細目。）第六項，關於緬甸分離問題，（印度新憲法成立，雖緬甸分離，但新通商條約仍繼續，即效力亦能普及緬甸。）第七項關於由八日起實施之棉布棉花之新條項。第八項，關於新條約有效期間之條項，（迄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止有效。）如上述關於雜貨事項，無特別於以規定，但代表團之見解，認上述八項為充分。又關於第七項，係由下列三條項而成：㈠日本紡織聯合會撤廢不買印棉之議。㈡印度政府減低棉布關稅百分之五十，及對於平織生地棉布，減少五安那四分之一。㈢開始實施棉布輸出之規定制度。對於此條項，在新條約非正式簽字以前，由本月八日起實施。決定以議事錄之形式宣言。

議事錄之內容大綱

東京七日電，日印新通商協定之議事錄內容大綱，業於昨日午後十時三十分經外務省正式發表如下：「澤田代表與波亞代表之見解一致，有下列諒解，對此亦確信為印度代表所贊同，㈠關於最惠國待遇關稅，日本與印度相互容許為最惠國待遇。㈡關於關稅變更而行之商議，日印為保護各自國之利益，無論任何一方，因變更關稅而使他方受惡影響時，為謀調整貿易，而另行商議。㈢矯正匯兌變動影響之措置。印度政府對於日本物品之特別關稅率，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之輸入應比之匯兌市價有變動時；得以考慮當時之市價，而予以變更。㈣對於輸入印度之日本棉布之關稅，印度政府課日本棉布之關稅，不得超過下列之率：平織生地從價百分之五十，或每磅五安那四分之一，其他之棉布則從價百分之五十。㈤A.輸入印度之日本棉布數量，限基於輸入日本之印度棉花數量所決定之規定量以內。B.生地棉布規定量及其變更，輸入印度之日本棉布規定量，定為三二五〇〇萬碼。對此應輸入日本之印度棉花為百萬包。㈥A.新協定實施後，無論緬甸分離與否，雙方均同意新條約於其全期間中有效。B.新條約由日本及英國兩代表在倫敦簽字，俟批准交換後，即行實施，並已諒解迄至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有效。又會商時波亞代表有下列答辭：「閣下所陳述之內容，印度代表完全同意，得通告閣下，為余所最欣幸！」澤田代表陳稱：「余欣快波亞閣下贊同余之聲明，故余茲提議基於兩代表團之一致點，而着手於新協定案文之起草。」又印度政府關於雜貨之聲明，要領如下：「印度政府無禁止輸入日本品之意，且為消費者之利益，對於並非與國內產物競爭之輸入品，亦無意予以阻礙。對於雜貨，當賦課新從量稅時，印度政府希望公正之競爭。稅率限於為保護產業認為必要之程度，該項關稅不過為保護國內產業而已。然若日本政府對於印度之措置，或有誤解，而對於從量稅有所申請時，印度有予以適當考慮之用意」云。

會後發表之聲明書

德里五日電，確定日印會商事實上大團圓之本日午後正式會議散會後，發表聲明書如下，「澤田節藏公使陳述，對於影響日印兩國通商關係之一切重要懸案，謂日印兩國代表團間之意見，已趨一致。該懸案包含下列諸項，第一．對於日印兩國之商品，予以最惠國待遇。第二．輸入印度之日本棉製品適用之最高關稅。第三．該棉製品適用之規定量及其與日本購買原棉之關係。第四．為應付將來匯兌變動之影響所取之方策。第五．對於認為有害日印兩國通商利益之關稅變動，為相互討論所採用之方法等。印代表波亞對於上述澤田之聲明，表明同意。澤田繼稱，據現接到本國政府之情報，稱日本紡織聯合會正月四日在大阪開委員會，業已決定由正月八日起，撤回不買印度原棉之決議云。次波亞聲稱，由撤回上述決

議之日起，印度對於日本棉製品之關稅，即予以削減。至業經協定之關稅率，並確言此後關於此種商品之輸入，自當遵從兩代表團所規定之條件云。於是兩代表團遂決定入於協定之起草，並希望一兩日內發表詳細之聲明書」。

會議結果日本收穫

德里五日電，日印會商關於最惠國條約之締結，棉布關稅之删減，以及棉布輸出差額之決定等，除剩餘條文起草之手續外，本日已圓滿終結。正式會議共開十六次，其間開委員會五次，歷時三個半月之久。僅此可見該會議之重要性。同時亦有種種之困難。對於日本實開統制對外輸出之通商政策新例，此點乃此次會商之重要性。若由國際關係觀之，日本甫退出國聯，當列國疑惑日本為抱國際的非協調主義之時，倘此次之會商，不成功而散，將使彼等之此種觀念，更加堅固，且將使彼等認為日本在遠東必有形成政治及經濟團結之野心。其結果列國之對日政策，將惹起非常變化。彼時日本將陷於苦境。故代表團對於此點，煞費苦心，看清大局，考慮將來並忍耐現在之苦痛，遂於以最大限度之讓步，以臨此次之會議。惟由棉業自身言之，將百分之七五之禁止的關稅，減低至百分之五〇之事，不能不謂為甚大之收穫。又如會議開會前，因百分之七五之關稅，漸次趨向於減少之棉布輸出，因協定之成立，而阻止此種減少之趨向，卒決定最高輸出數量為四億碼之事。雖尚不滿足，但當較會議前為佳。總之以非常之努力，並耗去莫大之費用，在此次之會商，所獲之效果如此云。

駐美俄使到任遞國書

俄使談論戰爭危機

紐約七日合衆電，新任駐美俄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偕駐俄美大使布列特於本日抵此，立時乘車赴華盛頓。特氏於登車赴華盛頓前談稱，「余之首先工作，將為維持世界和平。」特氏與新聞記者談話時，承認「歐洲有戰爭之危險。」但彼不允作詳細談話。對於日俄兩國關係各問題，皆避不作答。但謂以實在情形而言，世界歷史將變為太平洋歷史。吾人現正進入此歷史，特大西洋時代尚未終結耳！大西洋與太平洋中有重大事件，正在發展中。美俄兩國對於兩大洋沿岸與圍繞兩大洋各海一切事件，均所關心云。美國駐俄大使布列特宣言，定於二月一日左右返莫斯科任職。

遞書儀式簡單莊重

華盛頓八日電，第一任蘇俄駐美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本日赴白宮呈遞國書。此舉之迅捷，在外交界實創一新例。氏僅於昨日由俄抵美，今晨在白宮呈遞國書，其行禮時間雖短，但頗莊重。禮畢後，曾與羅斯福作簡單談話。

美俄兩國關係日密

華盛頓九日電，美國務院現已同意廢除一切防礙蘇聯公民進入美境之限制。駐華盛頓之蘇聯代辦正進行建立通商代表團之談判，及其他問題之解決。上議院議員波拉語塔斯社記者云，蘇聯與美國關係之建立，為一九三三年國際政策最重要事件，此事將促成裁軍，和平，與貿易。彼相信蘇美邦交將繼續在互相友誼及完全了解之基礎上，向前發展云。

巴黎騙案引起閣潮

騙案牽涉議員甚多

巴黎五日路透電，為成立巴育納市典當而發行四百萬鎊不正當債券之大騙案，業已引起政治上之反響。蕭丹今日與現任商業部長達利本，討論此事，達半小時之久。查債券發行時，達氏為商工部長。曾致函保險總委員會主席，表示債券不難推銷之意。達氏且曾修函，致巴育納地方債券局長蒂西爾，預算債券之前途，蒂氏刻已被逮。警界刻正積極緝捕該典當倒閉時即行逃匿之司庫者史達文斯基之踪跡。史氏雖曾進行大規模之活動，但警察搜查其巴黎辦事室時，僅搜出十四個佛郎。國會方面人員以為他日國會過問此事，則蕭丹內閣頗有傾覆之可能，蓋現內閣閣員數人，曾於此項債券發行時任閣員。查此次巴育納公債事，為巴拿馬事件後半世紀以來之最大政治金融上駭人聽聞之案，因此案所牽涉之款數，達六百萬鎊，輿論界已一致動員，對此事加以抨擊。

市長被拘　騙犯自殺

巴黎七日電，巴育納公債事，已引起全法人士之公憤。恐將影響現內閣至鉅，公債事有關之國會議員巴育納市長加拉特，刻已被捕。現因於巴黎市政府監獄內，將以竊盜僞造非法利用公家文件及基金欺詐及接受贓物等罪被控。加拉特宣稱，余亦一如他人，被欺騙所害云。總理官邸今日否認蕭丹要求殖民部長達利米哀辭職之說。八日電，內閣舉行會議，討論史達維斯基鉅騙案。內閣一致承認殖民部長達利米哀之處分巴育納公債事，並無不誠之意識。如此內閣之傾覆，可望避免。達氏以沉冤既雪，乃即辭職。又九日電，達利米哀因史達維斯基騙案提出辭職後，內閣將改組如下：勞工部長拉璧勒調任殖民部長。商船部長弗洛特調任勞工部長。內務次長裴德朗調任商船部長。其餘閣員無變動云。又電，鉅騙史達維斯基之蹤跡，已被警察覓獲。史某隱居一別墅中，名爲舊屋。警察欲往檢査，向屋主人索匙不得，乃踰牆破窗而入。其中僅有一室，有人居住。時爲午後三時五十分，突聞室內槍聲一發，急破戶而入，則覩史某已奄奄垂斃，頭部洞穿，腦漿由傷處流出，已不可救。室內尙有史之同伴一人，及其靑年女友一人。倉卒之間，皆不及阻止史氏之自殺云。

民衆遊行發生衝突

巴黎九日電，今日巴黎有若干民衆，關於巴育納市公債案，作激烈遊行，反對蕭丹政府。結果被捕者達二百五十人。此次遊行之激起，係有某共產黨機關報紙謂，與巴育納市公債有關之財政家史達維斯基之死，係警察方面秘密處死；因史氏握有不利於警界高級人員之證物也。 當與騎兵發生衝突，同時將爆炸物置於電車軌道中，致秩序更形擾亂，幸當遊行者企圖衝入衆院時，警察及馬隊急馳而至，得以防止。現時政府在罷免殖民部長達利米哀後，正在設法應付反對黨之攻擊，並由衆院立即提一議案，禁無信用之人，從事於股票債劵之交易，凡破壞此項禁令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此項計劃，將於星期四日在國會中提出。同時反對派將開始向政府作關於巴育納公債事件之攻擊，設政府不能度此難關，則恐有傾覆之虞。査此次內閣，係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組成，設果傾覆，則執政期不過一個半月。又今日急進社會黨國會團召開一特別會議，討論巴育納公債鉅騙案。前總理赫里歐氏曾就會對質，赫氏被訊，黨員方面是否曾收到已死史達維斯基之捐助。赫氏當即答曰「否」。大會通過一決案，贊成總理蕭丹臨時査辦計畫。並宣言嚴禁本黨份子活動，現已有數議員被傳，至該黨紀律委員會對質。

羅斯福演說財政預算

一九三六前難均衡

華盛頓四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本日在第七十三屆議會致常年預算詞，大意稱，在一九三六年前，美預算案無均衡希望。一九三四年財政年度之政府支出總額，估計近美金一百萬萬元。一九三五年估計在美金五十萬萬元以外。並稱在今後六個月中，政府必須舉債一百萬萬元。羅氏認預算額雖巨，但仍決意完成其「新政」計劃。並請國會充分進行救濟失業及經濟復興程序。羅氏於估計一九三三年財政年度之預算額時，稱總額不能確切估定，但請國會撥二十萬萬元供救濟與復興計劃用途。羅氏估計政府支出截至一九三四年六月底爲止，將達美金九十四萬零三百萬零六千九百六十七元。氏又估計一九三三年度收入總額爲三十二萬五千九百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元，不敷額達七十三萬零九百零六萬八千二百十一元。氏估計一九三五年度支出總額爲三十九萬六千另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元，估計收入爲三十九萬七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七十九元。總統稱，國會與政府應設法確切均衡一九三六年預算，在是年前，財政將發生不敷，作爲恢復之代價云。

預算數字引起驚異

中央社華盛頓四日路透電，就美國預算案察之，羅斯福欲於自今日起至財政年底(六月底)止之時期內，在各類事業上，共用八十四萬萬元，此數之鉅，爲平時所未有。政府估算，今後十八個月內之收入，係以在此時期內實業生產增多百分之二十四爲根據，預算主任及會計檢査長有監督臨時支用之權。衆院議長蘭奈言及此預算案，謂預算不斷之數，誠可駭人。衆院共和黨斯奈爾稱，渠聞當局所擬用之款項，爲之震駭不已云。惟參議員李德則謂，國人定能荷三百一十萬萬元之担負，然須焦慮云。

巨大之海軍建築費

華盛頓四日路透電，羅斯福今請國會核准海軍建築費五千四百萬元，連造新軍艦之經費在內，但從公共工程基金二萬三千五百萬元內撥付造價之巡艦三十二艘，並不在內。一九三五年預算案所規定之二萬五千八百萬元，連同歷年滾存之餘數，海軍部當共有三萬一千六百萬元，為建艦等經費。此外尚須籌二百七十五萬元，俾將海軍艦員由七萬九千七百人，增至八萬二千五百人，陸戰隊一萬五千人，增至一萬六千人，至於海軍之航空隊經費，則較去年減約一百萬元，但公共工程基金所撥之七百萬元，可維持飛機一千架之程序。陸軍經費共為二萬九千四百萬元，較諸本年度多一千八百萬元，其中一千萬元，係增進陸軍航空隊之用。

衆院授權總統增艦

華盛頓九日路透電，衆院今日以日本海軍之實力為增加美國海軍之理由，衆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文生提出一議案。授權總統增造新艦，補換舊艦，使美國艦隊力量適合公約所許之程度，文生於提議此案時，言及日本海權，謂日本已具有公約所許之海軍實力，英國亦必依約辦理；而美國軍艦則獨退居人後，處於令人惶懼之危險地位。即使現所建造之新艦一律造成，猶覺實力不充云。

巴玻之戰又作

巴拉圭與玻里維亞休戰協定於一月六日滿期，八日戰事復作，巴拉圭京城八日路透電，巴拉圭與玻里維亞在耶誕節短期休戰後，今日察利境內，戰事復作。巴拉圭聲稱，巴軍已佔領四地，而玻軍所棄之波利法亦在內云。

日內瓦八日哈瓦斯電，現在烏拉圭京城調處玻里維亞與巴拉圭爭端之國聯調查團，分電玻巴兩國政府，內稱巴拉圭拒絕延長休戰協定，該團認為最後調解之努力，行將失敗。玻里維亞外長致電調查團，稱贊該團為恢復和平之努力，並追述玻里維亞對於恢復和平，如何坦白贊助。調查團又電兩交戰國政府，謂戰事實無繼續之理由，若不幸戰端重開，則世界輿論，尤其為美洲輿論，對於負重開戰端之責任者，必不寬容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一月五日起
至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止

（記者）

一月五日　星期五

▲古田延平正式開火，戰事激烈。

▲孫科離港北旋。

▲蓉電，賀龍三日攻陷利川。

一月六日　星期六

▲中央軍克復延平。

▲張學良抵香港，登岸訪胡。

▲韓復榘赴青島。

一月七日　星期日

▲中央軍克復水口。

一月八日　星期一

▲張學良到滬。

▲孫科抵滬。

▲津浦快車在泰安東北堡站被刼，旅客財物洗刼一空，並傷五人。

一月九日　星期二

▲劉文龍盛世才電京報告，張培元被刺殞命。

▲孫科返京。

一月十日　星期三

▲中央軍收復廈門。

▲中政會通過發行一萬萬元關稅公債，調劑金融。

▲楊樹莊在滬病故。

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海軍收復金門。

正誤

第一期「采風錄」什公「衡湘紀遊」詩中，「如渴作為果」句，「為」應作「得」，

論評選輯

美國國會開會前政況的觀察

美國國會已於昨日開會。這為第七十三屆國會的首次常會。去年三月至六月間的會議則為該屆國會的臨時會議。按照美國舊時的憲法，國會常會於每年的十二月初始行召集，國會議員在兩屆偶數年份的十一月初選出，而任期則於次年的三月初開始；因此，新國會選出後須隔四月才能就任，而常會距選舉則有十三個月的遙隔。換一句話，新國會選出後，舊國會仍得開三個月的常會。這種辦法不特違反代議的本意，且極易引起新總統與舊國會間的糾紛。故數十年來有識之士，嘗不斷地要求修改憲法，以資糾正。但修正案於去年五月始獲公佈。按照這修正案（憲法第二十條修正案），國會於偶數年份的十一月初選出後，次年一月三日即舉行常會。去年此時，因修正案尚未獲批准，故新的第七十三屆國會雖已選出，而舊的第七十二屆國會仍在開會期中。第七十三屆國會不於去年十二月初開會而於前日始開會者則因憲法已經修正之故。 此事在美國憲法上為一大改革，故乘論到美國政治之際表而出之。

去年三月至六月間的臨時會議本為一個最可紀念的會議。羅斯福總統是三月四號接任的。當時， 美國已飽經經濟衰落之苦， 失業者千三百餘萬，入不敷出者十五萬萬，銀行則又正在擠兌及倒閉的大恐慌之中；蓋美人自立國以來，除了一八一二英人入寇，及一八六一南北大戰外，殆從未經過如是之悲觀懊喪者。故羅斯福就任之後，首先以積極負重的態度，勉勵國人恢復自信之心；同時又採敏捷的處置，以免銀行於倒閉。然比較根本的救濟則總統仍不能不有賴於國會的立法。

國會在三月及六月之間所通過的重要法律極多，且大多為總統所主張者。其中最重要者三。一為三月十五日的減政法。這個法律裁減退伍戰士及其遺族的卹金，減低議員官吏的俸給，並給總統以裁併各局所之權。美國自歐戰以後參戰軍士所支之卹金向為大宗歲出之一，歷年的政府雖視為不必要，但恐有失與情，故迄不敢為大刀闊斧的減削 。羅斯福之敢請國會大予減削，而國會之敢予通過，其勇氣蓋兩有足多者。據政府的預計，減政法能減少約九萬萬元的支出 。 第二個重要法律為五月十二日公佈的農村救濟法，此法包括三點 。 第一政府可經營農村信用事業，可借給農夫以鉅額的貸金。第二政府可統制農村的生產，令各種的及各地的農產品維持相當的平衡。第三點最為重要，但與農村救濟僅有間接關係。這就是通貨的膨脹。根據這個法律，總統可以發行以三十萬萬元為限的國庫券，以流通於市面；可以減低美元之金含量，至一半為止；可以定一金銀間的比價；可以鑄造無限制的銀幣；更可以於兩萬萬元的限度內，容納歐戰債務國家以銀子來還債。第三個重要法律為六月十六日公布的全國實業復興法，這個重要無比的法律包括兩點。第一，政府可從事於總數達三十三萬萬元之各種公共建築。第二，政府可以採用有效方法勸令全國各業合作。

為執行以上的法律起見，美政府於去年春夏之交設立了許多專辦經濟事業的機關。執行農村救濟法者有農業調劑局及農村信用局。執行實業復

興法者有實業復興局，聯邦鐵道聯絡局，及公共建築局等等。連同原有的預算局長及復興財政公司主席，這些局署的長官俱爲權力至大的重要官吏。

原來美國去年的問題急須辦理者不外乎預算的平衡及失業的救濟，而須根治者則厥爲經濟的衰落，減政法的目的在平衡預算，而其他兩法的目的則除了救濟失業外，俱在謀經濟之復興。羅斯福認爲欲工商繁盛須從增加物價，增加信用，及增加工人購買力着手。但他對於膨脹通貨的問題則始終缺乏固定的政策。農村救濟法中雖給總統以膨脹之權，但總統却可備而不用。羅斯福頗希望可以不實行膨脹而工商業已可恢復，但七八個月試驗的結果似乎未能十分樂觀。當去年六月中國會通過各項緊急法律而宣告閉會時，美國的工商業固日有起色，頗可樂觀；但自七月起各種生產指數又有下落之傾向。羅斯福迫不得已遂自十月底起有購金之舉，近且有購銀之舉，意欲藉金銀的吸收以直接減小金元的價值而間接收膨脹通貨之效。然這種政策仍未有顯著成功。

現在國會又開會了。各經濟復興機關的努力不能謂不大；然預算今仍短絀十萬萬左右，而失業者則比去年三月僅減少三百萬左右，今仍有一千萬左右的失業工人。工商業的現況雖比去年三月較好，但尚不及去年六月，天然更不能和一九二九經濟未衰落以前的情形相比。國會去年所以願以絕大的伸縮權付與總統者，本希望總統能於短期內恢復繁榮的舊態。但總統的成功既極有限，則國會是否仍願繼續信任總統，讓總統握着大權，抑將減小其權力而另定復興的辦法；這誠是國會開會時最重大的問題。國會兩院中民主黨本俱佔絕對的優勢，故共和黨單獨的反對殆不能予總統以若何的打擊。最可怕者即民主黨的一部份人與共和黨聯合起來以阻撓總統的政策。美國的商界及銀行界的大多數素本反對通貨的膨脹，而西方的農民則主增加通貨並減低通貨的價值，而一部分學者，如華倫教授之流，且力主廢除金本位制度。所以這個通貨膨脹或緊縮的問題殆將成爲本屆當會中討論最烈的問題，他們以爲通貨不膨脹，則物價決不能提高，而經濟復興決然無望。而羅斯福政府復興事業之前途或亦將於此是瞻。

（錄一月四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謹防外患速決政局

滬電官訊，閩僞府決放棄福州，但同時欲使當地發生戰事，誘日本陸戰隊登岸，使與中央軍發生衝突，造成嚴重局勢。此說也，無論眞僞若何，聞之先不寒而慄。吾人雖尚堅信中國人應不至喪良如此，然猶不能不慮萬一竟有其人。况事實上日本前已宣稱將被迫採取某種手段，是所謂嚴重局勢者，固有不待造而成之可能性。頃戰事已動，瀕迫福州，如何避免因內亂招來之外患。實目前旬日內最緊急之問題！

破壞福州，造成外患，此雖爲極駭人聽聞之談，但却易於取信。此無他，閩固聯共，而共則向有不擇手段之稱故也。世人苟迴憶民十六年之寧案，則可知福州大禍，確有可能。蓋陳李未必能統制全體，高級未必能指揮下層，設有少數喪心病狂誤解時勢之人，逞其狂憤，決心惹禍，則禍未有不成者，此其所以可危之甚也。吾人聞此警訊，首願警告陳李及閩府其他要人：蓋閩事至今，已爲失敗，各省無響應，兩粵不同情，以一隅之兵，爭奪政權，其必無幸，不言而喻。形勢如此，徒延長戰禍，殺傷將士，不仁甚矣。况如所傳將陰謀禍國乎？吾人爲陳李諸人計，目前業已證明者，爲閩府辦法不足解決中國問題。此點既明，則撤手愈早，造孽愈輕。中國之問題大矣，自己無能，應再待有能者。故宜趕緊認輸，早自下台，陳李一走，幹部一散，是亦已矣。而尤要在善於處敗，臨行之時，布置治安，千穩萬妥，一如昔年國民軍或奉軍之去北京。成敗不足論，要當在全國人尤其福州人心中，留若干良好的紀念。吾人尚不信陳李等竟有如所傳之陰謀，但鑒重局勢，謹防尙恐不逮，何况自造。陳李諸人，其慕全

力以防之可矣！其次，則願警告共黨。世人動疑共黨不擇手段，吾則願信今日共黨之政策，已非復十五六年時之愚劣。夫挑外患以造機會，此在任何時代爲至愚至劣之政策，然在十五六年，國家雖弱，疆土尚完，外患雖深，體面未破。今日何日！四省失，華北危，我內而無可戰之兵，外而無相援之友。共黨者，受成於第三國際，而接近蘇聯者也，然而中國所遭之嚴重局勢，第三國際與蘇聯，實亦瞠目相視，無如之何。全國無外援，共黨亦如之，此事實也。況乎國內之凋殘，更遠過於十五六年之時，而國際經濟政治之壓迫，則日烈一日。自大勢言之，中國今日，正如百病俱發之病人，惟有善保根本，休養元氣，先救生命，再謀健康；當此之時，任何妙劑，斷不能立奏霍然之效，而跳擲愈烈，虧損愈大，雖扁鵲復生，無如之何。是以由事實推論，共黨武力奪政之政策，在如此局勢下，斷不能成，況夫挑外患以求一逞乎？吾猶願信共黨不至於如此也。簡言之，挑外患以造機會，外患如願以至，機會則在所必無，徒加重國家危機，增進人民對赤化之惡感而已。福州何地，今日何時！千萬謹慎，勿招外禍！此吾人不勝祈禱者也。雖然，安閩之責，主要在於政府，而此所謂政府，實合京粵國民黨幹部全體而言。夫假令蔣汪胡合作，則無西南之變態，其結果自無福建之叛變，目前局勢，其理依然。京粵迅速合作，畢竟爲解決閩局最捷之徑。簡言之，廣州如取消執行部，則閩府勢必知難而退，此必然之理也。吾人坦率聲明，對於國民黨諸領袖之過去，實深感失望，對未來亦重大懷疑。誠以寥寥數人，不能合作，尚安論提携四萬萬同胞，以負建國重任！演進至此，惟悲痛耳，尚復何言。雖然，全國國民，既與國民黨諸君同處今日之中國，而事實上又正受治於國民黨諸君執權之政府，則當此國家重大之危機，不得已，仍只有先呼籲國民黨領袖之合作！先保統一之局，杜外患之門，而後再言其他。是則惟有請求本月杪之中全會，儘量採用胡漢民氏可行之主張！請求胡氏迅即入京！請求廣東速取消半獨立之西南執行部！一言蔽之，請求諸幹部多少略犧牲自己，先維持政府之存在。因而請求倘地位分配有必需之更動，應即行之。譬如演劇，成績相若，輪唱何妨，要之應先維持舞台。誠能如是，可信閩局之解決不難矣。而中央軍宜切勿攻福州，宜迫其自退，勿使福州成戰地！此尤爲避免所謂嚴重局勢之要點也。吾人舉目河山，痛心無已，惟有冗言長言之，先呼籲有權諸人之天良活動，勿令大局敗壞，更不可收拾！事急矣，京粵諸中委之責任尤重也。

（錄一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溥儀稱帝與日本備戰

近來溥儀稱帝之說，在日本及僞國，已成公開之秘密，實則此舉乃日本對美俄備戰中之一幕滑稽劇，縱令實現，不過玩弄傀儡，花樣翻新而已。彼鄭孝胥趙欣伯之徒，甘以我東北領土與人民，供日本加緊備戰之犧牲，換得溥儀之一帝號，此眞民族之公敵，萬世之罪人也！

按溥儀前年被挾出關，本抱稱帝之希望，其後不稱皇帝而稱執政，實非日本軍閥之本意，純係國內政界，顧慮國際關係而然。當定議之初，原有暫任一年之約，自是復辟分子，不斷活動，趙欣伯以調查憲法名義，常住東京，實爲策劃帝制之進行。日本自得東三省後，積極經營，既以所謂『日滿議定書』，攫得僞國之國防權，更從交通，電氣，採金，金融，移民，及其他重輕工業等國防產業各方面，藉國家統制之形式，攫竊利權於無餘。最著者，如航空線之遠至俄邊，公路網之四通八達，而吉會路告成於前，拉濱路開通於後，既將松花江與日本海，打成一片，使東京長春間之距離，今之七十小時可到者，行且縮短至四十餘小時，不但戰爭一起，內外聯絡，軍事運輸與物資吸收，莫不安全而便捷，即在平時，以吉會路與拉濱路交相爲用，不啻使全滿洲四分之一的疆域，曩昔受黑龍江烏蘇里江之包圍者，今悉舉其背後之經濟圈，以集注於日本海，使中東鐵路寖成僵死，價值蕩然。日本於此，猶不滿足，除於去年十二月復又取得由

朝鮮圖們至吉林松花江下游之牡丹江，由打北營子至熱河淩源，由齊齊哈爾北方之北安更北而至二站之鐵路權外，更欲加強其在偽國之政治軍事種種地位，因有締結第二次『日滿議定書』之企圖。偽國諸逆，迎合意旨，甘願加緊出賣，求許溥儀孺子竊帝號以自娛，鄭孝胥曾有於舊歷新年親赴日本之約，自與此事有關，惟最近又傳展緩行期，即帝制憲法，亦有籌議三年，再行頒布之報，可見日本國內，意見仍未一致，所以然者，依然國際關係為之梗耳。

惟國人須知：日本今日，實在四面楚歌之中，世界排斥日貨者，已有二十七國，而英美俄對日，更為惡化。日本政治家認為祇有樹立所謂『日滿國策』，使偽國名實相符，與日本合為一體，始可自保：彼邦軍閥更以為非與美俄一戰，不能得出路，故年來積極備戰，在滿洲一切設施，尤以備戰為本位。本年度其陸軍預算案中作戰資材準備費至一億二百萬圓之多，專充軍需品製造之用，其規模之大可想，美俄受其種種刺戟，至不得不恢復邦交。吾人試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俄外長李特維諾夫致羅斯福公函，聲明放棄對於美國出兵西比利亞時俄國所受損失之賠償要求，指陳對於美國當時行動之諒解。次日，李氏在美國新聞記者協會演說，更公開聲敘，謂『為表示吾人好意起見，不待雙方要求賠償問題之解決，吾人即將對美要求，自行放棄，蓋因吾親身訪問美國國務院之結果，已了然於美國出兵西比利亞在當時之某種行動，毋寧應為吾人所感謝。』其意謂美國一九一八年之出兵西比利亞，係為防止日本之侵略，策俄國領土之保全，美國自身非有侵略意思。李氏此言，不啻為美俄兩國將來在遠東互相提攜，對抗日本，下一礎石。日本於此，當然更感不安，其對美俄備戰，當然更亟，其欲加倍強化在滿洲之地位，當然更緊。偽國諸逆，不知我三千萬民衆，運命日益危險，東北四省，將成國際大戰之舞台，乃猶奴顏婢膝求其主人為之『兒皇帝』，甘作日騎之蹄下泥，此眞『蟪蛄不知春秋』之類也，不亦大可哀哉！

抑據日方報稱，偽國將於三月一日，大改地方制度，厲行中央集權，裁撤行省，以各縣直隸偽府，俾便日本之集中統制，同時改革軍警組織，完全統自中央，以五縣至八縣，為一單位，改編軍警，用日本在鄉軍人，為之指導，且當幹部教練之任，是不啻以日官練華兵，以備將來之對俄，而日本關東軍更復盛倡集團移民之宣傳，希望將來在滿洲能得七百萬之日本人，可成三個師團之後兵區，其欲利用東北為未來之大戰場，意尤深遠，吾人誠不知鄭孝胥等是何居心，乃自願犧牲清室末代之廢帝，斷送東北千萬里之沃土，以迎合日閥野心，促進國際戰禍？ 吾人敢斷言：溥儀果稱帝，則蘇俄之對日關係，必加倍緊張。試觀美國新任駐俄大使，辭行回國之日，蘇聯當局，特開新例，置酒祖餞，以示親暱，而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莫洛托夫與李特維諾夫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演說，一則曰：『最反動之日本軍界，自覺彼等地位，日趨孤立，特別恐懼蘇聯美國及中國間建立或確合作，反對遠東之挑撥者。』再則曰：『日本目前之政策，乃係國際地平線上最黑暗之雲霧。』三則曰：『吾人愈冷靜，愈忍耐，日本當局在滿洲之行為，乃愈厚顏無恥，極盡挑釁之能事。』此等詆毀之辭，夫豈褊狹急躁之日人所能忍受？乃廣田猶作協和調整之辭，軍部迄無憤激駁詰之語，此非日本示弱，適以表示埋頭備戰之精神，益見今日已是大戰開始之前夕。此何等時，溥儀乃欲稱帝，自願再扮一次傀儡戲之丑角，且謂將為日本招致蒙古諸部加入以為報。哀哉！吾人誠不知孺子將來之死所，而鄭趙諸逆之肉，更寧足食乎？

（錄一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德國東進政策與俄波

據日來外訊，希忒拉黨在波羅的海各小國，組織兄弟會社，目的在貫澈德意志「東進政策」，攘各小國為已有。自日前立陶宛與愛沙尼亞二國發現此項秘密後，各小國已採取方法，積極防止。同時並悉上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蘇俄與波蘭會向波羅的海各小國建議，訂約維持各該國之獨立，以抗他國侵略行動云云。値玆太平洋風雲愈演愈迫之今日，蘇聯政治軍事領袖，正傾心會神，注視遠東棋局，斟酌下子，而國社黨人乃擬稟其普魯士人周密沈鷙之根性，遂行其有計畫之侵蝕手段，以期舉北歐司干狄奈維亞半島與波羅的海諸小國，悉歸其勢力之支配，進而控抑英俄兩强，筦鑰波羅的海之門戶，視眈眈而慾逐逐，此種行動，又詎能不引起列强之敏銳注目哉。

查波羅的海諸小國之名稱，通常包括愛沙尼亞，拉志維亞與立陶宛三國，至芬蘭位於愛沙尼亞之北，雖濱臨波羅的海，但常以司干狄奈維亞國家自命，波蘭在立陶宛以南，因有「波蘭廊」之割讓，亦與波羅的海直達。以上諸國均為戰後新興國。愛立二國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對俄宣布獨立，拉志維亞則於是年十一月十八日獨立。在德國戰敗以前，此數國均處於德國軍事佔領之下，至一九一九年冬，佔領拉立兩國德軍，方被驅走。德人佔領之際，嘗以拯救人民脫離帝俄暴政為口號，但事實上則頗肆滋擾，諸國之人民，對德並無好感也。三小國中，惟立陶宛不與蘇俄接壤。愛拉兩國則自獨立以後，即互締攻守同盟之約，共禦蘇俄之赤化，且有擴大範圍，邀波蘭加入，組織一波羅的海聯盟，以團結防俄陣線之議，惟並未見諸事實。

德國在波羅的海岸之勢力，於歷史上頗有淵源。愛拉兩國在中古時代，曾為條頓族所征服，其德籍大地主，常有「波羅的大王」之目，實為有勢力之資產階級。在帝俄時代，此輩雖承認為俄國臣民，但具有自治權力，並自有其議會。當歐戰時，德軍侵入，此輩曾予以積極之贊助，坐是愛拉兩國於宣布獨立後，沒收大地主之土地，分配貧苦農民，而完成一種農業革命運動，並以此市惠貧民，反抗赤化宣傳。此輩大地主失地後，多返同本國，向當局申訴。當時德政府以無暇及此，擱置不問，但心中耿耿，並未忘此憾事，將徐圖報復於異日。此談波羅海情事之因果者，所不可不知也。

以上所列舉者，為一二年前之情形。自日本擾我東北後，蘇俄當局對於外交方針，瞿然驚覺，於是對其西圍波羅的海之政策，亦隨之而丕變。益以去春希忒拉上台，對共產黨勢力，予以暴力的剷除，更令蘇俄感覺德國聲勢之咄咄，於是對波羅的海諸國，遂有連串的不侵條約之締成，俾能安心對付遠東局面，而無後顧之慮，自去夏李維諾夫出席倫敦世界經濟會議，獲得外交上之大勝利以後，蘇俄對日態度，日形强硬者，蓋有所依恃也。在瀕臨波羅的海之各國中，波蘭對於締結此項不侵條約，最表歡迎。蓋波蘭與德國勢不兩立，居常畏俄德合謀併吞，重演瓜分之慘禍，其對於俄德在拉巴羅與柏林所締條約，尤存疑畏之念，自俄波不侵條約成立後，此項畏懼心理，遂渙然而冰釋矣。

在政治關係外，波羅的海各國之經濟狀況，亦極堪注意。按波羅的海各國，大體上係以農立國，其輸出有木材，紙張，乳油等。平昔以英國為最大主顧，而其輸入品則大多來自德國，故與兩國之關係，極為密切。近兩年來，該國等感受全世經濟恐慌之影響，頗為迫切。例如立陶宛一九三二年之對外貿易總額，較前一年已減少百分之三十五。輸入額較輸出尤形減少。因此國家收入，大受影響，政府不得不從事樽節，以資維持。拉志維亞貿易額亦劇減。愛沙尼亞雖能維持有利之出超，然所受英德關稅政策之影響，亦至重大。今諸小國承凋敝之餘，如再因政治糾紛，而加重其經濟蕭條之程度，則國家恐將愈陷於恐怖之境。故芬蘭與拉志維亞等此次對俄波保障獨立之建議，遲徊審愼，不欲輕於然諾者，殆亦不願召致治絲愈棼之糾紛歟。

綜之，自去年裁軍經濟兩大會議破裂以來，國際備戰形勢，愈益迫切。遠東戰雲，日呈濃密險惡之象，而歐洲野心國家，亦乘時崛起，世界大戰火藥庫之爆發，僅成時間問題。波羅的海岸俄德爭雄之形勢，不過為若干導火線之一。處今日世界形勢息息相通之日，牽一髮而全身動搖，吾人觀察此類危機，不無談虎色變之感也。

（錄一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如何應付此「多邊」外交

自日本外相廣田宣稱日本在一九三四年應採用多邊外交方針以淨慮日美，日英，日俄，日華，日滿（？）間國際關係以來，多邊外交一語已被論者注意。或認多邊外交係調協外交之表現，以為日本將漸收斂其進取的

野心，或認多邊外交係孤立外交之別名，以爲日本將更肆其雄圖遠略；其實二說皆未得要領，皆似是而實非也。多邊外交一語，自有其歷史的意義及時代的背景，决非某一二人所能臆造者。何謂多邊外交？此語從反面言之，係對於歐戰後之國際全體調協外交即國聯至上主義的單邊式外交及歐戰前之同盟側對協商側對峙時之雙邊式外交而言，從正面言之，係指經濟上國際經濟全體已漸失其分工合作之意義，政治上國聯已漸失其國際調協作用時代之外交而言，質言之，多邊外交即日本及德國退出國聯後之集團經濟(Bloc Economy)所反映之外交也。蓋集團經濟本係變相的關稅同盟，對集團內的團員，採取有統制的經濟同盟辦法，同時對集團外的國家，採取極端的有計畫的鎖國式的經濟戰爭辦法，故當此時代，既不能採用依全體調協主義而來之單邊外交，又不能採用依二大勢力對峙而來之雙邊的外交，而只能依集團的經濟及政治勢力單位之數而來之多邊式外交也。

關於世界經濟在一九三四年之必然的集團經濟化之趨勢，吾人已於本月三日「恐慌第六年之世界經濟與中國」一文上，加以解釋，不必贅說。在此應申說者，只在經濟上之集團化，必然變爲政治上之集團化一層。從純理上說，政治之實質的主要內容，即是經濟，經濟競爭之最後的主要手段，即是政治；政治與經濟原係互相制約，互爲表裏者，故有某種經濟，必然發生某種政治，學者認歐戰前之同盟側對協商側之對峙在實質上爲德英二國經濟之對立，歐戰後國際調協主義的政治在實質上爲因賠欵及戰債而來之密切的國際經濟之表現，誠即以此。如此理可信，則一九三四年之世界集團經濟，當然應反映爲世界集團政治。

試從事實上一觀一九三三年下半期之國際政治之趨勢，亦足以窺見世界集團政治之進行：如在德退出聯盟，奧匈政變等事件上所表現之義大利中心的中歐法西主義政治集團運動；如在日退出聯盟，日軍閥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圖謀改建滿洲國（？）爲滿蒙國等事件上所表現之日本中心的集團政治運動；如在小協商國反對改變凡爾賽和約，法國外交家僕僕於巴爾幹半島的旅行，羅馬尼亞依法國之指示而與蘇聯結不侵犯條約等事件上所表現之法國中心的集團政治運動；此外大英帝國集團政治運動，美國之大美洲集團政治運動，蘇聯之社會主義集團政治運動——凡此等等皆莫非某種集團經濟之必然的表現，莫不以集團經濟的利益爲其運動的內容。然則縱謂在經濟必然集團化之一九三四年，國際政治亦必然集團化，因而國際外交必然多邊化，亦不爲過矣。

集團的國際政治及多邊化的國際外交，在本質上當然爲較國際調協政治及單邊式外交(較二大勢力對峙的國際政治及雙邊式外交，更不待言)更加複雜更加困難之政治及外交。我國民對此多邊外交的一九三四年的國際政治之難局，將何以應付之乎？

仍採單邊式外交而依賴國聯乎？是與時代背馳，且過去已失敗，勢不可能。投入某一集團，依人以爲生乎？但環顧現今世界上日，英，美，俄，法，法西斯六大政治集團中，孰肯以平等待我者？如在不平等條件下而加入某一集團，則投降自殺而已，勢亦不可行。自搆一集團，而亦實行自主的多邊外交乎？理想則佳矣，其如鄰近强大的數個集團勢力不許我何！然則奈何？

吾人以爲世無不能解決之問題，只看有無力求解決問題之熱忱。在一九三四年的多邊外交之難局當中，從客觀上看來，吾人認爲國民應採用求心的三邊外交。三邊者指東南邊之對英美外交（在此，英美對日之利害相同），西北邊之對英蘇外交（在此，英蘇對日之利害相同），東北邊之對日本外交；此既有異於政府在九一八以後塘沽協定以前之單邊外交，復有異於塘沽協定後到今日爲止之無邊（無方針！）外交，更有異於所謂單純的遠交近攻的雙邊外交。求心者指外交方向雖有三邊，目的却集中於中國民族的自力同生之一點，萬不可似單邊外交時代之一味依賴國聯，亦不可如無邊外交時代之謀與虎狼携手，更不可像一般持遠交近攻外交策者之覦美俄復交爲中國唯一希望。吾人依種種研究，相信求心的三邊外交方針爲目前國際狀況中中國國民唯一可以採用之外交方針，茲先述其大意於此，後當更與國人公開詳細討論之。吾人深信植根於國民認識中之外交始能爲有力之外交，凡誘外交爲秘密而以爲不可談者，皆主持無邊外交者之遁詞也。

（錄一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淶易游記（二）

藏園老人

十七日。八時起。體氣復元。朗齋爲備小轎。遂同諸君行。繆君閞源亦欣然相伴。携騎士數人。邑令遣馬巡護行。車騎雜遝。相擁出城。三里長西關。八里二道河。二里王橋。皆沿河行。二里至梁格莊。騎兵師長黃君顯聲。駐防於此。遣人迓於河岸。邀往師部休息。行過梁格外。望永福寺。黃瓦青松。參差嶺上。不及入覽。渡河行里許。入趙公祠。門前廣術半里。松柏森蔚。翁仲石獸。羅列成行。氣象閎闊。初本爲隆興寺。共和初元。趙智菴督修崇陵大工。喜其山水淸佳。築數楹居之。旋於寺側卜得兆域。身歿葬此。遂遷寺於照壁山。而以寺爲祠堂。堂中懸袁項城挽詞。爲其手書。文曰弼時盛業追臯益。匡夏殊勛楙管蕭。筆力怪偉。殊不經見。養菴審視陰陽。實非佳域。顯聲所居。即趙氏故廬。客至款接肫誠。言談英爽。深可紉佩。略進小食。亦相將同發。二里百泉。三里二十里舖。五里泰陵。先入陵旁團部小坐。晤林君德溥。字博權。騎兵二師三團團附也。煮茗進小食後。步行入宮門。瞻謁隆恩殿。登明樓。環視寶城一週。旋出南行。至石坊碑樓。盤桓良久。憶光緒乙未。曾偕仲兄學淵游易州。主於州判張某同年署中。翊日驅車謁泰陵。從萬松中。過七洞橋。經五架牌坊。徘徊宮門外。引領金庭玉闕。巍峩殆如天上。當時守陵官校告余。乾隆初元。海內隆平。陵工由十八省督撫報効。故木石之工。壯麗爲諸陵冠。今忽忽近四十年。重履玄宮。山川景物。惘然如夢影。不可追尋。加以連年戎馬洶洶。修繕不時。守護失職。松殘瓦墜。觸目悽涼。零落山邱。爲之感喟無已。攷西陵之設。始於雍正八年。怡親賢王高其倬、相度川原。以易州之太寧山天平峪爲最。脉厚流長。龍蟠鳳翥。實乾坤聚秀之區。陰陽和會之所。於是勅封太寧山爲永寧山。設泰寧鎮。升易州爲直隸州。割淶水廣昌隸焉。乾隆二年。梓宮奉安。定名爲

泰陵。以後按定兆域。與昌瑞山之東陵。分昭穆序列。訖於淸季。凡帝陵四。嘉慶曰昌陵。道光曰慕陵。光緒曰崇陵。而局度閎偉。工程壯麗。要無過泰陵者。按泰陵遺制。內墻周一百九十四丈五尺一寸。外墻周四千三百九十九丈。最後爲寶頂。高一丈三尺。環以寶城。高二丈一尺。周八十二丈九尺。月牙城高度同。前爲方城。崇墉雉堞。上爲明樓。樹豐碑一。高一丈五尺五寸。大書世宗憲皇帝之陵。仰覆蓮座。飾金字。繪五綵。下爲甕券門。門外月臺。設白石祭臺。長幾二丈。上陳石五供。雕琢雲龍。精麗如生。其前爲二柱門。再前爲琉璃門三。金釘朱扉。南正中建隆恩殿五間。重檐脊四下。覆黃瓦。廣八丈。縱五丈一尺八寸。檐高一丈七尺五寸。內設煖閣三。外設月臺。銅鼎鶴鹿各一。左右列。崇階石欄凡五出陛。東西廡各五間。分設燎鑪。前爲隆恩門五間。東西設守護班房二。又兩廂各五間。中建神道碑亭一座。壯麗絕倫。碑高一丈八尺五寸。龍趺長一丈五尺五寸。上刻徽號十六字。俱滿蒙漢三體書。亭前中建三洞石橋三。左右平橋一。橋東有神厨、神庫、宰牲亭、井亭、諸處。東西對立下馬石牌二。南正中爲龍鳳門三。兩旁翊垣。飾以琉璃。扉朱櫺。廣十丈八尺七寸。左右列石象生朝衣冠介胄文武臣像各對立。石馬象獅各一對。望柱二。高二丈四尺九寸。柱前爲七洞石橋。又前建聖德神功碑亭。重檐廣七丈二尺五寸。縱如之。樹碑二高二丈三尺。龍趺一丈六尺。前後擎天柱四。高二丈五尺。徑四尺二寸。周以石欄。亭南三洞石橋一。左設具服殿三間。前正中爲大紅門。廣十一丈九尺三寸。縱三丈五尺三寸。門外石獅二。下馬石牌二。左右堆撥房。前中設石坊。均廣九丈有九寸。又前五洞石橋一。神道兩旁。均封以樹。十株爲行。各間二丈。每間十五丈。立荷花頭紅柱一。貫以朱繩。泰陵規範。略具於此。至其他諸陵。多準此而徵殺。或緣地勢而小有更變。然大端要不可易也。余等自寶城而出。歷隆恩門。觀神道碑。出龍鳳門。再度七洞橋。觀聖德神功碑。出大紅門以抵石坊。覽其構架堅牢。

工製精美。雖淩夷至今。而規模粗爲完固。第髹漆剝頽。牆垣隨裂。壓薉滿室。荊棘鉤衣。已非復先朝景象矣。過石坊。穿松林。行二里許。至昌陵。入內一觀。登寶城而出。寶城寶頂。均視泰陵高三數尺。碑亭特壯大。廣四丈三尺餘。縱如之。隆恩殿亦較泰陵廣一丈五尺。余入暖閣內。瞻仰神牌。見帝后易位。敬爲奉正之。轉而東北行。仍經泰陵旁。過阿哥陵端王寢。皆頽圮不堪入目。七里公主陵。五里崇陵。敬入瞻拜。感念舊恩。參謁隆恩殿。展禮而退。登明樓寶城。環步四周。來脈平漫無氣。形勢渙散。未見有結聚之局。水法尤不合。有淋頭之患。未解當日何以取此。民國三年、全功底成。帝后同時奉安。殿庭尙巍煥可觀。然裂石墜瓦。漸就荒頽。門外東橋。石欄已折。神路大橋。爲山水冲斷。無人脩治。滋可嘆也。四山濯濯。未見一樹。垣內松柏。時將二十載。尙未出墻。不知當時種樹大臣。所司何事也。珍瑾二妃園寢。在陵東半里許。未及往觀。

德宗踐位三十四年。有清一代。享國之永。在康乾之次。蘊負英略。銳志圖强。而遭際多艱。復內制於母后。親政數年。以匡弼非人。橫挑强鄰。卒於撓敗。新黨登進。復以革政動之。措注失宜。以致朝局頓翻。后黨復熾。幾於黜廢。身被覊幽。憤悒連歲而崩。聞在宮中時。服用飲食。時虞匱乏。起居動作。多方鈐束。生人之趣。至不得比於齊民。近代帝王之遭際。未有如德宗之可悲者也。憶戊申十月十六日。余以新簡直隸提學使。請訓赴任。蒙召見於西苑勤政殿。當時祗垂詢數語。餘皆孝欽發問。聞其日病體已不支。天顏癯晦。玉音低微。御座掖以數枕。强自支持。翊日即輟外朝。又五日而以上升聞。蓋召見臣工。至余而止。可謂親承末命矣。輿中敬占二律。以誌感喟。其奏對始末。當錄以附後。歸途顯聲約至師部晚餐。月上始行。回梁格莊。宿於三義公店中。主人侯振瑞錫九。亦朗齋舊識。魏君考亭是日乘火車後至。與繆黃兩師長同游諸陵。夜考亭偕李香亭張信侯來談。言陵地樹木。自辛亥以後。保護尙嚴。葱鬱如舊。至十四年起。駐軍放

手斫刈。羣山百萬株。化爲棟梁宗桷。連車四出。而陵戶之侵盜。土人之樵採。因而乘之。官司無敢誰何。或且因以爲利。於是存者僅陵園附近之區。其他峯頭澗角。髡青殘碧。寥落可數。陵外地畝。爲官局標買一空。今設有保管委員會。亦虛有其名耳。

十八日。七時半起。同二君步出村外。訪梁文忠墓。墓在後街山坡。松柏已成林。御祭碑文一通。趙世駿書墓表一通。石坊鐫恩錫八字。墓旁小屋三楹。意即種樹廬也。蓑菴登後山審脉。謂脉眞而氣固。允屬佳城。翊雲就攝一影而返。進小食啓行。朔風寒甚。過河溯澗流而北。入紅樁東門。經崇陵神路前。折而西。踰小嶺二。過泰陵昌陵。皆昨日經行之路。再西爲昌西陵。孝和睿皇后也。規模亦崇壯。自泰陵東至此。皆行松林中。喬柯蔽日。淸籟生濤。宛然松海。最爲勝觀。過園寢二。不知其名。望懷王陵在澗北。過大石橋。折而西南趨。度高嶺。約六七里。復轉而北。群峯環抱。中開一平原。即慕陵也。黃君顯聲。策馬先至。候於門外。入內瞻禮。殿宇樸素。不加丹彩。一切規制。咸從儉約。寶頂高只九尺。寶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前即祭台。再前爲疊落。護以石欄。欄外建石坊。圜兩柱加橫桄。上鐫慕陵清漢文二字。陰面刻文宗御記數行。文曰、敬瞻東北。永慕無窮。雲山密邇。嗚呼其慕歟。慕也。坊前有玉帶河。度以三橋。左右橋平石無欄。中爲隆恩殿三間。廣七丈八寸。再前隆恩門、神道碑亭、神厨、神庫。與別陵同。而制度皆微卑狹。常覽東華錄。載宣宗遺詔。自言本無功德。不入太廟。陵制特令減省。於不得建明樓及神功聖德碑。尤諄切垂訓。後文宗咸祇遵焉。今觀享殿。皆楠木本色。兩廡如之。藻井不繪彩龍。而加以精雕。殊爲雅麗。暖閣供四神牌。蓋從葬有三后也。宣宗天性儉約。在位即厲行淳樸。而身後尤嚴戒華奢。遺詔數行。足以媲美漢文。使孝欽克遵祖訓。何致罹摸金之慘酷哉。慕東陵在東半里許。葬一后八妃九嬪。顯聲在此設午食相款。就西廡少休。即相率而行。回途改由泰陵前。出南口子門。過半壁店。南北

泉。龍泉塢。中北泉。下北泉。范各莊。由興隆寺後渡河。還梁格莊。仍昨午往泰陵之路。自慕陵抵此。二十有餘里。歷三小時。回客舍已四時。風益猛厲。寒冽可畏。乃易帷車而行。東南行十里。至源泉村。游朗齋小園。園在村外。東西嶺夾峙。清溪貫之。跨以石橋。園倚西嶺之趾。石垣橫斜。繞出嶺上。構精舍三楹。就松拒石。取古今石碣。嵌置其中。讀碑考古。可銷長晝。院宇幽靜。古柯蔭之。帶以廻廊。擴以臺榭。東院有泉。一亭覆焉。取嘗一勺。味極甘冽。泉上爲龍神祠。坐此可見園外群峯。堦下雙碑。爲方觀承鄒彥成修安河亭記。　聞泉之源頭在山中。距此三里。沿澗亦多泉脉。隨地湧噴。匯爲長溪。前代因易州爲西陵蹕路所經。　建石閘以節宣之。使直達於安河亭行宮。惜今已頹圮。朗齋嘗言擬合邑人修復其制。俾沿河多開稻田。以興水利。而由此泛舟。可抵城下。亦於近郊增此勝賞。可云兩利矣。　此地山水清美。頗欲流連。而日夕風寒。不敢久留。題名廊壁而去。明歲春和。擬來茲小住。領略溪山佳勝。藉以訪郊原古蹟也。夜紫蓬來談。並以新獲周秦印四方見示。文字奇古。多不可辨識。

十九日。八時興。早餐後。即乘車出西南關。紫蓬同行。涉河而西。紫蓬云。　此爲濡水。　即北易水也。按名勝志言。易水有三。寰宇記。南易水。亦一名雹水。源出州西南六十里之石獸岡。北易水。一名濡水。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之窮獨山。中易水。即水經所云出涿郡固安縣閻鄉城谷中者。南北易水。會於黑龍口。在容城新安二縣之間。中易水東逕易京城。與北易水合流。入拒馬河。史記燕太子丹祖荊軻於易水上。即此處。濡水又名魚水。水經注。魚水出魚山。因山有石如巨魚。水發其下。濡魚音相類。故有兩名。過河西北行。五里。登荊軻山。古塔巍然壓其巔。有寺名聖塔院。名勝志言。荊軻城在州西五里荊軻山下。有聖塔院。又南二里爲樊館山。是樊於期授首處。俗名血山。紫蓬謂此爲荊卿葬衣冠之所。今已迷其處。然志乘皆不載及。或故老相傳如是耳。塔制尚古。　疑

爲唐代物。塔址四周刻佛像圖畫。施主姓名。則明代矣。前有大遼重修易州聖塔記碑。而碑末乃題宋乾道二年歲在癸未五月乙卯朔二十四日建施主劉楷一行。殊不可解。宋乾道時。燕北久爲金人所有。遼既西遁。宋正朔亦不及。且歲陽乃爲丙戌。乖剌顯然。惟遼天祚帝乾統三年。實爲癸未。年代差合。繆藝風金石記。亦謂當爲乾統之訛。後人又妄加宋字。信如其說。則統既誤道。二字亦宜改三矣。偏鄉下里。文字荒率。其不可盡據乃如此。亦考古家所當知也。旁有經幢無年號。審之或遼時物。別有康熙道光二碑。皆重修塔記。文拙俗不足存。壁嵌詩碣數方。有明萬歷米萬春、及清代李基和、章文炳、諸人。惟高陽王昺。爲駙馬都尉。殊爲罕見。是日適爲展重陽。余攀石上升。題名塔腰。翊雲養菴亦各口占小詩書之。并攝影而去。時已屆午。急行返寓。爲紫遂題孫夏峯手翰卷子。并附傅青主王餘佑及公子博雅手札。因書北學津梁四字歸之。飯後赴車驛。朗齋亦同歸。繆師長俞大令及鄧藴璞劉執中諸君皆來話別。車蓋初逢。乃荷雅意殷拳。跋涉相送。令人感媿無已。薄暮抵高碑店。易車行。到舊京。入夜九時矣。

余此次游淶水易州。往返祗六日。又以天寒日短。未得遠出。深巖邃谷。古蹟名藍。不及徧探。然古稱上谷。後屬中都。歷代要爲雄劇。碑碣流傳。所在多有。連日游覽所至。偶見石刻。必手鈔口誦。闇記於冊。養菴嗜古獨深。尋訪尤力。因覓工按目拓之。凡得二十餘種。自謂蒐遺采逸。多爲王孫諸家所未覩。及歸後檢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觀之。其所收唐宋遼金元五朝石刻。易州得五十九種。淶水得七十八種。然後歎前輩見聞之廣。爲不可及也。據藝風自言。光緒初年。供職京師。日以訪古爲事。嘗與潘鄭齋尙書。及王蒻卿、梁杭叔、葉鞠裳、諸人。糾資數百金。屬打碑人李雲從。往拓順天宣化定州正定易州碑刻。故所獲閎富如此。茲鈔其目錄。附之後方。庶明歲春融。得以攜氈椎而從事。且俾兩邑人士。知鄉里古刻之足貴。而加意爲之護持。或相與攷訂其文

字。爲異時補脩志乘者所資。則吾雅此行爲不徒矣。

易水憩園圖說

易水憩園者。吾鄉夏伯初先生。官易州時。因公廨廢圃。葺而爲園。於聽政餘閒。爲燕息憩游之所。先生哲嗣范卿大令。偕德配芷湄夫人。復能先意承志。從而補植花木。點綴淸新。蓋夫人本嫻吟咏。工繪事。故凡園中一草一木。與夫池臺之掩映。泉石之離奇。具合法度。天然自有畫意。眞所謂運風斤於匠石。抽妙緒於嫦娥也。園成而夫人即就園中景色。繪爲斯圖。以徵題咏。其曰憩園者。蓋本詩甘棠爲召伯所憩以立言。易本燕地。燕故爲召伯所封邑。今州南五里。猶有古燕城遺址。意召伯當日聽政。或曾至斯。而先生適官是邑。其將以召伯之德自勗。使遺愛及民。亦有令人深勿翦勿伐之思者。先生之意深遠矣。然復繫以易水者、何也。說者謂先生宦績所在。實有繫戀焉而不能忘者。而抑知不然。夫先生以名進士。歷官中外。德政所被。非止一區。何獨於易水之濱。而不能忘情若是。吾知其有由然矣。按水經註、易水有二源。同出一鄉。而復與諸水互攝通稱。一出西山寬中谷。至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與濡水合。而注巨馬水。濡水所出。在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按故安本漢申屠嘉所封邑。在今州治東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所稱北易水者。即濡水。則濡水亦兼有易水之名。酈氏謂其澗曲泉淸。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尙憑依舊居。取暢林木。即此水也。其一出代郡廣昌縣。（本漢縣今亦爲州屬邑）郎山東南。北至西故安城。南即閻鄉城也。漢書地理志。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其水東流。有紘水南會。渾波同注。俗謂之雹河。司馬彪郡國志曰。雹水出故安縣。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也。而太平寰宇記云。雹水一名南易水。源出易縣（今州治）西南石虎崗。酈氏謂其岫壑冲深。有含煙霏

霧之勝。今此二水俱出州境。而世之言易水者。不知其同名異源。更不知濡水即北易水。雹水即南易水。於是聚訟紛紜。源流互異。先生特統名之曰易水。蓋深有契於酈氏互攝通稱之旨。而亦愛其岫壑沖深。將與方外之士。憑依舊居。取暢林木也夫。惜予來晚。先生已歸道山。不獲與先生一証。今幸讀夫人所繪圖。而姑具其說於左云。同治壬申展重陽日同郡後學丁紹基謹撰、

（未完）

隨筆

凌霄一士

戊戌政變，西后臨朝訓政，囚光緒帝於瀛臺，逮捕維新諸臣，代帝降諭，「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旋復變計，以「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爲詞，「六君子」乃不讞而誅。所謂有人奏者，蓋御史黃桂鋆也。當西后召見諸大臣議此時，御前大臣某王請仍俟審訊後定罪，以示鄭重。后曰：『若輩之事，予有眞憑實據，不必審矣！』因命殺六人。軍機大臣廖壽恒患重聽，在列未悉聞后語。既退，將擬旨矣，乃知已定罪，憤然曰：『此何等事，而可不審即殺耶？余爲刑部尚書，職責所在，尤不可不爭。』遂欲請「起」獨對。裕祿止之曰：『算了罷！太后既說有眞憑實據，豈能挽回？何必去碰一鼻子灰呢！』壽恒度事已無救，爭亦徒勞，乃已。當時樞臣中，壽恒故與康有爲等接近，且嘗力保康廣仁於帝者也。后知其事，甚銜之，幾不保首領。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記「庚子拳亂軼聞」有云：『立聯既死，端剛諸人猶不慊，將以次盡殺異議諸臣。廖仲山尚書壽恒，時已罷軍機及總署大臣，然其初入樞庭，固常熟所汲引者，故端剛惡之尤甚，已定於七月□十□日斬異議者數人，而尚書爲之首。時諸人亦不復秘密，輦下幾無人不知。尚書於時已盡遣家屬出都，而身厲東華門外一小寺中，聞耗大懼，屬其戚某制府乞哀於榮相。榮相允之。翼日謂某制府曰：「仲山事無望矣！吾今日入對時，百計爲乞恩，叩首無數，而慈意竟不可迴，奈何！君可傳語伊，早自裁可也！」某制府以語尚書，尚書竟不能引決。

曾先期一日聯軍入城，乃得脫，匆匆南歸。寺僧為人言：「方事急時，尚書在室中環走，三日夜未停步，不語亦不食，面殆無人色云。」』所記蓋非無因。庚子之亂，后頗誤信外國受康梁遊說之說，欲悉戮戊戌與新黨有關者。張蔭桓之殺於新疆，亦緣不忘前事。

后所謂眞憑實據，榮祿以袁世凱之言告密而外，聞尚有一密摺，係軍機四卿（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聯銜所上，有勸帝為自立計，注意練兵及撫循袁世凱等語，為后所得，認為謀不利於己，然摺中初無危害太后之詞也。（觀宣統己酉楊銳之子緻呈之光緒帝硃諭，其銳意革新而又不願抗迕太后之苦心，昭然若揭。后黨所造謠諑，不辨自明。）此摺正摺之外，有附片三。正摺呈帝閱過後，由林旭帶回，所以愼其事。詎旭歸寓後，察視則帶回者為附片，而正摺不見矣，或奄人竊去呈后耶。四卿平日意見蓋不盡同，而此摺則聞確係四人同具名者。

林旭與其鄉人翰林編修林開謩有舊，以父執禮事之，即寓其家。（宣武門外皮庫營。）當被逮之日（八月初九日），緹騎至門，呼曰：『請林軍機！』即又曰：『請林旭林軍機！』蓋步軍統領崇禮誡以其寓有兩林軍機，不可誤拿也。（開謩之兄開章，時為軍機處領班章京。）開謩送別於門，勗旭以壯往自持，勿失丈夫之概，並曰：『有禍自當之，勿牽涉上頭也！』

聞楊銳簡直樞垣時，以政局叵測，意稍遲迴。其鄉人喬樹枏勸以無妨入値，如形勢不利，再謀退步未晚；乃決就職云。

御史楊崇伊等之以危詞聳后變政也，具摺後謁慶王奕劻，蘄代遞。奕劻有難色。崇伊曰：『此摺王爺已見之矣。如日後鬧出大亂子來，王爺不能諉為不知也！』奕劻乃諾之。至頤和園見后，面奏崇伊等有摺言事。后猶作假豫之狀曰：『閒著也是閒著，拿過來看看罷。』既閱而色變，立召見諸大臣。

政變後，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者，凡七人。先世父子靜公以階資居首，以下即「六君子」也。既未讞而定案，「六君子」被誅，先世父則命永遠監禁，（庚子獲赦，甲辰開復原銜。）蓋猶以舊臣負清望，稍示寬典也。（聞當時后始曰：『叫他一塊兒去罷！』繼曰：『叫他老死獄底罷！』）先從兄研甫，同時褫職。在湘聞命，即往晤巡撫陳寶箴，懇代奏代父下獄。寶箴曰：『吾亦將獲罪，何能爲君奏事乎？』相對淒然。蓋兩院同行新政，學臣既罷斥，撫臣勢難獨全也。（不數日寶箴父子褫職之命下。）先從兄旋召所保經濟特科諸生數人至學署，贈以川資，曰：『諸君報國之日方長，此時宜至他處暫避。』恐其不爲守舊紳士所容，或遭羅織耳。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謂先從兄鎣甫亦得革職處分，當時實未吹求及之。此蓋以兄弟同官翰苑，齊名，致傳聞有誤。

二陵書馬玉崑事見遺，云：『光緒二十四年，魯皖豫之交渦陽會匪不靖，勢將燎原。皖撫王之春豫撫裕長魯撫張汝梅會奏請派勁旅往勦。大學士榮祿方總統武衛軍，朝命於武衛軍選派得力軍隊前往相機勦撫。時宋慶統毅軍，爲武衛之一軍。毅軍係同治初年由慶成軍於河南，對皖豫情形最爲熟悉。榮祿因以屬之慶。馬玉崑時以山西大同鎮總兵在毅軍爲十營統領，於毅軍將領中資望最高。慶遂命玉崑率部前往。未至渦陽，亂事已平。慶亟電其停止前進。玉崑久處慶藩籬下，思有以自見，仍前進至渦陽。由江督劉坤一皖撫王之春代奏，奉旨回防。行至山東東昌，奉慶令，責其違節度，撤統領差，命帶一百名衛隊，以觀後效，玉崑已爲實缺總兵數年，受此嚴譴，頗覺難堪。而粵撫德壽方以粵撫署兩廣總督，遣人示意，欲調爲兩廣翼長。玉崑未能自決，謀之於先大父朝議公，時先大父正宰聊城（東昌首邑）也。詞未竟，先大父亟止之曰：「公誤矣，公誤矣！老頭子與公，猶家人之於孩童

也。聽說則給以糖餅，不聽說則施以夏楚，初無成心也。且老頭子已屆風燭之年，如因公去而有如失左右手之歎，公悔之晚矣！」老頭子者，毅軍所以呼慶也。玉崑爽然自失，即避席向先大父請一安曰：『吾過矣，吾過矣！老頭子即令我當伙夫，當馬夫，亦唯命！』旋至通州，將十營交出，帶百名衛隊，無怨色，且勤謹逾恒。未幾，宋忠病乞休，中旨慰留，遂奏以玉崑爲翼長，並舉以自代。玉崑馳書先大父，致謝指教，且訂金蘭。光緒三十三年，下走謁玉崑於通州，猶殷殷道及焉。』

勘誤

第一期（甲戌談往）下七行「遽探」誤「據探」十五行「醇郡王」應作「醇親王」蓋翁氏筆誤也二頁五行「紅裏誤」「紅裏」四頁二十行「子，」誤「子，氏」下九行「長洲」誤「長沙」

第二期二頁三行「武自總兵」誤「自總兵」

上卷第四十九期三頁十八行「思贊贊襄」誤「思贊襄」第五十期二頁下十五行「工次」誤「次次」四頁五行「逃走」誤「逃去」

補白

滿江紅　（平林）

如意人兒何處也？參商遠隔！凝眸望：天涯路斷，水青山碧。思欲高飛隨鴈子，江南風景長相憶；到秋來，結伴過寒江，翩翩翼。

瀟湘雨，波光溢；烟霧裏，聞吹笛；看扁舟來往，水聲沉寂：——此樂何時堪再得？奮遊懷想空陳迹！最銷魂，只有黛眉青，雲鴻赤。

牛

（三幕劇）

熊佛西

濶人：這封信不是我的！

劉皇：那麼是誰的？

濶人：是我的朋友的！

劉皇：哈哈，你的朋友的信怎麼會跑到你袋裏還來了呢？你就是有這麼闊的朋友也不錯呀！來呀，我看這東西是一個壞蛋，把他宰了！

李虎：是！

張龍：慢點！搜搜他的褲子，也許還有沒有別的玩意兒？

△李虎又搜查，結果又搜出二百元的鈔票和一封信。

李虎：這是二百元的鈔票。還有一封信。

△李虎把鈔票和信都交給劉皇。

劉皇：（念信）『先生的信我們收到了。您說要我們報酬您五萬塊錢，您才可以替我們運動。這五萬的數目太大，敝公司實在供給不起，現在特派人送上大洋二萬元。希望您不要嫌少。無論如何，敝公司的事情總得請您特別幫忙……』好！這還了得！原來你還是一個貪官汚吏呀？

濶人：這封信也不是我的！

劉皇：好伙像！原來你們現在是這樣的做官咯。動不動就問老百姓要三萬五萬？難怪老百姓都是那麼窮，你們就這麼富？該死的東西！

王四：掌櫃的他們眞可惡，連我那樣的一條老牛，他們還要抽五塊錢的捐啦！

劉皇：來呀！把他推出去槍斃了！

△濶人跪下哀求

濶人：諸位爺爺要錢，我可以給你們錢，請你們千萬饒了我這條狗命！

劉皇：錢，我們是要的，但是也得看什麼人的錢！像你這種貪官汚吏，我們要你的命！

王四：只要他肯送咱們錢，咱們就不要……

張龍：你少開口！

李虎：在現在這個年頭就沒有好官！

劉皇：話不能這樣講，現在好官也不少，但是他不是！這兩封信就是他不是好官的證據！

李虎：沒有什麼可說的！把他槍斃得了！

濶人：我願意給你們十萬塊錢，只求你們饒了我的命！

張龍：百萬也不行，像你這樣的一個壞蛋！

劉皇：對了，你比我們還不如啦！我們是因為沒有吃的才來幹這行買賣！假使國家不擾亂我們，讓我們好好的種莊稼，給我們一碗飯吃，我們何苦幹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幹了這個，我們心裏並不安，所以我們從來不敢亂要一文錢，不敢亂殺一個人！你呢，國家給你吃給你穿，照理你就應該好好的給老百姓做點事，而你呢獨要做些貪贓違法的事情！你自己問問你的良心，你看你該死不該死！

濶人：該死！該死！我自己也知道我該死！

王四：只要他 自己知道他 該死就得了 。我們村裏的彭大爺彭二爺還不知道他們自己該死呢！

張龍：用不着你說廢話！

劉皇：好！也用不着多說！把他槍斃得了！

潤人：我求諸位爺爺！

劉皇：三年來這是我們第二次殺人，記得第一次殺的是一個在鄉間剝削農民的土豪劣紳，這一次是一個貪官汚吏！

潤人：爺爺！諸位爺爺！

劉皇：第一次 是我自己 動手的 。這一次我要請——

李虎：我？

張龍：我？

劉皇：不。都不是。這一次我要請你動手！

王四：我嗎？

劉皇：對了！你！

王四：這個我可幹不了！掌櫃的！您叫我幹什麼都行，您叫我殺人，我……我……可幹不了！我從來沒有幹過……

劉皇：因爲你沒有幹過，所以給你這個機會！

王四：我實在……

張龍：掌櫃的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這是規矩，懂嗎？

王四：別的都行！這個我實在幹不了！

李虎：幹不了也得幹！

劉皇：你們不要向他發恨！他今天剛來，一切都沒有弄慣。等將來弄慣就好了，老三，還是你把這個東西先拖出去吧，我隨後就到。

李虎：是！

潤人：你們要多少錢，我就給你們多少錢，只求你們饒了我的性命！只求你們饒了我的性命！

李虎：走！

△李虎把身上的尖刀拔了出來，推着潤人出去。

劉皇：老二，他是你的表弟，並且是你介紹來的！你得負責任！他不能違抗我的命令！破壞我們的行規！

王四：我不幹了！這些衣服是你們的，我仍然脫還給你們！這刀這槍都是你們的！這五十塊錢也是你們的！都還給你們！我不幹了！我不幹了！

△王四憤怒之下，把所有的衣服脫下一件件的扔在地下，仍舊穿上他的破棉袍子，然後往外跑，張龍阻住他。

劉皇：他是不是有神經病？

張龍：你要到那裏去？

王四：這裏我幹不了了！我情願回到鄉下去種莊稼！

張龍：得了吧，種莊稼？

王四：種莊稼，總比做土匪好！不管怎麼的，我得走！

張龍：你不能走！

王四：我偏要走！

劉皇：不准你走！

王四：你們不能强迫我做土匪呀？我偏要走！我一定要走！

△劉皇將手槍掏出來對準他

劉皇：你站住不？

△王四先驚慌，繼哭泣。

張龍：你這不是自討沒趣嗎 ？ 你在鄉下窮得要死，我一片好心把你救了出來，你倒不聽調動了？還要回去？你想你回去得了嗎？掌櫃的不是看我的面子，還會收你這種飯桶嗎？好一個不知好歹的東西！

王四：(狂態)你們開鎗吧！你們把我打死吧！就是你們把我打死了，我也得回去！我也得回去！

劉皇：偏不准你回去！

王四：(低泣，哀求)我求…我求你們…我求你們把我放回去吧！表哥…表哥…我求你…我求

你：這裏我實在受不了了……

張龍：還有什麼受不了？——有好的給你吃！有好的給你穿！

王四：好吃的，好穿的，我都不要，現在我只要回家去！我只要回家去！表哥！掌櫃的！求您放我回去吧！求…您…放…我…回…去…吧……

△王四跪下哀求。遠遠的忽聞人聲噪雜，劉皇急以望眼鏡向洞眼處探望，神色大變。

劉皇：糟了！大隊官兵到了！

△李虎愴惶失措的跑上。

李虎：報告掌櫃的！官兵…官兵已經把全山包圍了！

張龍：咱們趕快走！

劉皇：咱們趕快衝了出出！往山後逃走！快！

△衆人拿着手鎗，慌忙的往外跑。王四嚇得面色灰白，躊躇沒有主意。外面的鎗聲突起，他急將落在地下的二百元鈔票拾入袋內，往外跑時，幕閉。

第三幕

景與第一幕同。開幕時，牛仍在院裏哀怨的叫着。王妻穿着一雙白鞋，看去較前更饑瘦，正在預備『料』餵牛。彭二從外面走進來。

彭二：現在我什麼都給你準備好了，大車也在門口！

王妻：二爺，您待我這樣好——給我安葬了婆婆，又幫忙我了結了馬毛的案子，我實在感激得很，可是您叫我同您進城去，這事我昨晚想了一夜，還是覺得不妥當，我……我只好謝謝二爺的好意！

彭二：嘿，你怎麼又翻了呢？昨天你不是答允了我嗎？

王妻：是的，二爺，我昨天的確答允了您，可是……

彭二：難道你還在惦着王四嗎？我不是告訴你了嗎，王四去當兵早就被人打死了？

王妻：他沒有去當兵，他是去做買賣了。

彭二：有人親眼看見他死了！還是從軍隊裏回來的人說的，還會錯嗎？

王妻：不，他的確是去做買賣了，同他表哥一塊兒去的。二爺，您放心，您借給我的錢，待王四回來一定還您，一個銅子也不會短您的！

彭二：王四嫂，你不是向來很聰敏的嗎？你試想想：倘若王四還活着在那裏做買賣，他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寫一封信回來？不寄一個錢回來？你想想這個道理？

王妻：他沒有信回來，我倒是很着急的。可是人家說他當兵死了，我卻不信！

彭二：你這女人眞不聽調動！不信？難道我還會騙你嗎？我完全是一片好心，帶你進城去。到了城裏我可以介紹你到闊人家裏去幫工，做老媽子，你也不至餓死。你要是不信我的話，還是死心眼兒就在這裏，我準知道你將來一定會活活的餓死！現在還有我接濟你，待我進城去了誰接濟你呀？你自己應該仔細的想想！

王妻：我情願在這裏活活的餓死！我要等着王四回來！

彭二：王四嫂，我勸你還是不要這樣的死心眼吧？我老實告訴你吧，咱們這村裏沒有多大希望了。漫說你這種苦人在這裏不能活了，就是像我們這種大家人家也不能就了。你沒有瞧見我大哥和趙大爺，李七爺孫五爺嗎？他們是村裏的大地主，大財主，可是他們現

在都不敢在村裏躭了，都搬到大城裏去了。聽說今天早上村裏又到了不少的官兵。聽說是來拿土匪的？

王妻：他們闊人才怕土匪搶啦，，我們窮人怕個什麼勁兒！

彭二：土匪你不怕，餓死你總怕吧？

王妻：餓死誰不怕？這年頭誰都怕餓死！

彭二：這可不結了！所以還是跟我走罷！跟我走包管餓不死你！走吧！走吧！

△彭二走過去拉着王妻的手往外走，王妻拒絕。

王妻：二爺！

彭二：走吧，大車在門口等了半天了！

王妻：二爺！請您不要這麼着！

△彭二又走過去拉她的手

彭二：怎麼啦？

王妻：不要這麼動手動脚的！

彭二：好，我在你身上花了這麼些心血，這麼些金錢，難道拉拉你的手都不行嗎？

王妻：您不能這樣沒有規矩的！

彭二：好，可了不得了！你這會兒居然和我談起規矩來了！好吧，咱們就談規矩吧！欠債還錢，這是不是規矩？你欠我的債，你就應該還我的錢，這是不是規矩？你的婆婆是我給你錢埋的！馬毛的案子是我花錢給你了的！好！你現在要和我談規矩？咱們就談規矩吧！

王妻：錢是你送給我用的！

彭二：好！送給你用的？我為什麼憑空送錢給你用？為什麼不送給別人用？你想想？乾脆對你說吧：你要嚜馬上跟我走，要嚜馬上還我錢！

王妻：等王四回來一定還你錢！

彭二：王四回來還我錢？你的意思是叫我到鬼門關去收錢嗎？乾脆跟我走得了！

王妻：我不走！

彭二：那麼我強迫你跟我走！

△彭二走過去硬拉王妻往外走，王妻拒泣，二人正在扭揑不得開交的時候，院中老牛忽然狂叫，忽然止息，似有異變。同時門外有人叫『彭二爺』不止，彭二乃放開手往外探望，片刻又進來。

彭二：現在你更應該走了。連你們的老牛也死了！

王妻：呀？我的牛死了嗎？

△她急忙的跑了出去，慢慢的哭泣着進來。

彭二：你看這個家裏還有什麼盼望？——你的婆婆死了，你的兒子死了，你的丈夫死了，剩下的一頭老牛現在也是死了！要是你這會兒不跟我走，我準知道你也會死在這個家裏！

王妻：可憐的老牛！到底還是餓死了！

彭二：要是你不走，也是一樣的會餓死！

△王妻忽然抬起頭來呆望着彭二。

王妻：眞的嗎？

彭二：準沒有錯兒！

王妻：王四果眞死了嗎？

彭二：我要是騙你，我是烏龜王八蛋！這你總該信了吧？走吧！趕車的在門口都等急了！

△門外又有人叫『彭二爺！怎麼還不走呀？』

王妻：唉——

彭二：你還看什麼啦？難道你還捨不得這三間破房嗎？

△彭二急急忙忙的推着王妻下。在院裏還聽着王妻說：『這不行的，彭二爺！這

不行的，彭二爺！』片刻，便衣偵探甲

乙輕輕的上。

甲探：聽說這就是王四家裏！

△二人到屋裏外巡查一週

乙探：他媽的怎麼沒有人呀？

甲探：不會沒有人。院內不是還睡着一頭老牛嗎？

甲探：那牛是死的罷？

乙探：死的？不像。

甲探：不信，你再去瞧瞧。準是死牛一條！

△乙探果然跑了出去又回來。

乙探：他媽的眞是死牛一條！

甲探：你的眼睛當偵探實在差一點兒！

乙探：大哥，你可不要說我的眼睛不行啦，近來破的三樁案子都是我這雙眼睛看破的。就是王四跑回這村裏來，也不是我瞧出來的嗎？

甲探：得了吧，怎麼到現在連王四的影子都沒有瞧見？

乙探：他媽的眞怪：每天晚上我明明瞧見他跑進這村子裏來了，怎麼他還沒有回家來呢？

甲探：要是今天拿不到王四，咱們還不好回到衙門裏去交代啦！咱們不是向隊長說咱們今天準拿到王四嗎？

乙探：我想王四準回到村裏來了，可是他不敢馬上回到家裏來。

甲探：咱們剛進門的時候不是碰見一男一女坐着大車走這邊出去嗎？

乙探：是呀，我也注意了。那女人好像還在哭啦。

甲探：不要是王四和他媳婦坐着大車逃跑了罷？

乙探：要是那麼着那可糟了！可是那男人我也注意了，的確不像王四？

甲探：不管這些，咱們追去瞧瞧吧！

△甲乙探正要下時，忽聽門外有人問：

『王四嫂在家嗎？』

乙探：慢點，有人來了！讓咱們躱起來！

甲探：你藏到外邊，我躱在裏面！快！把傢伙準備好！

△乙探溜了出去，甲探則避於門背後，王四還是穿着他那件破棉袍子，急促的由外面進來。裏外尋找他的妻子，不得，狀極焦悶。

王四：難道她眞和彭二爺走了麼？可是牛還躺在院裏呢？（走近門口看牛）牛，我的老朋友，我回來了怎麼你不起來呢？（他出去）呀？原來牛也死了！（又走進來）唉，母親死了，兒子死了，妻子也沒有下落了；我呢，還有什麼活頭？用性命換來的這二百塊錢，（從袋裏掏出鈔票數着）我都帶回來了！可是逃回來險些兒又把命送掉了！她到那兒去了呢？我相信她不會跟彭二爺走的！我去問問隔壁的張大嫂！

△這時探甲露面掏出手槍來對準王四，探乙也從外面跑進來。

探甲：站住！你要往那兒走？

探乙：這會兒你可走不了了！

王四：兩位大哥，你們是不是要我的錢？這是我的性命換來的！

探甲：我們要你的命！

王四：我和二位大哥無寃無仇？

探乙：你是不是叫王四？

王四：對了，我是叫王四！這就是我的家！

探甲：在梁家山做土匪的是不是你？

王四：不，你們一定弄錯了！我是莊稼人家！

探乙：得了吧！莊稼人家！不要糟蹋了莊稼人家吧！你知道我們跟你多少日子了嗎？趙局長

是不是你們刼的？

探甲：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

王四：不……不……我不……我不……

△探甲乙兩人露出官兵的制服肩章給王四看。

探甲：這你總該知道了我們是誰吧？

王四：哦？你們是大兵！

探乙：什麼大兵？我們是衙門裏派來拿土匪的！

王四：土匪？誰是土匪？

探甲：別裝孫子了吧！走！

王四：我沒有搶過人家的東西！

探乙：你這些鈔票是那裏來的？（他拿了一張鈔票細細看）不錯，這上面的記號一點兒不錯！

王四：這的確不是我搶來的！

探甲：這大概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不是？

探乙：走！

王四：你們叫我上那兒去？

探乙：到衙門裏去！

王四：我王四一沒有殺人，二沒有放火，三沒有幹虧心事，——你們爲什麼要我到衙門裏去？你們總得說個明白！

探乙：你走不走？

王四：我不走！

探甲：你走不走？

△探乙走過去打了王四一耳光。

探乙：你媽的，你走不走？

王四：你們究竟怎麼啦？

△探甲又打了王四一耳光

探甲：揍你！怎麼啦？

△王四氣極，與他們鬥爭，並想乘勢逃走，乙被擊倒，甲向空中放了一鎗示威，王四始站住。最後甲乙把王四緊緊的抱住，王四雖極力反抗，口中並大罵『渾蛋』，大叫「寃枉呀」不止，然終被綑了起來。

探甲：他媽的！你這小子！你……你好大狗膽！你竟敢……

探乙：揍死這殺人放火的土匪！

王四：天知道呀！只有天知道誰是殺人放火的土匪呀！只有天知道誰是殺人放火的土匪呀！只有…天…天…天知…天知道呀……！

△這幾句話不是說，而是叫。先是憤慨不平的呼寃，繼是慘苦淒怨的呼救，最後

是狂烈的反抗，乃至聲嘶力竭的倒地，幕亦隨之而閉。（全劇完）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初稿完成。禁止翻印。倘要排演，請事先與河北定縣平教實驗區戲劇研究委員會接洽。

邊城

(三)

沈從文

五

兩年日子過去了。

這兩年來兩個中秋節，恰好皆無月亮可看，凡在這邊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舉行，故兩個中秋留給翠翠的印象，極其平淡無奇。兩個新年雖照例可以看到軍營裏與各鄉來的獅子龍燈，在小教場迎春，鑼鼓喧闐很熱鬧，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龍耍獅子的鎮筸兵士，還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處去歡迎炮仗烟火。城中軍營裏，稅關局長公館，河街上一些大字號，莫不預先截老毛竹筒，或鏤空棕櫚樹根株，用洞硝拌和磺炭鋼砂，一千槌八百槌把烟火做好。好勇取樂的光身軍士，玩着燈打着鼓來了，小邊炮如落雨的樣子，從懸到長竿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燈的肩背上，鑼鼓催動急促的拍子，大家皆爲這事情十分興奮。邊炮放過一陣後，用長凳綁着的大筒燈火，在敞坪一端燃起了引線，先是嚇嚇的流瀉白光，慢慢的這白光便吼嘯起來，作出如雷如虎驚人的聲音，白光向上空衝去，高至二十丈，下落時便洒散着滿天花雨。玩燈的兵士，在火花中繞着圈子，儼然毫不在意的樣子。翠翠同他的祖父，也看過這樣的熱鬧，留下一個熱鬧的印象，但這印象不知爲什麼原因，總不如那個端午所經過的事情美。

翠翠爲了不能忘記那件事，上年一個端午又同祖父到城邊河街去看了半天船，一切玩得正好時，忽然落了行雨，無人衣衫不被雨濕透，爲了避雨祖孫二人同那隻黃狗，走到順順吊脚樓上去，擠在一個角隅裏。有人抗凳子從身邊過去，翠翠認得那人是去年打了火把送她回家的人，就告給祖父：

「爺爺，那個人去年送我回家，他拏了火把走路時，眞像個嘍囉！」

祖父當時不作聲，等到那人回頭又走過面前時，就一把抓住那個人，笑嘻嘻的說：

「嗨嗨，你這個人！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還怕酒裏有毒，把你這個眞命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守渡船的，且看到了翠翠，就笑了。「翠翠，你大長了！二老說你在河邊大魚會吃你，我們這里河中的魚，現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話不說，只是抿起嘴唇笑着。

這一次雖在這嘍囉長年口中聽到個「二老」名字，却不曾見及這個人。從祖父與那長年談話裏，翠翠聽明白了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灘過端午的。但這次不見二老却認識了「大老」，且見着了那個一地出名的順順。大老把河中的鴨子捉回家裏後，因爲守渡船的老傢伙稱讚了那隻肥鴨兩次，順順就要大老把鴨子贈給翠翠。且知道祖孫二人所過的日子，十分拮据，節日裏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許多三角粽子。

那水上名人同祖父談話時，翠翠雖裝作眺望河中景緻，耳朵却把每一句話聽得淸淸楚楚。那人向祖父說翠翠長得很美，問過翠翠年紀，又問有不有了人家。祖父則很快樂的誇獎了翠翠不少，且似乎不許別人來關心翠翠的婚事，故一到這件事便閉口不談。

回家時，祖父抱了那隻白鴨子同別的東西，翠翠打火把引路。兩人沿城牆走去，一面是城，一面是水。祖父說：「順順是好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這一家人都好！」翠翠便說：「一家人都好，你認識他們一家人嗎？」祖父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所在，因爲今天太高興一點，便笑着說：「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婦，請人來做媒，你答應不答應？」翠翠就說：「爺爺，你瘋了；再說我就生你的氣！」

祖父話雖不說了，心中却很顯然的還轉着這些不好的可笑的念頭。翠翠着了惱，把火炬向路兩旁亂晃着，向前快快的走去了。

「翠翠，莫鬧，我摔到河裏去，鴨子會走脫的！」

「誰也不希罕那隻鴨子！」

祖父明白翠翠爲什麼事不高興，祖父便唱起搖櫓人當船下灘時催櫓的歌聲，聲音雖然啞沙沙的，字眼兒却穩穩的毫不含胡。翠翠一面聽着一面向前走去，忽然停住了發問：

「爺爺，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灘呢？」

祖父不說什麼，還是唱着，兩人皆記起順順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灘過節，但誰也不明白另外一個人的記憶所止處。祖孫二人便沉默的一直走還家中。到了渡口，那代理看船的正把船泊在岸邊等候他們。幾人渡過溪到了家中，剝粽子吃，到後那人要進城去，翠翠趕即爲那人點上火把，讓他有火把照路。人過了小溪上小山時，翠翠同祖父在船上望着，翠翠說：

「爺爺，看喽囉上山了啊！」

祖父把手攀引着橫纜，注目溪面的薄霧，仿彿看到了什麼東西，輕輕的吁了一口氣。祖父靜靜的把船拉過對岸家邊時，要翠翠先上岸去，自己却守在船邊，因爲過節，明白一定還有鄉下人從城裏看龍船，還得趕回家鄉的。

六

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個賣皮紙的過渡人有所爭持。一個不能接受所給的錢，一個却非把錢送給老人不可。正似乎因爲那個過渡人送錢的氣派，使老船夫受了點壓迫，這撐渡船人就儼然生氣似的，迫着那人把錢收回。使這人不得不把錢捏在手裏。但船攏岸時，那人跳上了碼頭，把那一手銅錢向船艙裏一撒，却笑迷迷的忽忽忙忙走了。老船夫手還得拉着船讓別一個人上岸，無法去追趕那個人，就喊小山頭的孫女：

「翠翠，翠翠，爲我拉着那個賣皮紙的小夥子，不許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麼會事，當眞便同黃狗去攔着那第一個上山人。那人笑着說：

「不要攔我！……」

正說着，第二個商人趕來了，就告給翠翠是什麼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着賣紙人衣服不放，只說：「不許走！不許走！」黃狗爲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見一致，也便在翠翠身邊汪汪汪的吠着。其餘商人皆笑着，一時不能走路。祖父氣吁吁的趕來了，把錢强迫塞到那人手心裏，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搓着兩手笑着說：「走呀！你們上路走！」那些人于是全笑着走了。

翠翠說：

「爺爺，我還以爲那人偷你東西同你打架！」

祖父就說：

「他送我好些錢，我纔不要這些錢！告他不要錢，他還同我吵，不講道理！」

翠翠說，「全還給他了嗎？」

祖父抿着嘴把頭搖搖，裝成狡猾得意神氣笑着，把扎在腰帶上留下的那枚單銅子取出，送給翠翠。且說：

「他得了我們那把烟葉，可以吃到鎮草城！」

遠處鼓聲又蓬蓬的響起來了，黃狗張着兩個耳朵聽着。翠翠就問祖父，聽不聽到什麼聲音。祖父一注意，知道是什麼聲音了，便說：

「翠翠，端午又來了。你記不記得去年天保大老送你那隻肥鴨子。早上大老同一羣人上川東去，過渡時還問你。你一定忘記那次落的行雨。我們這次若去，又得打火把回家，你記不記得我們兩人用火把照路回家？」

翠翠還正想起兩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哪。但祖父一問，翠翠却微微有點兒惱着的神氣，把頭搖着，故意說：「我記不得，我記不得。」其實她那意思就是「我怎麼記不得?!」

祖父明白那話裏意思，故又說：「前年還更有趣，你一個人在河邊等我，差點兒不知道回來，我還以爲大魚會吃掉你！」

提起舊事翠翠嗤的笑了。

「爺爺，你還以爲大魚會吃掉我?!是別人家說我，我告給你！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讓城中的那個爺爺把裝酒的葫蘆吃掉！你這種記心！」

「我人老了，記心也壞透了。翠翠，現在你也人大了，一個人一定敢上城看船，不怕魚吃掉你了。」

「人大了就應當守船呢。」

「人老了纔應當守船。」

「人老了應當歇頭！」

「你爺爺還可以打老虎，人不老！」祖父說着，於是，把膀子彎曲起來，努力使筋肉在局束中顯得又有力又年青，且說：「翠翠，你不信，你咬。」

翠翠睨着腰背微駝的祖父，不說什麼話。遠處有吹嗩哪的聲音，她知道那是什麼事情，且知道嗩哪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過家中那邊岸旁去。爲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親的喜轎，翠翠還爬到屋後塔下去眺望。過不久，那一夥人來了，兩個吹嗩哪的，四個强壯鄉下漢子，一頂空花轎 ，一個穿新衣的團總兒子模樣的青年，另外還有兩隻羊；一個牽羊的小孩子，一罎酒，一盒糍粑；一個擔禮物的人。一夥人上了渡船後，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翠翠却傍花轎站着，去欣賞每一個人的臉色與花轎上的流蘇。攏岸後，團總兒子模樣的人，從扣花抱肚裏掏出了一個小紅紙包封，遞給老船夫。這是規矩，祖父再不能說不接收了。但得了錢祖父却說話了，問那個人，新娘是什麼地方人，明白了，又問姓什麼，明白了，又問多大年紀，一起皆弄明白了。吹嗩哪的一上岸後又把嗩哪嗚嗚喇喇吹起來，一行人便翻山走了。祖父同翠翠留在船上，感情彷彿皆追着那嗩哪聲音走去，走了很遠的路方回到自己身邊來。

祖父掂着那紅紙包封的分量說：「翠翠，宋家堡子裏新嫁娘只十五歲。」

翠翠明白祖父這句話的意思所在，故不作聲，靜靜的把船拉動起來。

到了家邊，翠翠跑還家中去取小小竹子做的雙管嗩哪，請祖父坐在船頭吹「娘送女」的曲子給她聽，她却同黃狗躺到門前大岩石上蔭處看天上的雲。白天漸長，不知什麼時節，祖父睡着了，翠翠同黃狗也睡着了。



M反省記（四）

（M）

翌日這位大煉師，拿出了像字帖一樣的東西叫我看，看過之後，知道這座山觀，是從前有個孝子，來到這個地方結草爲蘆，一面奉母，一面修行。後來眞心感動了上天的鐵拐大仙，於是也就成了一位神仙。這座廟的名字，大約也是因他奉母於此而起的吧？觀名「金丘觀」呢！他讓我看了這種奇蹟之後，便又說了一遍「七眞子」的故事，於是我的道心，也堅固了許多。

有時我看見了幾個道友，就是在稻田裏工作，使我感到出家人和沒出家人沒有甚麼分別似的。這一日的晚晌，有一位曾在稻田裏插稻年約五十餘歲的老道，見了我很表示歡迎；並和我說了些爲我所不明白的話。這是有另一位道友向我說：「你明白他的話嗎？」我說，「不明白。」他說：「這位老人一向沒有和外鄉的人交際過，故所說的純是本處的方言，所以你聽不懂。」又說：「他的意思，是希望你將來學簫，學管，學笙，學會了好賺錢。」我聽了之後，以爲將來鼓瑟吹笙，去領導着一些紅男綠女們的殯事，那眞是笑話！而且從這裏賺到幾個錢，眞是一種污辱；那簡直成了一個世外的功利家了！還煉甚麼丹？修甚麼行？又有一日在廊簷下，見到一個木牌，上面貼了一張告白，大概的意思，是不准山下的百姓，採集本山的樹木和茶，末了還有違者送縣的語句，我以爲這不是出家人的本色。而且我看見這位大師的道行也很淺，在他跟前，萬難學到飛昇。又有一次由一個道友嘴裏，知道這位當家的老道，是極吝嗇的，徒弟有了病，他也不肯拿錢買藥。我於是乎更以他沒有博愛心了。有這種種的不滿意，所以我決意下山。

我以下山取行李爲名，達到我的下山的目的了。這時順着下山的大道，很痛快的到了江邊。過了江來到旅館的時候，便休息了。

翌日即走到崔君的家裏，這時崔君由外剛回，問我這幾天那裏去了。我說：「旅館裏太熱，我到城外的山上住了幾天。」他和他的母親和他的太太，意思之間，彷彿怪我把事情悞了似的。但未明白責備，只說了我上你那裏去兩次，都沒會着的話。

在未上課以前或下了課走到左右廂房裏去看壁上畫的關於歷史的或神話的故事的畫的時候，便看見畫上的人物都缺少眼睛，而且廂房裏邊所塑的鬼像，也沒有眼睛了。據別的學友說，這都是一個姓劉挖去的；他是愛塗抹鬼眼的。這種少年時代的回憶，至今已逾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之中，眞有滄海桑田之感！我在十二歲以前，是在家庭居住的時代，但在鄉村裏面，有甚麼好玩呢？也不過聚攏了一切男女的小朋友去搬演極幼稚而簡單並附帶童歌的故事；每當夕陽西下，明月東升的時候，一團酣興，樂而忘返！在被強制的折回家中就寢的時候，眞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惱。但那時的明月，那時的良夜，至今思之，如在目前。自我離開家庭到外邊上學以及離開學校飄流南北甚至十年不歸的時候，一旦回到家裏，眞使我黯魂傷心！幼年的環境，幼年的伴侶，均爲時代的潮流沖去，使我的兒時的印像，

不能在爲我熱戀的故鄉中去印證，這一種悼往惜逝的悲哀，除哭之外，眞沒有他法可以發洩。故在家家追悼亡魂的當兒，眞不禁滾滾珠淚往下拋也！但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不哭的人們，我只說他們寡情。在這些年之中，那位專好塗抹鬼眼的劉先生，他也曾抱着極端的愛國的熱誠，跟着一些爲他迷信了的愛國愛民的將軍爭殺了十多年；想着措國基於磐石之上，置民生於福利之中，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攻無不取，戰無不捷；事無巨細，躬親檢點；人無南北，無不愛戴，本擬一帆風順，展其素願，奈我儕一德，君已二志；失志歸來，能無感慨？他在感傷無聊之中，也會楚館秦樓，恣意遊樂；鏖戰竹城，夜以繼日，也無非借他人之觴酒，澆胸中之塊壘！現在息影××，教妻奉母，從事於感情生活；但亦人生之樂也。今者承我之要求，特送來牛肉二包，鴨蛋六枚。觀其包物之紙，及細物之繩，均甚精緻，知係購上等食店，非普通商店所用之物也，謝謝！

（十）

看見四圍高牆裏邊的人行路上，不知從那裏吹來的幾片枯葉，但不見這幾片枯葉，使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觸！我在這個純是法制的機關裏面，將到何日爲止呢？未如他們的言語，雖能叫我心安，但假若他們的力量終嫌微弱的時候，又當怎樣呢？便起了一種莫名的焦灼！但我斷定，他們不是這個樣子的。

偶然得了一個小病，看見藥瓶和藥包，仿彿是一種美的陳設似的。

從陰冷的屋子裏，走到秋天的陽光下面，便覺得陽光可愛了。蹲在花已凋謝淨盡只賸下綠葉的花的傍邊，手弄着冷水，去洗一件顏已將殘的衣服的時候，自己的容顏是看不到的，但看見別人像敗葉一樣的臉，又在這個殘秋的時候，又都走着一樣的敗運，這儼然是一幅極端調和的罪人浣衣圖！但他們都能把衣服洗得潔淨無比，我則沒有那麼高的藝術，不過去其汗氣而已。而且掠大的目的，也就是想到外邊看看太陽。

在淡然無味帶點苦辣澀味的環境裏邊，所留下的印像也是帶着同樣的澀味的。愛有兩方面，一是甜蜜，一是痛苦。因爲沒有被愛的條件，固然嘗不到愛的甜蜜，但在另一方面呢，却也得不到愛的痛苦。自己不會武術，更不會擊劍。雖看見社會上許多的不平因而憤怒過，但沒有像荊軻聶政一樣的能力，却是始終沒有殺過人，雖然沒有嘗到殺人時候的痛快，却也感不到殺人以後的無聊。在極端的我興趣的情緒之中，覺得在世上我不到，於是想做效原始人的生活；想着在過了一段極端的苦惱生活以後，便可到了大羅金仙的地位。雖然如逐泡追幻，未有成就，未得享到仙人一般的幸福，但這種地獄裏黑暗的風味，却也是其味也醇。

思想能像胃的動作就好了。胃，是先吸收了食物，才去消化的。而人的思想可也不必妄作聰明，把未來的世界的事和非世界的事想個爛熟；要知這是沒成熟的果實。是沒有甚麼眞味道的。極好先雌伏着，等到自己的行動把事情做過之後，再作一番的回味，這時候是酸是辣，才能認識得清楚。所以我主張，思想不要在行動前面打攪，僅隨在自己的率眞的行動的後面，當一個記錄者就得了。試冷眼往社會上一望，凡是妄作聰明的人，像個人樣子的很少呵！但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無思無慮，其樂陶陶。但故意的向無思無慮的路上去走，這便是有思有慮了。而且樂陶陶也跑得遠了。我的意思，彷彿要按着康健的一定的方式上去行，不管有效無效，儘走下去就是了。但

結果或能得到康健的快樂吧?!我從前的錯誤，是想莽嚴機關，彈指即現。既忽略了時間性，又忽略了本能的漸展性，所以一曝十寒，終於無成！

假若都是出於自心所願的話，那麼這一種機關眞是再好無比了。我住的是地字號，試走過地字號的門限向兩傍望去，眞有一種整齊之美。兩傍都是對稱式的小屋，是一色一樣的門，一色一樣的鎖；門的上部的中間是開的一般大小的孔，門孔的上邊，標了一個白紙的符號，正面書罪人的號數，背面則書姓名籍貫及案由。一塵不動，萬籟無聲；各人休息於各人的屋內，這個地方，眞不像在於塵世，而是位於廣寒。偶因特別的事情，暫准外出的時候，呵！陽光滿地，蔚藍無際；牆角的電網上面，有一隻已滅的電燈掛在那裏，冷的空氣裏邊的溫陽呀！在這種蕭然無譁的地方，越顯得美麗而可愛。這時候眞想把全身全性，獻給於光明。光明就是愛吧？愛就是美吧？美呢，也就是人之性吧？苟靈魂有翅，必騰空而飛奕！啓發了我的希望心不少。

一天一個難友和我說：「人家給我們幾個錢，我們就做幾個錢事！」這一種很淺顯的話，極含詩意，並帶點哲理。這或者是在他覺悟後的一種人生的哲學吧！但這句話的意思，要從別人嘴裏說出來，一定沒有這樣的有含蓄而耐聽。但他是由×歸國後，由×××登陸，至天津被捕的。今已三年，眞憔悴了青年的心！

讀到東坡辭的『新松暗老』之句，便釋卷悵然。物是如此，人何獨不然呢？人的容顏不是慢慢的改換着嗎？不是漸漸的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日漸滅亡嗎？我的少年時代的我，我是不能認識了。最可痛的就是在少年時代和我接觸的人，他們也變了。唉！髮也蒼了，鬚也白了，面容也憔悴了！不能不使我暗驚青春之逝去！乃寫道：

黃金一般的少年時代呀，

空想像。

心悵惘，

恨斷腸，

爲什麼不縱情儘享？

荏苒流光，

把人的精力「暗」傷！

三年沒照鏡，

容貌成兩樣。

『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還是古人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便拿酒來消愁；喝醉了，憂愁也忘了。但我的憂愁也太多了，但我不會喝酒，故我常改其辭句，是『睡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又唐詩上有『……臣是醉中仙』之句，我也把牠改成『臣是睡中仙！』故古人善醉，我却是善睡。但幸而我的性懶散和好睡！不然，這幾個月的生活，常被關鎖在一個拳宗裏，不知要如何的難受哩！

一日質卿對我說：『你在屋裏作甚麼事？』我說：「睡覺。」他說：「睡覺那能行呀?你可以在炕上運動運動！」我住的小屋子，也就是僅容只睡一人的木炕，炕前面，有三尺寬不足二尺長的一片空地，一張洋式的木桌和一個痰盂，一個臉盆，眞沒有活動的餘地。但站在炕上來回遊動，或作一兩式柔輭體操是可以的。不過在炕上運動，這彷彿是小孩子的事。我現在要在炕上運動了，這不是還童了麼？正在這樣的作想的時候，覺得空氣驟然緊張！有派人的聲音，有開門的聲音，仿彿有奇禍的到來！不禁大吃了一驚！便速忙由門孔上向外張望，並傾耳靜聽，原來是新來的一個罪犯，他在監獄中的素行不好，故來到這裏，先給他一個下馬威！使他不敢不貼服究

規○胡風聲鶴唳，疑是追兵至；我滅慚愧！

看了一本研究世界文化的書籍，研究西方的文化和闡明孔子和印度佛教的學說，都是根據於心理學○在大體上雖能自圓其說，但研究這種不可捉摩的片面的東西，而叫人去遵守，則甚難○這書是梁漱溟做的○梁君窮年累月去研究佛學，後來是又研究孔子的 ○ 假設以梁君所說的話為對，那麼，釋迦的學說，是釋迦用畢生的精力體驗出來的；孔子的學說，也是孔子窮畢生的精力體驗出來的○他們這一種學說，不是像科學上的發明，可以遵從一定的方法，就可以應用的○故這一種學說，沒有提倡的必要○而在個人想去研究的，這便是個人主義者，而個人主義者，就不必如痴的想拿着個人主義去應用於社會！

通常人家的房屋的「門插」，是在門裏，但現在我住的屋子的「門插」，是在門外○每逢心靜而覺得安穩的時候，聽着門外猛烈的插門的聲音，便覺得心臟有一種猛烈的震動，同時也起了一種猛烈的煩惱；但這是不能避免的事○人該倒霉，便陰差陽錯，錯到這裏來，豈是有罪當受嗎？「不遭天忌是庸才！」這句豈是以解嘲?!

在上學的時候，數我的年齡最小；但因為生長在鄉間，交通僻塞，文化落後，於是自己的常識，也實在不够用的○以常識不足的人去研究較深的學術，總覺難以深入！而且幼承家教，養成了慈悲惻怛的性格，在修學將要期滿的時候，同學諸友以為快要分別了；於是增加了伙食費，故一日三餐，異常豐富，這時人人都帶點興奮和惜別的氣味，也都是興高彩烈的大吃大喝！而我這個時候，早已因為『人生究竟為什麼?』的問題，解決不了，已是悲觀萬分○這時看着雞骨魚刺，拋滿桌下，益覺人類的殘酷○過了些時之後，便決心吃素！意欲修行○因為這樣的「一念」，便產生了這十年來的悲哀！在常人以為我是倒行逆施，但在我的內部的情緒上，何嘗不是走的一貫的路呢？——因為一線之錯，便亂了前途之錦；今後，無論如何，不過天國的生活了，而要過人的生活了○

但在我踏遍山川去覓神仙的時候，當然兒戲於自己的職務○除自己光陰的犧牲不算外，而關心我的家庭和朋友，也實在為我煩惱萬狀！而且不知我者，目我為狂人，但我拿道德律去律他們，也實在不够人的資格○故常常與一切人相水火，其實呢，要把道德的標準定到九天之上，而在三千大千世界裏面，去找那樣的人，當然是找不到的○

（十一）

路的兩傍，種滿了肥而且大的白菜，我看見肥的菜和綠的色，便覺得歡喜○ 走到接見的地方，原來是瑞齡兄站在那裏；我最愛他的末兩句話，『出去幹倫呀?免得花錢！』我回來了不久，便送來了一包東西，在送東西的條子上，寫着口條一個……，我便聯想到一個猪尾巴，而且一個極肥的猪尾巴， 浮現於我的腦際○ 這是因為中秋節，吃了一個猪蹄子，自此之後，便在猪身上着想○後來雖請求着買一次猪蹄，但被批駁了•從此便由猪蹄子想到猪尾巴○但現在呢，猪肝，猪舌，以及猪臭腸變成的猪香腸，都陳列在我的面前了○而且油濕了幾層的包紙○並柔淑賢由北平回○而且有許多想說的話，都忘了說了○在接見以前，同鄉賀卿君送來一個紙包，並很客氣的說：「我因微有肺病，恐嫌我手不潔，這是我未曾用手動過的東西，請你吃罷！」說畢自去○却原來是蛋糕和山査糕○在我吃着齡兄送來的猪肝時候，上下牙不敢相對，才知是山査糕的作怪○

「五鶴西北來，翩翩凌太淸：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名！」這是多麼引誘人去趨於超然界上的響亮的句子呀！記得讀太白的這幾句 詩的時候，是在一個圖書館的樓上；窗明几淨，案上濃烈的香蘭的氣味，在靜寂的空氣裏浮動着，在嗅着這種國香的時候，眞覺得五內皆淸。而牆上掛的一幅聖天使的牧羊的西洋油畫，在晚歸的路上，林間露出了「夕陽無限好」的紅光，這時也好像眞的一樣！我把李白的那首詩再繼續的讀了下去，發現了「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的句子，這與我的心理，又正是相合。我把李白的詩眞愛慕極了，於是就買了一部「太白全集」。後來我想到深山陡澗裏邊去找李太白所說的金光草，並想在善於變幻的綠雲上面，去找我已竟成了仙的安期生，或在山上松下，能遇到了赤松子，但踏破鐵鞋，我才相信這些境像終在我的腦筋裏，騎着驢去找我自己所騎的這樣的驢 ，是終於我不到的。這是十年來的極聰明的我所做的事情。諺云：「捕風捉影，」這或者是吧？

有一天我得到一個同難者滬上一件由本院轉呈請求開釋的呈文因辭句不恰致被批駁的消息之後，我充分的明白是可以自己請求開釋而本院是可以據呈轉遞的。於是我經一番深刻思慮之後，便把呈文的意思，起了一個腹稿，是預備到下星期再遞的 。因爲我以前寫給末如的信還沒有發出，等到發出之後，他如果能有確切的辦法時，我就不必自己直接請求開釋了。翌日，我提起筆來想寫一個草稿，但怎麼寫法呢？我來此反省，本是糊里糊塗被送來的，似乎有過，也似乎無過。我現在自請開釋，我也只得彷彿承認有過，彷彿又不承認有過，方合本題。於是先寫了一個總論，其次敘述在未入院以前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信仰如何，而入反省院以後，對於孫總理的崇拜又如何？其次敘述自十一年入伍以至如今對於本軍的感情如何？而入院以來，對於本軍的感想又如何？末段，便是一個總結論。

本院設立的圖書館，內有黨義，雜誌，史地，政治經濟及社會科學，等類的書，專供反省人借閱之用。像這種文明的制度，在專制時代，是夢想不到的。總理在廣東對農民的演講辭，似乎有這幾句：『你們不要以爲民國成立以來沒有享到甚麼樣的福，就按今天說，你們見官不作揖，也不下跪，這便是得到民國的利益了。』我當時看到這裏，覺得總理所說的似乎有點滑稽似的，但由我現在的證明，覺得這幾句話，說得實在是好。在民國以前專制時代的監獄，有像這樣的開明的嗎？而且管理監獄的人，有像這樣的殷殷顧慮在監者的康健，而規定下操的功課，顧慮在監者的苦悶，便用書中的義理去解除的嗎？像這種良好的制度，這便是民國之賜了。

風聲震耳的吹着，已是非棉不暖的時候了。在炎夏之際，正當苦熱的期候，坐着熱，睡着也熱；白天熱，夜間更燥。便覺得像這一種的熱的氣候，就是再過一萬年也不能消去似的。誰知光陰荏苒，熱度日消，又走到了逼迫人們都得穿棉的時候，覺得牠們的威力，是超乎人類之上！…………

（十二）

九折肱而後成良醫，因爲我的出院問題，業已和末如佛心等討論了三個多月，到如今還沒有一個確切能安慰我心的辦法，足見天下事，沒有容易的。在這個夜漫漫未到黎明的期間，眞眞使人期待的心焦！

天寒了，瑞齡兄給我送來一個棉褥子，紅面藍裏，極厚極暖。留蘭香糖薰魚醬肉，也附帶着

送來。另外還有麻片一包。在軍紀森嚴的細柳營中，好容易藉買物爲名踱出了營的大門了，那時候經濟眞是困難萬分，在走到一個商家的時候，耳聽着號聲悠揚，手舉熱茶在喝，仍不免起了一種的軍人的肅然的情緒。這時瑞兄從外邊走來，手捧一包像現在這樣的麻片來，請我們同來的幾個人吃。那時候一種紀律而嚴肅的印像，便在浮現着。

出乎意外，出乎意外的，楊漣漪君來和我接見了。他的態度還是那麼誠懇；在和說話的時候，他的黃澄澄的幾個金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但流光對任何人是不客氣的，他的臉上，也終免不了一種奔波勞碌和憔悴的氣象！據說，因來此謀事，才知道我在這裏。並在他的談話裏，知道錫瑞也來了，但因受院章的限制，雖來到，也沒有同時見面和說話。和他接見同來之後，便接到海龍送來毡帽一頂，毛巾一條。同時收到了未如由漣漪兄捎來的五元錢。但我接到這五元錢的時候，我想都買了關於哲學和文學的書籍來讀，設若我在最近期間，不能恢復了自由的話。

我爲甚麼要買文學和哲學一類的書呢？因爲文學可以陶養性情，能給自己一種共鳴，或把自己的情意，引到那的境界上去。而哲學呢？牠能能解決人生的種種的不可解的問題。西洋哲學起自希臘，其視宇宙間萬事萬物，無一不美，故朗具高尚優美之精神。希臘既衰，羅馬代興，及其末葉把精神之愉樂，變爲肉體之崇拜，淫佚驕情，達於極點。當時有識之士，均極悲觀，以爲人生不惟是苦海，而且是罪惡。於是以毀滅爲逃避苦惱之惟一捷徑。而自殺之說，自殺之風，於是風行。以爲自殺便是人類獨有的特權，而其他動物是不會自殺的。在這種人性墮落，達於極端的時候，便有希伯來的學說，前來補救。以爲人有了罪過，是無須悲觀的，只要能以懺悔，便仍爲上帝所愛。但這種學說，是犧牲現在，希冀未來。自文藝復興以後，科學大興，一種征服自然的大無畏的精神，眞是前無古人。於是希伯來的教條，漸漸爲人不滿。最近倭鏗柏格森諸人，對於純理智的科學，又大肆攻擊，以爲純理智的東西，絕不能安慰自己情意的痛苦，無論如何至理名言，也不能解除人們的直覺的苦惱。這種學說，頗能安慰現代的疲憊的人心，而爲所歡迎。至於印度的哲學及中國老莊的學說，根本上都是出世思想。而可以安慰人生的情意的。我以爲世界上的人，最聰明而又佔絕對少數的人，是樂於出世，又能以出世的。但這裏所說的能以出世的，是他能力研力行，而終於能達到目的的。其次則就是救世家，但這一類的人，也是佔很少數的。再其次，則就是熙熙攘攘一般的人了。我在這個不自由的地方，我又是一個極笨拙的人，也只得自己哄自己，去瀏覽那較爲高深的學理了。

借了一本杜亞泉所著的人生哲學，他說：『「發展」和「犧牲」是不相衝突而是相成的。譬如由自我而發展成爲家族的自我，鄉村的自我，國家的自我，古往今來的自我，在大我的發展的過程中，是時時犧牲小我的。在理想的我的發展過程中，也是時時犧牲世俗之我的。』這幾句話說的很好。想要發展，便先要犧牲。我們平常所過的何嘗不是犧牲的生活呢？譬如現在吃的是粱食，但同時呢，是把肉食犧牲了。現在所受的是痛苦，而同時呢，豈不是把幸福犧牲了麼？我們在痴愛着這一朵花的時候，那麼同時也就是把大地山河都犧牲了。人生的一舉一動，除了發展就是犧牲，決沒有兩全的事情，若事事求萬全，更是夢想！

古人是改造自我，去適應環境，譬如射，中

否？是反求諸已。而今人是改造環境去適應自我，故一切改革之事興。於是頑固者，高目時艱，緊鎖愁眉!!

瞻念前途，油然而悲。嘴裏吹着悲哀之調，心裏念着傷感之辭，只覺淚欲傾，骨欲融！想着把天下古今，失愛的人，被棄的人的聲裂金石的斷腸的詞句，拿來翻覆的吟咏，以謌以舞！名馳古今的江文通的「恨」「別」二賦，也不足以形容我心裏的悲感。蓋不僅爲我自己悲也！天下的眞情正意，無論是哭，或詠或謌，我相信，這都是最有價值的。天下最可憐可憫的事，還有過於無告的幼弱者的煩悶與痛苦者乎？

接到縱周來信，知道□□兩處長，業已確實給我爲力了。大約我的請求開放的公事，可能批准。但在這個時候，我不惟沒有一點兒喜意，反而越發覺得前途黑暗似的。計日計時，柔腸百結。

「曾批給露支風敕，累奏留雲借月章。」

「雪獵，星飛羽箭；春遊，花簇雕鞍。」

「不受世間拘束，任東西南北。」

「獨自風流獨自香，明月來尋我。」

「都爲自家胸中無事，風景爭來趁遊戲。」

「恰似黃鸝無定，不知飛到誰家？」

「閒來自覺有精神，心海風恬浪靜。」

「無人惜我，我自殷勤憐這個。」

「無人請我，我自鋪氈松下坐。」

「兩頓家餐一覺睡，閉着門兒，不管人間事。」

「解散縧繩休繫絆，把從前一筆勾斷。」

「……………」

朱敦儒這老頭兒的詞句，使人讀了，眞起塵外之思。我的心情所以不自然的原因，是因爲不能解脫。身子雖是終日閒，但心思是無時或閒的。所以弄得像有千斤擔兒在身上的一般。而修行家主靜，主空，主無，主虛，也無非是求得「心閒」二字罷了。故心閒則快樂生，否則，如蠶自縛，千愁萬苦，便紛至沓來了。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記於反省院。

（完）

補白

讀「十年觀潮記」

（兆寅）

近十年來繁複的史實，包括著多少錯綜的變化，曲線的歷程，我們要想「握住一個主流，將它的波動的方向與經過，作一個簡單而客觀的記錄」，確是很難很難。國聞十一卷一期，王芸生先生作了一篇「十年觀潮記」，從中國國民黨改組起以黨的分合作主體直至最近閩變爲止，將這個期間的史實連續起來，使讀者在獄歲聲中，作一沈痛的回顧，追尋既往，幻想未來，尤爲具有意義。惟內有事實三點，願與作者一商榷之。

一，第十頁有：「九日北平國民政府成立，汪閻謝持宣誓，謝持任國府主席」之句，當時北平組織政府，九月九日在集靈閣就職，主席係今綏靖晉綏之閻錫山，非謝持也。

二，第十一頁：「四中全會開幕」此處上有十三日字樣，所指當係二十年六月十三日之會，在次序上係三屆五中全會。

三，第十二頁：「二十二日一中全會開幕，……蔣汪胡爲中央常委，」按中央常委原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之省稱，常委除上述三人尚有居正，顧孟餘等，共係九人，此項或係中政會常委之誤耶。

因爲十年觀潮記至少是一篇「史實」，根據許多「史料」，所以竊願將「觀潮」在腦中留下的遺跡幾段寫出，事實是否這樣，希望芸生先生與讀者教正！

按兆寅先生所指正的三點，均係我的錯誤。謹將原文刊布，藉表兆寅先生的美意，兼正我的錯誤。那篇笨重的東西，而我當作急就章來寫，自知錯誤不免。現在事後想來，除了兆寅先生所指正的三點外，我自己亦發見了一個重大的遺漏，便是十九年六月裏桂軍占長沙岳州的事，竟未記入。謹一併訂正。倘使從頭細校一過，遺誤之處，恐怕還不止此。茲除敬謝兆寅先生的指示外，並望其他讀者諸君更予糾正！

（芸生）